

## 墨庄漫录 宋 张邦基

提要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卷四

卷五

卷六

卷七

卷八

卷九

卷十

提要

《墨庄漫录》十卷，宋张邦基撰。邦基，字子贤，高邮人。仕履未详。自称宣和癸卯在吴中见朱勔所采太湖鼇山石，又称绍兴十八年见赵不弃除侍郎，则南北宋间人也。前有自序，称性喜藏书，随所寓榜曰“墨庄”，故以为名。其书多记杂事，亦颇及考证。如渭州潘源县土怪，周昕父变羊，胡师文见吴伴姑，明州士人遇裴休，叶世宁严清关注诸梦事，虽不免为小说家言，然如记韩愈诗风棱露液字之异同，苏轼僂耳诗石字、者字之讹误，辨杜甫诗“王母昼下云旗翻”句、“还如何逊在扬州”句、“江湖多白鸟”句、“星落黄姑渚”句、“功曹非复汉萧何”句，解王珪诗“舞急锦腰迎十八”、“酒臣酣玉盞照东西”句，解黄庭坚诗“争名朝市鱼千里”句、“影落华亭千尺月，梦通岐下六州王”句，皆极典核。他如辨《碧云騞》为魏泰作，辨《龙城录》、《云仙散录》为王铨作，皆足资考证。以及郑康成注《汉宫香方》、《玫瑰油粘叶书》、《旋风叶书》与穆护为木瓠，具理为瓶罌之类，亦颇资博识。而所载宋时户口转运诸数，尤足与史籍相参考。宋人说部之可观者也。《文献通考》不著于录，殆当时犹未盛传欤。

卷一

仆以闻见虑其忘也，书藏其篋。归耕山间，遇力罢释耒之垄上，与老农憩谈，非敢示诸好事也。其间是非毁誉，均无容心焉。仆性喜藏书，随所寓榜曰“墨庄”，故题其首曰《墨庄漫录》。淮海张邦基子贤云。

范蜀公乞致仕，章四上，未允。第五章言臣所怀有可去者二：谓言青苗不

见听，一可去；荐苏轼、孔文仲不见用，二可去。章既上，遂得请。

张宣徽安道守成都，眷籍娼陈凤仪。后数年，王懿敏仲仪出守蜀，安道祝仲仪，致书与之。仲仪至郡，呼凤仪曰：“张尚书顷与汝留情乎？”凤仪泣下。仲仪曰：“亦尝遗尺牒，今且存否？”曰：“迨今蓄之。”仲仪曰：“尚书有信至汝，可尽索旧帖，吾欲观之，不可隐也。”遂悉取呈，韬于锦囊甚密。仲仪谓曰：“尚书以刚劲立朝，少与多仇。汝毋以此黷公。”乃取书对凤仪，并囊尽焚之。后语安道，张甚感之。王、张姻家也。

东坡在杭州，一日游西湖，坐孤山竹阁，前临湖亭上。时二客皆有服，预焉。久之，湖心有一彩舟渐近，亭前靓妆数人。中有一人尤丽，方鼓箏，年且三十余，风韵娴雅，绰有态度。二客竞目送之。曲未终，翩然而逝。公戏作长短句云：“凤凰山下雨初晴。水风清，晚霞明。一朵芙蓉开过，尚盈盈。何处飞来双白鹭，如有意，慕娉婷。忽闻江上弄哀箏。苦含情，遣谁听。烟敛云收，依约是湘灵。欲待曲终寻问取，人不见，数峰青。”

毗陵一士人姓常，为《蟹》诗云：“水清讵免双螯黑，秋老难逃一背红。”盖讥朱勔父子。

范纯仁尧夫丞相薨，礼官谥曰“忠宣”。考功邓忠臣议曰：“每思捐身而开策，常愿休兵而息民。只知扶危而济倾，宁恤跋前而蹙后。”又曰：“谗言乱国，而明蔡确之无罪；奸党投石，而谓大防之可原。当众人莫敢言之时，在偏州无所用之地。义形正色，愤激至诚。非特救当世正人端士之织罗，直欲戒后世乱臣贼子之迷国。狗公忘己，为国惜贤。”又曰：“父母之国，有时而去；股肱之义，于是或亏。放之江湖，忽如草芥。纫兰泽畔，更甚屈原之忠；占鵲坐隅，已分贾生之死。”又曰：“侧席南望，而快浮云之蔽；趋节东归，而咏零雨之蒙。”又曰：“法座想见其风采，诏书相望于道涂。”云云。时论皆以为允当。崇宁初，追夺元谥，并定谥覆官并罚铜。二年六月，言者再论，忠臣得宫祠。

东坡作《儋耳山》诗云：“突兀隘空虚，他山总不如。君看道傍石，尽是补天余。”叔党云：“石当作者，传写之误。一字不工，遂使全篇俱病。”

王荆公书清劲峭拔，飘飘不凡，世谓之横风疾雨。黄鲁直谓学王蒙，米元章谓学杨凝式。以余观之，乃天然如此。

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，始置名号，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，以赏军功。名号侯爵十八级，铜印龟纽墨绶；五大夫十五级，铜印环纽亦墨绶，皆不食租。此印决曹氏物也。表舅唐愬端仲见之，亦以予言为然，乃赋诗云：“关中金印岂秦关，想见风流汉已还。大飨似书谯县石，兰亭宁数会稽山。空余此日归囊橐，曾是当年杂佩环。万户况将取如斗，此章何足系腰间。”后

范左辖谦叔在方城，以书求借，舅氏不与也。前阙。

崇宁初，既立党籍，臣僚论元祐史官云：初，大臣挟其私忿，济以邪说，力引儂浮与其厚善布列史职。或毁诋先烈，或凿空造语以厚诬，若范祖禹、黄庭坚、张耒、秦观是也；或隐没盛德而不录，若曾肇是也；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，若陆佃是也：皆再谪降。时旧史已尽改矣。

王巩定国为太常博士，常从术士作轨革，画一堂庑，庭中有明珠一枚，旁置棋局。未几为御史朱光庭所抨，得补外。

东坡在海外，琼州士人姜公弼来从学。坡题其扇云：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或作朱崖。端合破天荒。”公弼求足之。坡云：“候汝登科，当为汝足。”后入广，被贡至京师。时坡已薨，乃谒黄门于许下，子由乃为足之云：“生长芸间已异芳，风流稷下古诸姜。适从琼管鱼龙窟，秀出羊城翰墨场。沧海何曾断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锦衣他日千人看，始信东坡眼目长。”

国朝宗室例除环卫，裕陵始以非袒免补外官。继有登科者，然未有为侍从者。宣和五年，始除子崧徽猷阁待制，继而子洙亦除。八年，又除子栎，宗室为从官，自伯山始，然皆外任，未有任禁从者。绍兴三年，始除子昼侍郎。皆子字也，然其他字号未有也。十八年，始除不弃侍郎，不字任禁从，自德夫始。

“香泛钓筒萍雨夜，绿摇花坞柳风春。”舒亶信道诗也。信道清才，而诗刻削有如此者。又有云：“空外水光风动月，暗中花气雪藏梅。”又云：“宿雨阁云千嶂碧，野花弄日一村香。”又云：“万壑水澄知月白，千林霜重见松高。”皆警句也。

韩驹子苍诗云：“倦鹊绕枝翻冻影，征鸿摩月堕孤音。”诚佳句也，但太工矣。

浮休居士张芸叟久经迁责，既还，怏怏不平。尝内集，分题赋诗。其女得《蜡烛》，有云：“莫讶泪频滴，都缘心未灰。”浮休有惭色，自是无复躁进意。司马朴之室，浮休之女也。有诗在鄜延路上一寺中，一联云：“满目烟含芳草绿，倚栏露湿海棠红。”或云便是咏烛者。

绍圣初，逐元祐党人，禁中疏出，当责人姓名及广南州郡，以水土美恶系罪之轻重而贬窜焉。执政聚议，至刘安世器之时，蒋之奇颖叔云：“刘某平昔人推命极好。”章惇子厚以笔于昭州上点之云：“刘某命好，且去昭州试命一回。”

杜子美《玄都坛歌》云：“子规夜啼山竹裂，王母昼下云旗翻。”说者多不晓王母，或以为瑶池之金母也。中官陈彦和言：顷在宣和间掌禽苑，四方所贡珍禽不可殫举。蜀中贡一种鸟，状如燕，色绀翠，尾甚多而长。飞则尾开裊

袅如两旗，名曰王母。则子美所言，乃此禽也。盖遐方异种，人罕识者。“子规夜啼山竹裂”，言其声清越如竹裂也。

鄱阳胡咏之朝散，生平好道。元符初，尝于信州弋阳县见一道人，青巾葛衣，神气特异。因揖而延之对饮。道人指取大白，满引无算，曰：“君有从军之行，去否？”胡竦然曰：“当去。”盖是时欲就熙河帅姚雄之辟也。道人曰：“西陲方用师，好去。”索纸书诗曰：“济世应须不世才，调羹重见用盐梅。种成白璧人何处，熟了黄粱梦未回。相府旧开延士阁，武夷新筑望仙台。青鸡唱彻函关晓，好卷游帷归去来。”授咏曰：“为我以此寄章相公。”且曰：“章相公好个人，又错了路迳也。”咏叩其说，但云未可立谈。咏问其姓名，亦不肯言，曰：“吾早晚亦游边，可以复相见。”夜艾，咏曰：“先生可就此寝。”曰：“吾归邸中，只在河下。”乃拂衣去。明日，遣人往诸邸寻问，皆云未尝有道人。因告县令，遍邑物色，竟无曾见者。咏至京师，见王副车洗，具告以此。欲持诗谒子厚，洗曰：“慎不可。上方以边事倚办相公，丞相得此，必坚请去。上必疑怪，诘其所以然，君且得罪。”咏以为然，径趋姚幕，从取青唐。暨还阙，则子厚已去矣。他日子厚北归，闻有此诗，就咏求之。其真本已为驸车奄有，乃录寄之。子厚见诗叹曰：“使吾早得此诗，去位久矣，岂复有今日之事乎？”方咏之在边日，尝至秦州天庆观，闻说吕先生在此月余，近日方去矣。问何以知其为吕，道士云：“道人去时，适道众皆赴邻郡醮。道人顾小童曰：‘吾且去，借笔书壁，俟师归示之。’小童辞以观新修，师戒勿令题浣。乃曰：‘烦贮火殿炉，吾欲礼三清而去。’既而行殿后，砌下有石池，水甚清泚。乃以爪画殿壁，留诗云：‘石池清水是吾心，漫被桃花倒影沈。一到邽山空阙内，消闲尘累七弦琴。’后题回字。众惊叹，以为必吕翁也。”壁甚高，其字非手可能及。邽山，即秦山也。咏思弋阳所遇，有游边之约，岂非即斯人与。此说予闻江元一太初云。

宿州灵璧县张氏兰皋园一石甚奇，所谓小蓬莱也。苏子瞻爱之，题其上云：“东坡居士醉中观此，洒然而醒。”子瞻之意，盖取李德裕平泉庄有醒醉石，醉则据之，乃醒也。蒋颖叔过见之，复题云：“荆溪居士暑中观此，爽然而凉。”吴右司师礼安中为宿守，题其后云：“紫溪翁大暑醉中读二题，一笑而去。”张氏皆刻之。其石后归禁中。

姑苏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，蟠腹中空，每焚香置炉边，烟尽归腹中，久之冉冉复自蟾口喷出。亦异物也。

退之诗：“风能拆茱萸，露亦染梨腮。”鲁直本亦作“风棱露液”。又《与兴元宴集》诗云：“庄漫华墨间。”墨当作黑。华阳黑水惟梁州；兴元，梁州也。

吴安中少年时为堠子诗云：“行客往来浑望我，我于行客本无心。”喜为人书之。

李商隐《锦瑟》诗云：“庄周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”人多不晓。《刘贡父诗话》云：锦瑟，令狐绹家青衣。亦莫能考。《瑟谱》有适、怨、清、和四曲名。四句盖形容四曲耳。

唐子西尝见桃李盛开，而梅尚存数枝，因作诗。时张无尽天觉被召，乃以诗投之云：“桃花能红李能白，春来何处无颜色。不应尚有一枝梅，可是东君苦留客。向来开处当严冬，桃李未在交游中。只今已是丈人行，勿与少年争春风。”无尽大加称赏。

延安夫人苏氏，丞相子容妹，曾子宣内也，有词行于世。或以为东坡女弟适柳子玉者所作，非也。

崇宁三年，邦基伯父文简公宾老，自翰苑拜左丞，而伯父倪老后除内相。宣和八年，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，而其季虚中除内相。皆兄弟相代于北扉，亦盛事也。

广陵先生逢原尝为《暑热思风》诗云：“力卷雨来无岁旱，尽驱云去放天高。”客有传示王介甫，叹曰：“有致君泽民之志，惜乎不振也。”

逢原一日与王平甫数人登蒋山，相与赋诗。而逢原先成，举数联。平甫未屈，至闻“仰跻苍厓颠，下视白日徂。夜半身在高，若骑箕尾居。”乃叹曰：“此天上语，非我曹所及。”遂阁笔。

襄阳有一曹掾，不为郡将所礼，屡窘几殆。一日，掾被召，以诗上郡将而别之，有云：“已觉目光在牛角，未信鞭长及马腹。”郡将虽嘉赏而愈衔之。

蔡元度鲁公在位，锡赀无穷，而用度亦广。京师感慈寺修浮图，题三千缗。时有吴炼师者，丹阳人，辟穀修养，馆于西园庵中。后有隙地，吴劝令蒔麦。既获，颇厌狼籍。公见之，题诗于庵曰：“塔缘便舍三千贯，月俸无逾一万缗。却向西园课小麦，老来颠倒见愁人。”

胡师文元质侍郎利州，一日昼寝书室，蹶然而兴，呼吏问曰：“适有人投讼牒，曰称吴伴姑。”吏曰无有。斯须复梦如初，既觉，复呼吏曰：“倅厅庖舍在何所，其户牖何向？”吏具白之。即命驾至彼，率倅同观，指一隅命锤发之。不数尺得一妇人尸，倒植水中，衣履犹未败。盖前倅子舍之婢，因捶死瘞于此，人莫知之。因命具棺衾，荐以佛事。复梦妇人云：“今免倒形，以就安宅，且将诉于阴府矣。”感激而去。高邮人徐伯通与直时为馆客，亲见此事。

杜甫诗：“东阁观梅动诗兴，还如何逊在扬州。”多不详逊在扬州之说。以本传考之，但言逊天监中为尚书水部郎，南平王引为宾客，掌书记室。荐之武帝，与吴均俱进幸。后稍失意，帝曰：“吴均不均，何逊不逊。”逊卒于庐

陵王记室，亦不言在扬州也。及观逊有《梅花》诗，见于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初学记》云：“兔园标节物，惊时最是梅。御霜当路发，映雪拟寒开。枝横却月观，花绕凌风台。朝洒长门泣，夕注临邛杯。应知早凋落，故逐上春来。”余后见别本，逊，东海剡人，举本州秀才。射策为当时之冠，历官奉朝请。时南平王殿下为中权将军扬州刺史，望高右戚，实曰贤主，拥彗分庭，爱客接士。东阁一开，竟收扬、马；左席皆启，争趋邹、枚。君以词艺早闻，故深亲礼，引为水部，行参军事，仍掌文记室云云。乃知逊尝在扬州也。盖本传但言南平引为记室，略去扬州尔。然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皆以建业为扬州，则逊之所在扬州，乃建业耳，非今之广陵也。隋以后始以广陵名州。

润州苏氏家书画甚多。书之绝异者有太宗《赐易简御书》、宋玉《大言赋》、《并名真戒酒批答》、钟繇《贺吴灭关公上文帝表》、王右军《答会稽内史王述书》、《雪晴寄山阴张侯帖》、献之《秋风词》、梁萧子云《节班固汉史》、唐褚遂良模本《兰亭》、李太白《天马歌》、贺知章《醉中吟》、张长史《书逸人壁》、颜鲁公《进文殊碑读》、李阳冰篆《新泉铭》、永禅师《真草千文》、齐己题赠，并皆真迹。名画则顾凯之《雪霁图》、《望五老峰图》、北齐《舞鹤图》、阎立本《醉道士图》、吴道子《六甲神》、薛稷《戏鹤》、陈闳《蕃马》、韩干《御马》、戴嵩《牛图》、王维《卧披图》、边鸾雀竹、李将军晓景屏风、李成山水、徐熙草虫、黄荃墨竹、居宁翎毛、董羽龙水、刘道士鬼神、刁处士竹石、钟隐乳兔。物之尤异者有明皇赐苏小许公四代相玉印、赞皇父子石研、石兔、竹拂、连理拄杖、陈后主宫娃七宝束带、雷公斧、珊瑚笔架、玉连环，皆希世之宝。后皆散逸，或有归御府者，今不知流落何处。

荆公退居金陵，蒋山学佛者俗姓吴，日供洒扫，山下田家子也。一日风堕挂壁旧乌巾，吴举之复置于壁。公适见之，谓曰：“乞汝归遗父。”数日，公问幞头安在，吴曰：“父村老，无用，货于市中，尝卖得钱三百文供父，感相公之赐也。”公叹息之。因呼一仆同吴以元价往赎，且戒苟以转售，即不须访索。果以弊恶犹存，乃赎以归。公命取小刀，自于巾脚刮磨，粲然黄金也，盖禁中所赐者。乃复遗吴。吴后潦倒，竟不能祝发，以竹工居真州。政和丙申年，予尝令造竹器，亲说如此。时已年六十余，贫窶之甚，亦命也。

吕温卿为浙漕，既起钱济明狱，又发廖明略事，二人皆废斥。复欲网罗参寥，未有以中之。会有僧与参寥有隙，言参寥度牒冒名。盖参寥本名昙潜，因子瞻改曰道潜。温卿索牒验之，信然。竟坐刑之归俗，编管兖州。未几，温卿亦为孙杰鼎臣发其赃滥系狱。人以为灾人者，人必反灾之。

孔雀毛著龙脑则相缀，禁中以翠尾作帚，每幸诸阁，掷龙脑以辟秽，过则

以翠尾扫之皆聚，无有遗者。亦若磁石引针，琥珀拾芥，物类相感也。

中表钱涑子全，穆父之孙，蒙仲之子。三岁丧父，自少刻苦能立，好学有节操。何桌榜登科，即丁母艰，及第十余年，未尝到官。试中学官，除济南府教授。车驾驻蹕扬州，有荐权国子博士者，始入局参谒长贰。方茶，疾作仆地，舆归，一夕而殁，竟无一日之禄，惜哉！命薄如此，可为奔求躁图之戒。

世传宗室中昔有昏谬，俗呼为拨撒太尉。一日坐宫门，见钉铰者，亟呼之，命仆取弊履，令工以革护其首。工笑曰：“非我技也。”公乃误曰：“我谬也，误呼汝矣。适欲唤一辘漏俗呼骨路者耳。”闻者大笑之。

王黼将明盛时，搜求四方瑰奇之物，以充玩好。有人以桃核半枚来献，中容米三四斗，其问题咏之字满矣。李之仪端叔题云：“观此桃，则退之所谓‘华山十丈莲’信有之矣。”今不知存否也。子尝观《洽闻记》云：吐谷浑桃如大石瓮，岂非此桃也耶？

## 卷二

蔡絛约之《西清诗话》云：“人之好恶，固自不同。杜子美在蜀作《闷》诗乃云：‘卷帘惟白水，隐几亦青山。’若使予居此，应从王逸少语，吾当卒以乐死，岂复更有闷乎？”予以谓此时约之未契此语耳。人方忧愁亡聊，虽清歌妙舞满前，无适而非闷。子美居西川，一饭未尝忘君，其忧在王室，而又生理不具，与死为邻，其闷甚矣。故对青山青山闷，对白水白水闷，平时可爱乐之物，皆寓之为闷也。约之处富贵，所欠二物耳。其后窜斥，经历崎岖险阻，必悟此诗之为工也。

东坡赠黄照道人诗曰：“面脸照人元自赤，眉毛覆眼见来乌。”《王立之诗话》云：“元自、见来，皆俚语也。”杜子美诗云：“锁石藤稍元自落，倚天松骨见来枯。”坡句法此。而谓之俚语，立之未之思耳。

建炎改元冬，予闲居扬州里庐，因阅《太平广记》。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，谈记中异事，以供笑语。时子章馆客天长解养直刚中，因言顷闻一异事云：元符末年，渭州潘原县民方耕田，有民自地间涌出，耕者见之惊怛，弃犁而走，则斥逐击之不得走。执耕者及县，县吏遇之，辄殴县吏，吏皆散走。见县令马敦古，又殴令，令亦走。俄而仆于庭，奄然一土偶人也。视之，则岁所尝奉土牛傍所谓勾芒神者。于是共舁出之。未几，复有至者，亦事皆同，日十数至，不能御。官吏皇恐，令不敢复视事。居若干日，有物人类蓬首，黑而矧肥，降令舍，莫知其所从来。令罔测。乃曰：“尔无庸恐，我为尔尽食芒儿矣，尔恭事我。”乃汛洒厅事之东室居之。凡十余人，其长者自称天神，其次曰王褒、李贵，其余有姓名；有妇人二，曰云英、月英。日谨伺候，供亿其饮食

。尝阖户自窠中出入，有所须召，则其长者呼王褒、李贵。而令为置吏门外为传呼，事之甚严。自是土怪不至，民亦以其无他。用止怪，颇安焉，令尤德之。久之，提点刑狱程棠行县，问令所以。室中遽呼曰：“王褒为我传语提刑：适赠诗不省已得乎？”置吏以告。棠起立曰：“某适至此，已晚不敢见也。所赐诗者，实未得。”吏去复至曰：“诗在提刑汗衫上。”袒视之，果然。乃不敢复语，相与遽起。先是，渭州都巡检侯恩老矣，其为人刚方不挠，好面折人，一州号为木强。自闻见怪，独心常易之。方棠巡按时，恩如州界，方奉迎，从至县，恩以职事从在县衙，独据胡床，坐厅事傍。俄有物自东隅来阶下，两手扳阶基，首与阶平，徐过恩坐。恩徒手搏得之，号掣不放，触其体若冰石，有力能反曳人。恩素有力，一手捽其领，捩左手著胡床从之，卒不放。至所谓怪室者，两足入户内，引恩手扞户颊，久乃放之。一县大惊，令尤恐，失举止，往来语曰：“都巡检败我事矣。”棠亦愈惶恐徘徊。夜中不闻有声，棠乃归宿于县驿。明旦，棠盛服至上谒，令洒扫设香案以俟，恩亦戎服将事。谒入不出，日高，稍稍摩户视，闻其无人。室中凝尘尺余，亦不见有人迹。令犹愕曰：“竟为都巡所误，祸至若何？”恩曰：“某以为除害，已去之矣，何祸为？”棠乃从令及恩共入视之，厅壁间得细书一行云：“侯公正直，予等谨退。”自后怪遂两绝。侯公者，开封人，字泽之。有子名传，为天长巡检，常为人言此曰：“某是时侍亲渭上，目所见也。”传又曰：“今天长尉贾坛时亦侍其父在焉。”解生闻此事于巡检，后贾尉亦能言之。又得程棠、王褒、李贵之姓名，不疑尚有缺者，皆幼不记也。异哉，异哉。

杜子美《秦州》诗云：“马骄珠汗落，胡舞白题斜。”题或作蹄，莫晓白题之语。《南史》：宋武帝时，有西北远边有滑国遣使入贡，莫知所出，裴子野云：“汉颍阴侯胡白题将一人。服虔注曰：‘白题，胡名也。’又汉定远侯击虏入滑，此其后乎？”人服其博识。予常疑之。盖白题其胡下马舍之，始悟白题乃胡人为毡笠也。子美所谓“胡舞白题斜”，胡人多为旋舞，笠之斜似乎谓此也。

周昕大夫居邓州，父中散卒数十年矣。一夕，昕妻梦中散如平生，谓曰：“我且为羊，今在某氏屠肆，五更即死，当速见赎，乌头者即我也。”觉而语昕，以为梦中语，勿信也。斯须复梦于昕。时以四更鼓，亟遣仆推门以至屠家，且问有乌头羊否。屠伯云：“适有一头。”仆曰：“幸勿杀，周宅欲售为厌胜之用。”乃倍直牵归。视昕有喜色，遂养之。每昕自外归，径趋怀中，得食已。如是者数年，羊乃死。

王定国寄诗于东坡，答书云：“新诗篇篇皆奇，老拙此回真不及矣。穷人之具，辄欲交割与公。”魏道辅见而笑曰：“定国亦难作交代，只是且权摄耳

。”

仁宗尝问孝肃包公拯历代编户多少之数，公悉考以对：以谓三代虽盛，其户莫得而详。前汉元始二年人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。后汉光武兵革之后，户四百二十七万六百三十；永寿三年，增至一千六十七万九百六十。三国鼎峙，版籍岁减，才百四十余万。晋武帝平吴之后，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。南北朝少者不盈百万，多者不过三倍。隋文帝大业二年，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。唐初，户不满三百万；高宗永徽元年，增至三百八十万；明皇天宝十三年，只及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；自安史之乱，乾元已后仅满一百二万；武宗会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。降及五代，四方窃据，大约各有数十万。太祖建隆之初，有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；开宝九年，渐加至三百九万五千四百四；太宗至道二年，增至四百五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七；真宗天禧五年，又增至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。陛下御宇以来，天圣七年户一千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；庆历二年，增至一千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；八年，又增至一千九十万四千四百三十四。拯以谓自三代以降，跨唐越汉，未有若今之盛者。拯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衰耗，一出于时政之所关陶化，明主知其然也。必薄赋敛，宽力役，救荒歉，三者不失，然后幼有所养，老有所终，此乃陛下日慎一日，以致其盛，遂与之休养，则可封之俗，不只二帝之盛矣。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，夜读公奏录节出。呜呼，盛德之语哉。

梓州织八丈阔幅绢献宫禁，前世织工所不能为也。

茄根并枝暴干，烧作灰为香煤，甚奇，能养火延夕。

予尝自制鼻观香，有一种萧洒风度，非闺帟间恼人破禅气味也。其法用水沉香一两，屑之，取榧楂液渍之，过一日，滤其液，降真香半两，以建茶斗品二钱七作浆，渍一日，以湿竹纸五七重包之，火煨少时，丁香一钱鲜极新者，不见火玄参二钱，鲜去尘埃，密爇令香，真茅山黄连香一钱，白檀香三钱，麝半钱，婆律一钱，焰硝一字，俱为细末，浓煎皂角胶和作饼子，密器收之，烧暗极慢火。

题跋最为难事，惟东坡、山谷题徐熙画菜云：“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，不可使斯民有此色。”

唐来鹏有《观忏会夫人》诗云：“回眸绿水波初起，合掌白莲花未开。”嘉祐中有王永年者，娶宗女，求举于窦卞、杨绘，得监金耀门书库。永年尝置酒延卞、绘，出其妻间坐。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饮，卞、绘谓之“白玉莲花盏”，可谓善体物者也，然意亦取之鹏诗云。

江南李后主，常于黄罗扇上书以赐宫人庆奴云：“风情渐老见春羞，到处消魂感旧游。多谢长条似相识，强垂烟态拂人头。”想见其风流也。扇至今传

在贵人家。

洛中花工，宣和中以药壅培于白牡丹如玉千叶、一百五、玉楼春等根下，次年花作浅碧色，号欧家碧。岁贡禁府，价在姚黄上。尝赐近臣，外廷所未识也。

方亚夫几仲，兴化军人，五至省闱皆不捷。尝梦廷试而无试卷，甚恶之。晚以八行举，诏免廷试，贾安宅榜唱名排入第一甲，以通直郎终。

崇宁中，初兴书画学，米芾元章方为太常博士，奉诏以黄庭小楷作《千文》以献，继以所藏法书名画来，上赐白金十八笏。是时禁中萃前代笔迹，号“宣和御览”，宸翰序之，诏丞相蔡京跋尾，芾亦被旨预观。已而出知无为军，复召为书学博士，便殿赐对，询逮移晷。因上其子友仁《楚山清晓图》。既退，赐御书画扇各二，遂除春官外郎，人以为荣。十八笏盖戏之耳。

宣和癸卯，平江朱勔采石太湖鼇山，得一石，长四丈有奇，广得其半，玲珑嵌空，窍冗千百，非雕刻所能成也，并郡宅后池光亭台上白公桧，世传白乐天手植也。创造二大舟，费八千缗以献。时常、润间河渠浅涩，重载不前，乃先绘图以闻。宸翰赐石名“神运昭功敷庆万年之峰”，时人莫不目击。余时初至吴中，亦获一观，是秋方至京师，置于艮岳。

田衍、魏泰居襄阳，郡人畏其吻，谣曰：“襄阳二害，田衍魏泰。”未几，李廌方叔亦来郡居，襄人憎之曰：“近日多磨，又添一廌。”

都尉王诜为王定国画《烟江叠嶂图》，东坡作诗所谓“江上愁心千叠山”者。定国死，其子由以画货与高邮富人茅生，以献章献，或云禁中。

喻陟明仲，睦州人，持节数部，政绩藹著。雅善散隶，尤妙长笛，每行按至山水佳处，马上临风，快作数弄，殊风流萧散也。常有马上吹笛诗云，云云。寄张芸叟。和寄云：“越客思归黯不平，闲持长笛写秦声。羨君气海如斯壮，博我词锋孰敢争。江上梅花开又落，陇头流水咽还惊。岂知不寐鰕鱼眼，独坐山堂对月明。”又手帖云：“舜民已三请外，若得西道一局，再记旧德，便冀扫榻，更需洗水晶杯也。”水晶杯，明仲珍惜物，非佳客不出，故芸叟戏云。

寿春村农晚耕于野，每见青雀五枚翔集桑上，毛羽紺翠，天明即见，心颇异之。一日，偶拈石击之，正中其一，陨地视之，乃青铜雀，已折矣。因于其下斲之，不数尺得铜香炉，盖上一雀二足而阙其一矣。后为方会给事家所得，工制简朴，亦无他异。

魏泰道辅自号临汉隐君，著《东轩杂录》、《续录》、《订误》、《诗话》等书。又有一书，讥评巨公伟人阙失，目曰《碧云駮》。取庄献明肃太后垂帘时，西域贡名马，颈有旋毛，文如碧云，以是不得入御闲之意。嫁其名曰都

官员外郎梅尧臣撰，实非圣俞所著，乃泰作也。

襄邑义塘村出一种瓜，大者如拳，破之色如黛。味甘如蜜，余瓜莫及。顷岁贡之，以其子蒔他处，即变而稍大，味亦减矣。

康节邵先生尧夫，在洛中尝与司马温公论《易》数，推园中牡丹云：“某日某时当毁。”是日，温公命数客以观。日向午，花方秾盛，客颇疑之。斯须，两马相蹏，绝衔断轡，自外突入，驰骤栏上，花果毁焉。尝言天下不可传此者司马君实、章子厚尔。而君实不肯学，子厚不可学也。临终焚其书不传，只以《皇极经世》行于世。

唐暨潜亨质，肃公犹子，余母之舅也。早退隐居襄阳，著《春秋政典》，以周官定臧否。邹志完为序。娶陈氏，蜀人，令德纯茂，尤工文章。大观中，先君为郡学官，代还时，以诗送别余母。一云：“念别每惊魂，流年多病身。惟我延陵子，情真意更亲。分携无泪尽，望远起愁新。老眼将何暖，音书不厌频。”二云：“雪意乱江云，江梅渐放春。雁归人去后，愁与岁华新。荣路君方振，园居我岂贫。惟余忧我念，相忆莫沾巾。”

宣和间，宫中重异香，广南笃耨、龙涎、亚悉、金颜、雪香、褐香、软香之类。笃耨有黑白二种，黑者每贡数十觔，白者止三觔，以瓠壶盛之，香性薰渍，破之可烧，号瓠香。白者每两价值八十千，黑者三十千。外廷得之，以为珍异也。又贡异物圆如龙眼实，色若绿葡萄，号猫儿眼睛。能息火，燃炭方炽，投之即灭。又云能解蛊毒之药。前世所纪异物多矣，未闻此种也。

荔枝皮不可烧，其香引尸虫。

瑞香花其香清婉在余花上，窠株少见大者。襄阳唐表舅家一株，面阔一丈二三尺，婆婆如盖，下可坐胡床。赵岍季西知襄阳，欲取之，竟不与也。兵火之后，不复存焉。岂归阆苑耶？李居仁大夫尝言：舒州山中深岩间，附石生一株，高二三丈，下可坐十客，不可移也。今浙中以丁香本接者，芬芳极短，不如天生者其香沤郁清烈也。不十年即瘦悴就槁矣。

顾临子敦为翰苑，每言赵广汉尹京有治声，使我为之不难，当出其上。子瞻戏曰：“君作尹须改姓。”顾曰：“何姓？”曰：“姓茅，唤作茅广汉。”

禹余粮石，形似多怪，磈礧百出，或正类虾蟆，中空藏白粉，去其粉，可贮水作研滴。出鼎州祇阁山者多此类，他亦有之，然不及也。长老祖昙颖说。

黄鲁直谓荀中令喜焚香，故名缩砂汤曰荀令汤。朱云喜直言切谏，苦口逆耳，故名三棱汤曰朱云汤。

任梦臣任四川路提点刑狱，以廉节称，卧病不起，家四壁立。二女贤甚，赵清献公守成都，率僚属以俸助之。二女辞不受，力拒之云：“岂敢以此污先君之清德？”赵倅成伯笃意勉之，遂纳于公宇之东庑。既行，以元物若干榜

于门壁，付之守御吏，无毫发所损。二女洁如此。文章议论，士夫所不逮也。后数年，清献皆以子侄妻之。

苏颂子容丞相，博学无所不通。熙宁十年，为大辽生辰国信使。在北方适遇冬至，时本朝历先北朝一日，北朝历后一日。北人问公孰是，公曰：“历家算术小异，迟速不同，谓如亥时，节气当交，则犹是今夕；若逾数刻，即属子时，为明日矣。历家布算容有迟速，或先或后，故有一日之异，然各从本朝之历可也。”辽人深以为然，遂各以其日为节庆贺。使还，奏之，上喜曰：“朕思之，此最难处，卿之所对，极中事理。”

近时传一书曰《龙城录》，云柳子厚所作。非也，乃王铎性之伪为之。其梅花鬼事，盖迁就东坡诗“月黑林间逢缟袂”及“月落参横”之句耳。又作《云仙散录》，尤为怪诞，殊误后之学者。又有李歆注杜甫诗及注东坡诗事，皆王性之一手，殊可骇笑，有识者当自知之。

黄寔师是弟宰方叔，坐上书讥讪事，下御史。时相欲置极典，中丞卢航彦济乞降元书看详。时禁中已焚其书，有旨令宰执台谏析其言，有云：“蔡京奸邪，用之误国，童贯阉官，只可洒扫宫廷，不宜预庙谋密算。”删去谤讪之语，遂得宽贷。时相犹忿欲置决，彦济复争之，乃流海岛。后数年，定武帅梁子美奏边事云：“某事乞依黄寔知本州日申明。”徽宗忽顾左右曰：“寔有弟，今在何处？”近臣奏先因上书得罪流海岛，即日内批与量移。后遇赦放还，获终于家。

张稚圭元老，荆公客也，为江东漕，摄金陵府事。严酷鲜恕，喜与方士游。门下尝数客，一日行郡圃，老卒项系念珠。公曰：“汝诵经乎？”卒曰：“数息尔。”公异之，呼至室内，问其所得，论养生吐纳内丹，皆造精微。又曰：“运使平生殊错用心，酷虐用刑，非所以为子孙福，延方士皆非有道士，此曹特觊公贿耳。”公曰：“能传我乎？”卒曰：“正欲授公，然须今夜半潜至某室当以传。”公初亦难之，不得已许焉。既归，与鱼轩刘议之。刘曰：“不可。公以严毅，人素苦之，夜中独出，事有不测，奈何？”太夫人微闻之，潜锁其寝室，竟不得出。黎明视事，衙校报守圃卒是夜四更跌坐而化。公大怅惋，数月，感疾遂卒。

舒信道谪居四明，几二十年，独以诗为乐。常得句云：“春禽得意千般语，涧草无名百种香。”自喜之，既而曰：“此联可入笺注，不可以示人。”遂改去不用之。

东坡先生知扬州，一夕，梦在山林间，忽见一虎来噬，公方惊怖，有一紫袍黄冠以袖障公，叱虎使去。明日，有道士投谒曰：“昨夜不惊畏否？”公曰：“鼠子乃敢尔！本欲杖汝脊，吾岂不知子夜术耶？”道士惶骇而退。

予友人相访，指案间《荆公日录》曰：“仆不喜阅此书。”予问其说。客曰：“凡称上曰某事如何，则言予曰不然；凡称某事予曰如何，则言上曰极是。此尤可笑也。”

濠州州宅含桃阁下，因斫土得一石匣，始疑中藏金玉，开之得巨编数帙，乃陈留郑向所述《五代开皇纪》三十卷。乾兴元年，向以尚书屯田员外郎为郡守，瘞此书于阁下，中有铭曰：“自朱矫命，终紫游位，二十四年，一十三帝，兴亡行事，鱼贯珠缀，瘞藁于斯，如地之利。”此书亦行于世。

山谷先生作《苏李画枯木道士赋》云：“惧夫子之独立，而矢来无乡；乃作女萝施于木末，婆娑成阴，与世晏息。”而尝以矢来无乡问人，少有能说者。后因观《韩非子》有云：“矢来有乡，乡，方也，有从来之方。则积铁以备一乡；谓聚铁于身以备一处，即甲之不全者。矢来无乡，则为铁室以尽备之。谓甲之全者，自首至足，无不有铁，故曰铁室。备之则体无伤，故彼以尽备之不伤，此以尽敌之无奸也。”言君亦当尽备于臣，皆所防疑，则奸绝也。山谷用事深远，此点化格也，不知者岂知其工云。

王逢原作《假山诗》云：“鲸牙鯢鬣相摩捽，巨灵戏撮天凹突。旧山风老狂云根，重湖冻脱秋波骨。我来谓怪非得真，醉揭碧海瞰蛟窟。不然禹鼎魑魅形，神颠鬼胁相撑揆。”夏倪均父为予言此诗奇险，不蹈袭前人，韩退之所谓“惟陈言之是去”者，非笔力豪放不能为也。

范致虚谦叔与蔡元长相忤，久处闲散。宣和初，自唐州方城召还，提举宝箓宫。未几执政。时元长以五日一造朝，居西第，乃与谦叔释憾。一日，觴于西园，主礼勤渥。元长作诗见意云：“一日趋朝四日闲，荒园薄酒愿交欢。三峰崛起无平地，二派争流有激湍。极目榛芜惟野蔓，忘忧鱼鸟自波澜。满船载得圭璋重，更掬珠玑洗眼看。”三峰二派虽皆园中景，盖有激而云。时罢政未久，王黼、灵素、师成辈方盛也。

扬州蜀冈上大明寺平山堂前，欧阳文忠公手植柳一株，谓之“欧公柳”。公词所谓“手种堂前杨柳，别来几度春风”者。薛嗣昌作守，相对亦种一株，自榜曰“薛公柳”，人莫不嗤之。嗣昌既去，为人伐之，不度德有如此者。

汉宫香方，郑康成注：沉水香二十四铢，著石蜜复汤鬻，铜铁辈皆病香。以指尝试，能饮甲则已。南海贾胡贵一种香木末，如蜜房，色泽正黄可减甲。以寒水炭四焙之，青木香十二之一，可酌损之。鸡舌香以其子勿以其母，青木香用二钱。合捣如糜，沉水得鬻蜜，烟黄而气郁。投初鬻蜜中，媒使相悦，闋以黄整蜜隙埒不津地藓之。一月中许出之，投龙脑六铢，麝损半，一炉注如芡子，薰郁郁略闻百步中人也。今太官加蜜鬻红螺如麝，外家效之以珠胜。此方魏泰道辅强记面疏以示洪炎玉父，意其失古语。其后相国寺庭中买得《古叶子

书杂抄》，有此法，改正十余字。又一贵人家见一编，号《古妆台记》，数字甚妙。予恐失之，因附于此。

予在扬州，一日，独游石塔寺，访一高僧，坐小室中。僧于骨董袋中取香如芡许注之，觉香韵不凡，与诸香异，似道家婴香，而清烈过之。僧笑曰：“此魏公香也。”韩魏公喜焚此香，乃传其法：用黑角沉半两，郁金香一钱一字，麸炒丁香一分，上等蜡茶一分，碾细，分作两处，麝香当门子一字，右先点一半，茶澄取清汁，研麝渍之，次屑三物入之，以余茶和半盏许，令众香蒸过，入磁器有油者，地窖窖一月。

荆公病革甚，吴夫人令蔡元度诣茅山谒刘混康问状。刘曰：“公之病不可为已。适见道士数十人往迎公，前二人执幡，幡面有字若金书然，左曰‘中函法性’，右曰‘外习尘纷’。”元度自言如此。或者又云荆公临薨，颇有阴谴怪异之事，与此不同，未知孰是。

世传吕公得道之士，唐僖宗时进士，能作诗，传者仅百首，往往卖墨世间。毗陵士人姓邵，忘其名，善谈《易》。众请讲于佛舍，至《小畜》，有墨者，青巾布衣，褰帔直入。邵恶之，卷卷而问曰：“何来？”曰：“卖墨耳。适闻讲《易》至《小畜》，其说非是。”邵惊，遽揖之坐。墨者脱履置案上，取墨一丸曰：“此墨价十千。”一坐皆笑。墨者纳履，取砚涤之，试墨置日影中，贮墨而出曰：“抵暮复来，当知十千非贵也。”邵且笑且骇。少顷，视砚墨之所濡，彻底为黄金，与日影相耀。邵惋恨不已，必吕公也。

广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雏，而雌为猫所毙，雄啁哳久之，翻然而逝。少选一雌偕来，共哺其子。明日有雏坠地，至晚群雏毕死。取视之，满吭皆卷耳实，盖为雌所毒也。嗟乎，禽鸟嫉其前雏一至于此，而终不悟，悲夫！

### 卷三

明州士人陈生，失其名，不知何年间赴举京师。家贫，治行后时，乃于定海求附大贾之舟，欲航海至通州而西焉。时同行十余舟。一日，正在大洋，忽遇暴风，巨浪如山，舟失措。俄视前后舟覆溺相继也，独相寄之舟，人力健捷，张篷随风而去，欲葬鱼腹者屡矣。凡东行数日，风方止，恍然迷津，不知涯涘，盖非常日所经行也。俄闻钟声春容，指顾之际，见山川甚迤，乃急趋焉，果得浦溆，遂维碇近岸。陈生惊悸稍定，乃登岸，前有径路，因跬步而前。左右皆佳木苍蔚，珍禽鸣弄。行十里许，见一精舍，金碧明焕，榜曰“天宫之院”。遂瞻礼而入。长廊幽闲，寂无欢哗。堂上一老人据床而坐，庞眉鹤发，神观清臞，方若讲说。环侍左右皆白袍乌巾，约三百余人，见客皆惊，问其

行止。告以飘风之事，惻然悯之。授馆于一室，悬锦帐，乃饌客焉。器皿皆金玉，食饮精洁，蔬茹皆药苗，极甘美而不识名。老人自言我辈皆中原人，自唐末巢寇之乱，避地至此，不知今几甲子也。中原天子今谁氏，尚都长安否。陈生为言自李唐之后，更五代，凡五十余年，天下泰定。今皇帝赵氏，国号宋，都于汴，海内承平，兵革不用，如唐虞之世也。老人首肯叹嗟之，又命二弟子相与游处。因问二人此何所也，老人为谁，曰：“我辈号处士，非神仙，皆人也。老人唐丞相裴休也。弟子凡三等，每等二百人，皆授学于先生者。”复引登山观览，崎岖而上，至于峻极，有一亭，榜曰“笑秦”，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药为可笑也。二人遥指一峰，突兀干霄，峰顶积雪皓白，曰：“此蓬莱岛也。山脚有蛟龙蟠绕，故异物畏之，莫可犯干也。”陈生留彼久之，一日西望，浩然有归思，口未言也。老人者微笑曰：“尔乃怀家耶？尔以夙契，得践此地，岂易得也？而乃俗缘未尽，此别无复再来矣。然尔既得至此，吾当助尔舟楫，一至蓬莱，登览胜境而后去。”遂使具舟，倏已至山下。时夜已暝，晓见日轮晃曜，傍山而出。波声先腾沸，汹涌澎湃，声若雷霆，赤光勃郁，洞贯太虚。顷之天明，见重楼复阁，翬飞云外，迥非人力之所为。但不见有人居之，唯瑞雾葱茏而已。同来处士云：“近世常有人迹至此，群仙厌之，故超然远引鸿蒙之外矣。唯吕洞宾一岁两来，卧听松风耳。”乃复至老人所，陈生求归甚力。老人曰：“当送尔归。”山中生人参甚大，多如人形，陈生欲乞数本，老人曰：“此物为鬼神所护惜，持归经涉海洋，恐贻祸也。山中良金美玉，皆至宝也，任尔取之。”老人再三教告，皆修心养性为善远恶之事，仍云：“世人慎勿卧而语言，为害甚大。”又云：“《楞严经》乃诸佛心地之本，当循习之。”陈生再拜而辞。复令人导之登一舟，转盼之久，已至明州海次矣。时元祐间也。比至里门，则妻子已死矣。皇皇无所之，方悔其归，复欲求往，不可得也，遂为人言之。后病而狂，未几而死，惜哉！予在四明，见郡人有能言此事者。又闻舒信道常记之甚详，求其本不获，乃以所闻书之。

睦寇方腊未起之前一年，歙州生麟即死。后十日，州人叶世宁梦乘麟而登山，山东北有洞，乃舍麟而登入。二武士执而问之，世宁以实对，且言幸得放还，当有重报。一武士笑曰：“误矣，吾即歙州某桥南停纸朱庆也，与子不熟，颇识其面。此洞有三堂四室，试令子观之。”遂引而前。中堂垂帘，曰：“此堂待陈公。”文帐堆壅，吏不敢登。左堂帘卷其半，庆曰：“天符已差罗浮天王居此，诸司往迓矣。”既升有牌，牌有三字，世宁惟记一“定”字。右堂无帘，上有衣紫袍曳杖而行，吏数十辈随之。二武士止世宁立。世宁熟视，即尚书彭公汝砺也。遽出拜之，公劳之曰：“近到饶州否？”曰：“去岁到饶州，公无恙，公何以至此？”公曰：“吾位高，不当治狱，以吾最知本末

，故受命至此。汝何能来也？”世宁骤对乘洞前石马而来。公曰：“兽今安在？”二武士趋出曰：“介兽误取去。”公曰：“杖之百。”朱庆者唯而出。一武士领世宁欲去，世宁曰：“愿一观四室，不敢泄于人。”公逡巡首肯。一吏持钥而下，引世宁往。开东室，有十余人露首愁坐，竹器数十，封钥甚固，旁有金带十余条。持钥者复开一室，架大木于两楹之间，有官者九人，亦露顶蹲踞其上，见人皆泣下。持钥者未尝少伫。世宁请入他室，持钥者曰：“西有贵臣、阍人及前唐、后唐未具狱囚，法严，不可辄近。”言未既，忽有声如雷震。见巨蛇自屋东垂首而下，火舌电目，口鼻气出如烟。世宁惧而走，持钥者曰：“东将入西室矣。此类甚多，岂可近耶？”世宁因问何以至是，曰：“吁，吾姓严，前唐宦者。亲见当时中官势盛，士人知有中官，不知有朝廷。吾私窃笑而薄之。有能言中官太盛者，吾必起嗟叹。尝闻近代亦然，业力所招也。”世宁不尽记，大略如此。复往谢彭公，则堂已虚矣。世宁不敢问，心动求出。持钥者复曰：“吾在此司无过，即世后凡三领江淮要职；此事了，则吾为地下主者矣。汝到人间，为吾诵《金光明经》，具疏烧与严直事，吾能报汝。”世宁拜辞，独与武士出洞。见朱庆骑麟自山顶来，下而揖世宁，抚麟乃石也。庆曰：“山高不可陟，遵河甚径。烦语庆家人：蕲黄间卜居甚善，乡中当大乱。庆亦自以梦报，得子言，当信而不疑也。”一武士曰：“《金光明经》亦望垂赐，得免追取之劳，幸矣。”世宁曰：“仍为公等设醮及水陆。”二人以手加额。世宁曰：“此洞何名？”庆曰：“洞名金源，司名某，凡四字。”世宁不晓而问之，忽失足坠河而寤，汗浹背，病瘥三日而愈。其后歙人稍稍闻之。

宣和改元，扬州学吏严清昼寝。梦人叩门呼之，清一手挈帽以趋，见植牌于康庄，清不暇读。斯须入一门，兵卫森然，吏引造庭，鞠躬曰：“严清至。”清战汗，伏不能拜。自上掷一巨板，纵横万钉，布如棋局，斜倚于阶，传呼令上。一人袞冕而坐，紫衣侍左，朱衣侍右，清窃视之：袞冕者乃前太守刘尚书极也，朱衣者两浙运副刘何也。尚书问清茶盐法更张否，对曰：“清学吏耳，茶盐法所不知。”又问学法更张否，对曰：“仍旧，但近日兴建道学。”遂命朱衣取簿，令清自阅其姓名。每叶大书一人姓名、乡里，其下有细书若功与过，一有识者。中一叶乃清姓名，细书极少。尚书曰：“后十旬汝当来此。”又命紫衣导清过西壁，以手排之，壁间见众罪人杂老幼男女，或污血其衣，带系其颈，悲哀愁苦，幽咽堕泪，可畏可怜。紫衣复导清出。尚书曰：“汝当治此狱，俟取某人及淮南盐香提举黄敦信。”清逡巡摄衣，循板而下。吏以手招清使出。清过旧路，仰视其牌，书曰“辨正司”。既寤，言其事于教官钱耜良仲。时黄敦信一路气焰赫然，未几，盛怒间暴得疾，一夕而卒。清后卧病

果死。扬人多知之，予数询乡人，乃得其详。

秦少游侍儿朝华，姓边氏，京师人也。元祐癸酉岁纳之，尝为诗云：“天风吹月入栏杆，鸟鹊无声子夜闲。织女明星来枕上，了知身不在人间。”时朝华年十九也。后三年，少游欲修真断世缘，遂遣朝华归父母家，资以金帛而嫁之。朝华临别泣不已。少游作诗云：“月雾茫茫晓柝悲，玉人挥手断肠时。不须重向灯前泣，百岁终当一别离。”朝华既去二十余日，使其父来云：“不愿嫁，却乞归。”少游怜而复取归。明年，少游出倅钱唐，至淮上，因与道友论议，叹光景之遒。归谓华曰：“汝不去，吾不得修真矣。”亟使人走京师，呼其父来，遣朝华随去，复作诗云：“玉人前去却重来，此度分携更不回。肠断龟山离别处，夕阳孤塔自崔嵬。”时绍圣元年五月十一日。少游尝手书记此事，未几遂窜南荒去。

欧阳文忠公与韩子华、吴长文、王禹玉同直玉堂，尝约五十八岁即致仕，子华书于柱上。其后过限七年，方践前志，作诗寄子华曰：“俗谚云：也卖弄得过里。”其诗曰：“人事从来无处定，世涂多故践言难。谁知颍水闲居士，十顷西湖一钓竿。”

刘贡父《诗话》云：文士用事误错，虽为缺失，然不害其美。杜甫诗云：“功曹无复汉萧何。”按《光武纪》：帝谓邓禹曰：“何以不掾功曹。”又曹参尝为功曹。云酈侯非也。贡父之意，直以少陵误耳。然《前汉·高纪》云：单父人吕父善沛令，辟仇从之客，因家焉。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，皆往贺。萧何为主吏主进，令诸大夫曰：“进不满千钱，坐之堂下。”云云。注：孟康曰：主吏，功曹也。然则少陵用此非误也，第贡父偶思之未至耳。

嘉州《凌云寺大像记》，韦皋文，张绰书，其碑甚丰，字画雄伟。顷于潘义荣处见之。

阆州州治大厅梁间有一函书，前后人莫敢取视者。有一太守之子必欲开之，人劝之不从。竟取之，乃三国蜀时断一大辟案文耳。复置旧所，未几守遂死。

河南县尉司印，前后相传，不敢开匣。开必境内有盗起，但以一木朱记用代，行移新旧官交易，但易匣之封耳。商州州治厅角有一刻成压角石兔，以碧纱笼护之，吏辈献纸钱者堆积焉，人不敢正视，吏辈辄视者必遭刑。阙二十一字。积甚惮之，云夜即相驰逐于圃中。三事皆闻之耿宗醇彦纯云。

徐州有营妓马盼者，甚慧丽。东坡守徐日，甚喜之。盼能学公书，得其仿佛。公尝书《黄楼赋》未毕，盼窃效公书“山川开合”四字。公见之大笑，略为润色，不复易之。今碑中四字，盼之书也。

崔鷗德符颍昌阳翟人。元祐中，毕渐榜登科，不汲汲于仕宦。宣和中，监

西京洛南稻田务。时中官容佐掌宫钥于洛，郡僚事之，惟恐不及，惟德符不肯见之，容极衔之。德符一日送客于会节园，时梅花已残，与客饮梅下。已而容奏陈以会节园为景华御苑，德符初不知也。明年暮春，复骑瘠马，从老兵径入园中，梅下哦诗曰：“去年白玉花，结子深林间。小憩藉清影，低颿啄微酸。故人不复见，春事今已阑。绕树寻履迹，空余土花斑。”徘徊而去。次日，容见地有马迹，问园吏，吏以崔对。容怒其轻己，遂劾奏鷓径入御苑，以此罪废累年。靖康初，起为右正言，未几卒，赠直龙图阁，归葬郟城，诗文甚高。

东坡为翰苑，元祐三年，供端午帖子，有云：“上林珍木暗池台，蜀产吴苞万里来。不独盘中见卢橘，时于粽里得杨梅。”每疑“粽里杨梅”之句。《玉台新咏》徐君《旧共内人夜坐守岁诗》：“酒中喜桃子，粽里觅杨梅。”今人未见以杨梅为粽，徐公乃守岁诗，杨梅夏熟，岁暮安有此果，岂昔人以干实为之耶？东坡以角黍为午日之饌，故借言之耳。

无锡惠山泉水久留不败，政和甲午岁，赵霆始贡水于上方，月进百樽。先是，以十二樽为水式泥卵置泉亭中，每贡发，以之为则。靖康丙午罢贡，至是开之，水味不变，与他水异也。寺僧法皦言之。

北京压沙寺梨谓之御园，其栽接之故，先植棠梨木与枣木相近，以鹅梨条接于棠梨木上，候始生枝条，又于枣木大枝上凿一窍，度接活梨条于其中，不一二年即生合，乃斫去枣之上枝，又断棠梨下干根脉，即梨条已接于枣本矣。结实所以甘而美者以此。顷又见北人云：以胡桃条接于柳本，易活而速实。

章圣时炼丹一炉，在翰林司金丹阁，日供炭五秤，至熙宁元年犹养火不绝。刘衮延仲之父被旨裁减百司，此一项在经费之数，有旨罢之，其丹作铁色，诏藏天章阁。张忠定公安道居南都，炼丹一炉，养火数十年，丹成不敢服。时张刍圣民守南都，羸瘠殊甚，闻有此丹，坚求饵之。安道云：“不敢吝也，但此丹服火之久，不有大功，必有大毒，不可遽服。”圣民求之甚力。乃以一粒如粟大以与之，且戒宜韬藏，慎勿轻饵。圣民得之即吞焉，不数日便血不止，五脏皆糜溃而下，竟死云。二事闻之刘延仲。

宣和间，有旨苏轼追复职名。时卫仲达达可当行词，因戏之云：“达可宜刻意为此词，盖须焚黄耳。”闻者莫不大笑。

许道宁京兆人，少亦业儒，性颇跌宕不羁。画山水，法李成，独造其妙，可与营丘抗衡。亦工传神，每见人寝陋者，必戏写貌于酒肆，识者皆笑之，为其人殴击之，碎衣败面而竟不悛。后游太华，见其峰峦峭崿，始有意于山水，清润高秀，秣纤得法，不愧前人矣。杜祁公帅长安，道宁恃其技犯公，公怒捕之。道宁惧，欲窜避。或谓道宁曰：“杜公严毅，汝乃干犯，汝将何之？虽走夷狄，必获汝矣。”时种师谊守环州，道宁乃往投谊。杜公闻之笑曰

：“道宁真善自为谋者。”乃遗书种公，俾善遇之。在环岁余乃归。环学从祀弟子，乃道宁所作笔也。予舅吴顺图有道宁画《终南积雪图》八幅，真绝品也。亡于兵火，惜哉！长安凉榭大屏面亦道宁所作，殊奇伟也。

晁无咎谪玉山，过徐州时，陈无己废居里中。无咎置酒，出小姬娉娉舞《梁州》。无己作《减字木兰花》长短句云：“娉娉袅袅，芍药梢头红样小。舞袖低回，心到郎边客已知。金樽玉酒，劝我花前千万寿。莫莫休休，白发簪花我自羞。”无咎叹曰：“人疑宋开府铁石心肠，及为《梅花赋》，清艳殆不类其为人。无己清通，虽铁石心肠不至于开府，而此词已过于《梅花赋》矣。”

元祐六年七夕日，东坡时知扬州，与发运使晁端彦、吴倅晁无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与下院蜀井二水，校其高下，以塔院水为胜。

玫瑰油出北方，其色莹白，其香芬馥，不可名状，用为试香，法用众香煎炼。北人贵重之，每报聘，礼物中只一合，奉使者例获一小罍。其法秘不传也。宣和间，周武仲宪之使敌过磁州时，叶著宣远为守，祝周云：“回日愿以此油分饷。”既反命，以油赠之。叶云：“今不须矣。近禁中厚赂敌使，遂得其法，煎成赐近臣，色香胜北来者。妇翁蔡京新寄数合，且云：公还朝必有取者，今反献一合。”周亦不受也。北人方物不过一合，贵惜如此，而贵近之家，赠遗若此之多，足知其侈靡之甚也。

蔡肇天启久官京师，日有蕝泽之思，常于尺素作平冈老木，极有清思。因授李伯时，令于余地加远水归雁，作扁舟以载天启，及题小诗曰：“鸿雁归时水拍天，平冈老木尚寒烟。付君余地安渔艇，乞我寒江听雨眠。”伯时懒不能竟。他日王渔之彦舟取去，以示宗子令戡，即取笔点染如诗中意。天启见之，爱其佳。后天启泛舟宿横塘遇雨，闭篷而卧，夜分不寝，闻归雁声，因复为诗云：“平野风烟入梦思，殷勤作画更题诗。扁舟卧听横塘雨，恰遇江南归雁时。”此画后入贵家，予尝见之，渺然有江湖之思。

晁无咎作《庆州使宅记》，黄鲁直云：“大为佳作。”苏明允作《成都府张公安道画像记》，鲁直读之云：“司马子长复出也。”王逢原作《过唐论》，介甫云：“可方贾谊《过秦论》不及，而驰骋过之。”

裴铏《传奇》载，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小字，尝书《唐韵》鬻之。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，世称藏中《佛本行经》六十卷，乃彩鸾所书，亦异物也。今世间所传《唐韵》犹有阙旋风叶，字画清劲，人家往往有之。

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，敌兵陷平江府。两浙宣抚使周望移军退保昆山县，泊舟马鞍山下湖边。吏方用印，忽有风旋转入舟，印与文移尽卷堕水。相视骇愕，使水工探之不获。望惧北兵之来袭也，欲亟走屯惠通镇，为失印所挠

，留吏求之。吏祷于马鞍山神曰静济侯者，曰：“苟不获，且将得罪，必焚庙而行。”县宰亦惧，乃作堰捍水，以踏车涸之。畚插如云，凿数尺始得之，已沦于泥中矣。

顷有一士人，每于班列中好与秘阁诸公交语，好事者戏目之为馆职里行。

李廌方叔《祭东坡文》有云：“皇天后土，鉴平生忠义之心；名山大川，还千古英灵之气。”

兵部郎中莫卞居场屋日，因赴浙漕，梦人就旅邸报姓莫人作状元，卞出迎之，乃云名俦，非卞也。时卞已投卷，是举登科，明年得子，因名俦。后二十四年俦作大魁，卞对贺客言之。

朱勔丧父，作黄箓醮请茅山道士陈亦夷字彦真拜章，回得报应，但见金甲神人杖剑叱云：“朱勔父子罪恶贯盈，上天不赦，汝焉得为拜章？”彦真不敢言于勔，私为亲密者道。不逾三年勔败。

李去伪绍圣初知通州静海县，至夜即入一室判冥，外人皆闻讯问枷锁声，因目为李见鬼。去替密迹，会集同官，出二子拜县尉陈噩，噩不敢当。乃云：“去伪老矣，不及见公之贵。若长子俦，虽自成立，不能远大；次子僖，异日与公有恩契，当令今日先识面耳。”众皆罔测。政和初，噩为司勋郎官，主铨试文，僖中乙授西京偃师簿。又三年为噩婿，果符恩契之言。噩终徽猷阁待制，僖终朝请大夫，俦登科，未及禄而卒。

崇宁间，平江府天平山白云寺有数僧行山间，得蕈一丛，共煮食之。至夜发吐，内三人急取鸳鸯草生啖，遂愈，其二人不啖者，吐至死。鸳鸯草藤蔓而生，黄白花对开，傍水依山，处处有之。治痈疽肿毒尤妙，或服或傅皆可。盖沈存中良方所载金银花，又曰老翁须者，《本草》名忍冬。

山谷诗云：“争名朝市鱼千里。”予问诸学士“鱼千里”，多云：此《齐民要术》载范蠡种鱼事，法池中作九墩。然初无“千里”字，心颇疑之。后因读《关尹子》云：以盆为沼，以石为岛，鱼环游之，不知其几千万里不穷也。乃知前辈用事，如此该博，字皆有来处。

班行李质，人材魁岸磊落甚伟，徽庙朝欲求一人相称者为对，竟无可俪。当时同列目为察只子。京师俚语谓无对者为察只。建炎三年，擢权殿帅。

苏黄门子由薨于许下，王巩定国作挽词三首。其一云：“忆昔持风宪，防微意独深。一时经国虑，千载爱君心。坤道存终始，乾纲正古今。当时人物尽，惆怅独知音。”注云：元祐中，议册后，宣仁御文德殿发册。公语余密告吕丞相微仲；母后御前殿，兹不可启。微仲明日留身，宣仁诏宫中本殿发册，时人无知者。二云：“已矣东门路，空悲未尽情。交亲逾四纪，忧患共平生。此去音容隔，徒多涕泪横。蜀山千万叠，何处是佳城。”注云：公前年寄书约予

至许田曰：“有南斋翠竹满轩，可与定国为十日之饮。”此老年未尽之情也。其三云：“静者宜膺寿，胡为忽梦楹。伤嗟见行路，优典识皇情。徒泣巴山路，终悲蜀道程。弟兄仁达意，千古各垂名。”注云：公与子瞻尝泊巴江，夜雨，相约伴还蜀，竟不果归。今子瞻葬汝，公归眉。王祥有言：归葬，仁也；留葬，达也。右三诗，予在高邮于公之子处见其遗稿，因录之，皆当时事。今公之后邈然，家集不复存，惜其亡也，因附于此。

晏叔原聚书甚多，每有迁徙，其妻厌之，谓叔原有类乞儿般漆碗。叔原戏作诗云：“生计唯兹碗，般擎岂惮劳。造虽从假合，成不自埏陶。阮杓非同调，颜瓢庶共操。朝盛负余米，暮贮藉残糟。幸免墦间乞，终甘泽畔逃。桃宜筇作杖，捧称葛为袍。傥受桑间饷，何堪井上螯。绰然真自许，噉尔未应饕。世久轻原宪，人方逐子敖。愿君同此器，珍重到霜毛。”

#### 卷四

山谷作《钓亭诗》有云：“影落华亭千尺月，梦通岐下六州王。”上句盖用华亭船子和尚诗云：“千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月明归。”下句盖用文王梦吕望事。然六州王事见《毛诗·汉广》云：文王之道，被于南国。疏云：言南国则一州也。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，故雍、梁、荆、豫、徐、扬之人，咸被其德而从之云云。山谷用事深远，其工如此，可为法也。

王禹玉丞相《寄程公辟诗》云：“舞急锦腰迎十八，酒酣玉盏照东西。”乐府《六么》曲有《花十八》，古有玉东西杯，其对甚新也。

陈辅辅之，丹阳人，能诗，荆公深爱之。尝访建康杨骥德逢，留诗壁间云：“北山松粉未飘花，白下风轻麦脚斜。身似旧时王谢燕，一年一度到君家。”荆公见之笑谓曰：“辅之骂君作寻常百姓也。”

东京城北有祆呼烟切庙，祆神本出西域，盖胡神也，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，俗以火神祠之，京师人畏其威灵，甚重之。其庙祝姓史，名世爽，白云：家世为祝累代矣，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：有曰怀恩者，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给，令狐者，丞相绹也。有曰温者，周显德三年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所给，王乃朴也。有曰贵者，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所给，亦朴也。自唐以来，祆神已祀于汴矣，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，逾二百年，斯亦异矣。今池州郭西英济王祠，乃祀梁昭明太子也。其祝周氏亦自唐开成年掌祠事至今，其子孙今分为八家，悉为祝也。噫，世禄之家，能箕裘其业，奕世而相继者，盖亦甚鲜，曾二祝之不若也。镇江府朱方门之东城上乃有祆神祠

，不知何人立也。

本朝玉辂，乃隋朝所造，唐显德中尝修之，凡三到泰山，故张芸叟《郊祀庆成诗》云：“大裘依古制，玉辂自隋传。”

范忠宣公尧夫谪居永州，以书寄人云：“此中羊面无异北方，每日闭门殍傅饩，不知身之在远也。”

孙觌仲益尚书，四六清新，用事切当。宣和中，与家兄子章同为兵部郎。未几，子章出知无为军，仲益继迁言官，亦出知和州。时淮南漕俞以无为岁额上供米后时，委知州取勘无为当职官吏。仲益得檄，漫不省也，置而不问，亦不移文。已而米亦办，子章德仲益，以启谢之。仲益答之，有云：“苞茅不入，敢加问楚之师；辅车相依，自作全虞之计。”人颇称赏，以为精切也。

许、洛两都轩裳之盛，士大夫之渊薮也。党论之兴，指为许、洛两党。崔鷟德符、陈恬叔易，皆戊戌生，田昼承君、李廌方叔，皆己亥生，并居颍昌阳翟：时号戊己四先生，以为许党之魁也，故诸公皆坐废之久。

杜甫有云“星落黄姑渚，秋辞白帝城”之句，说者但见古诗云：“东飞伯劳西飞燕，黄姑织女时相见。”意谓黄姑乃牵牛，然不见其所出，不晓黄姑之说，故杨亿大年《荷花诗》云：“舒女清泉满，黄姑别渚通。”刘筠子仪《七夕诗》云：“伯劳东翥燕西飞，又报黄姑织女期。”大年和云：“天孙已度黄姑渚，阿母还来汉帝家。”皆用此事。予后读纬书，始见引张平子《天象赋》云：“河鼓集军，以嘈杂贖。”张茂先、李淳风等注云：“河鼓三星在牵牛星北，主军鼓，盖天子三军之像。昔传牵牛织女见此星是也。”故《尔雅》河鼓谓之牵牛。又古诗云：“东飞伯劳西飞燕，黄姑织女时相见。”黄姑即河鼓也，音讹而然。今之学者，或谓是列舍牵牛而会织女，故于此析其疑。又张茂先《小家赋》曰：“九坎至牵牛，织女期河鼓。”石炼注云：“河鼓星在牵牛北，天鼓也，主军鼓，主钺味。”李淳风云：“自昔相传牵牛织女七月七日相见者，乃此星也。”予因此始知黄姑乃河鼓，为牵牛之别名。昔人云开卷有益，信然。

杜甫大历三年春，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，将适江陵，诗四十韵，其末有云“五云高太甲，六月控抟扶”之句。鲍钦正、邓睿思、范元实及世行所谓王原叔注者，诸家皆不详五云太甲之义。予读唐王勃文集，有《大唐九陇县孔子庙堂铭序》云：“帝车造指，遁七曜于中阶；华盖西临，载五云于太甲。虽使星辰荡越，三元之轨躅可寻；云雨沸腾，六气之经纶有序。然则抚铜浑而观变化，则万象之运不足多矣；握瑶镜而临事业，则方几之凑不足大矣。”云云然则五云太甲之义，盖为玄象而言矣，第未见其所出之书，当俟博洽君子请问之。惟《酉阳杂俎》云：王勃每为碑颂，先磨墨数升，引被覆面而卧，忽起一笔书

之，人谓之腹稿。燕公尝读《夫子学堂碑》，自“帝车”至“太甲”，四句悉不解，访之一公。一公言北斗建午，七曜在南方，有是之祥，无位圣人当出。华盖以下卒不可悉。然则五云太甲，一公、燕公不知之，况余人乎？

东北冬月寒甚，夜气塞空如雾，著于林木，凝结如珠玉，旦起视之，真薄雪也，见睨乃消释，因风飘落，齐鲁人谓之雾淞，谚云：“雾淞重雾淞，穷汉置饭瓮。”盖岁穰之兆也。曾子固在齐州，有《冬夜诗》云：“香清一榻氎氎暖，月淡千门雾淞寒。”又有《雾淞诗》云：“园林初日静无风，雾淞开花处处同。记得集英深殿里，舞人齐插玉笼松。”盖谓是也。东坡在定武送曹仲锡诗亦云：“断蓬飞叶落黄沙，只有千林蒙松花。应谓王孙朝上国，珠幢玉节与排衙。”亦谓此也。雾淞音梦送。蒙松皆同音。

东坡自儋耳北归，临行以诗留别黎子云秀才云：“我本儋州人，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上，譬如事远游。平生生死梦，三者无劣优。知见不再见，欲去且少留。”后批云：“新酿甚佳，求一具理，临行写此，以折菜钱。”宣和中，予在京相蓝，见南州一士人携此帖来，粗厚楮纸，行书，涂抹一二字，类颜鲁公祭侄文，甚奇伟也。具理，南荒人瓶罌。

刘安世器之在都下，僧化成见之曰：“公在胞胎中当有不测惊危，幼年复有恶疾，几为废人，然卒无恙。”盖器之父航赴官蜀中，时母方娠，遇栈道天雨新霁，磴滑危甚，忽石陨马蹶，夫人已坠崖下矣。众皆惊泣，无复生望。试使下瞰，厓腹有巨木，葛藟萦结，蟠屈如盖，落叶委藉，夫人安坐于上，呼之即应。乃縋而上，了无所伤。至官未几而育器之。后十余岁居京师，苦赤目甚，睛溢于外，百医莫差。一日，有客云：某有一相识来调官，畜恶目药甚效。昨日来别，云已陞辞，早晚即行。试遣人往求之，时行李已出房，云药诚有之，匆匆忘记在某篋中。初发一篋，药乃在焉，遂得之，令以药傅睛上，软帛缠护，戒七日方开。一傅痛即止，及开，睛以内眸子瞭矣。二事器之自为刘勉中言。

苏阴和尚作《穆护歌》，又地里风水家亦有《穆护歌》，皆以六言为句而用侧韵。黄鲁直云：黔南巴夔间赛神者，皆歌《穆护》，其略云：“听唱商人《穆护》，四海五湖曾去。”因问“穆护”之名，父老云：盖木瓠耳，曲木状如瓠，击之以节歌耳。予见淮西村人多作《炙手歌》，以大长竹数尺，剝去中节，独留其底，筑地逢逢若鼓声，男女把臂成围，抚髀而歌，亦以竹筒筑地为节。四方风俗不同，吴人多作《山歌》，声怨咽如悲，闻之使人酸辛。柳子厚云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，此又岭外之音，皆此类也。

济南为郡，在历山之阴，水泉清冷，凡三十余所，如舜泉、爆流、金线、真珠、洗钵、孝感、玉环之类，皆奇。李格非文叔皆为历下水记，叙述甚详

，文体有法。曾子固作诗，以爆流为趵突，未知孰是。

发运使，淳化四年始建官焉。六路转输于京师者，至六百二十万石。通、泰、楚、海四州煮海之盐，以供六路者三百二十余万石，复运六路之钱以供中都者，常不下五六十万贯。淳化四年，以内殿崇班杨允武恭为都大管勾江南诸州纲船、般运、盐粮、钱帛、茶货。当时殿直蔡崇道、供奉官刘全信同管勾。五年七月，允恭授西京作坊使，逐次添管职事，乃立制置发运使额。至乾兴元年十二月，文武官二员。皇祐元年，施昌言以天章阁待制充使，自后多除两制置统六路，年额上供米六百二十万石：内四百八十五万石赴阙，一百三十五万石南京畿送纳。淮南一百五十万石赴阙，二十万石咸平尉氏，五万石太康。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，七十四万五千一百石赴阙，二十四万五千石赴拱州。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，一百万八千九百石赴阙，二十万石赴南京。湖南六十五万石，尽赴阙。湖北三十五万石，尽赴阙。两浙一百五十五万石，八十四万五千石赴阙，四十万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陈留，二十五万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。

东坡知徐州，作黄楼，未几黄州安置，为定帅作《松醪赋》，有云：“遂从此而入海，渺翻天之云涛。”俄贬惠州，移儋耳，竟入海矣。在京师送人入蜀云：“莫欺老病未归身，玉局他年第几人。”比归，果得提举成都玉局观。三事皆讖也。

京师五岳观后凝祥池，有黄色莲花甚奇，他处少见本也。

安惇处厚初谪潭州，过仪真，见客河亭，有一丐者遽前，自言有戏术，愿陈一笑。安心异之，欣然延礼。丐者求一砚，及素笔幅纸香炉，乃取土以唾和，呵之成墨矣。又取土呵之，悉成薰陆，焚之芬馥。乃研墨谓安曰：“吾不能书。”命小吏持笔题诗曰：“佳人如玉酒如油，醉卧鸳鸯帐里头。咫尺洞庭君不到，长生不死最风流。”处厚读之不晓，自以无嗜欲久矣，岂有“佳人如玉”、“醉卧鸳鸯”之事乎？且谓“洞庭君不到”，是谓我不可仙矣。遂谢丐者，与酒一壶，一饮而尽，长揖而去。安行将过洞庭之日，被命镌消官资，放归田里，乃悟前诗之异。丐者必异人也，诗中似隐神仙秘诀，人不识耳。

东坡自常州赴登州，经过扬州石塔寺，长老戒公来别，东坡云：“经过草草，恨万一别石塔塔。”起立云：“这个是砖浮图耶？”坡云：“有缝。”答云：“若无缝，何以容得世间蝼蚁？”坡首肯之。元丰八年八月二十七也。明日，坡又作诗赠之云：“竹西失却上方老，石塔还逢惠照师。我亦化身东汉去，姓名莫遣世人知。”

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，江行夜见一舟，相随而行，寂然无声。挽船得港而泊，所见之舟亦正近岸。公疑之，遣人视之，乃空舟也。舟中有血痕，于舟尾

得皂绦一条，系文字一纸。取观之，乃雇舟契也，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属。至郡，檄巡尉缉捕，尽获其人。盖船主杀雇舟之商，取其物而弃其舟，遂伏于法。岂鬼物衔冤而诉乎？

文潞公丞相出镇西京，奉诏于琼林苑燕饯，从列皆预，赋诗送行。王禹玉时为内相，诗云：“都门秋色满旌旗，祖帐容陪醉御卮。功业迥高嘉祐末，精神如破贝州时。匣中宝剑腾霜锷，海上仙桃压露枝。昨日更闻褒诏下，别刊名姓入周彝。”时以为警绝。曾弦伯容为予言此诗第一句便见体面之大，若非上公大僚，讵敢于都门而张旌旗耶？此余人所不可当也。白居易献裴度丞相诗云：“闻说风情筋力在，只如初破蔡州时。”禹玉用此事也。

镇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，江山之胜，烟云显晦，萃于日前。旧有多景楼，尤为登览之最，盖取李赞皇题临江亭诗有“多景悬窗牖”之句，以是命名。楼即临江故基也。裴煜守润日有诗云：“登临每忆卫公诗，多景惟于此处宜。海岸千艘浮若芥，邦人万室布如棋。江山气象回环见，宇宙端倪指点知。禅老莫辞勤候迓，使君官满有归期。”自经兵火，楼今废，近虽稍复营缮，而楼基半已侵削，殊可惜也。

王荆公退居金陵，建宅于半山，盖自城至钟山宝公塔路之半，因以得名。宅后有谢公墩，乃谢安石居东山之所也。荆公云：“我名公字偶相同，我屋公墩在眼中。公去我来墩属我，不应墩姓尚随公。”其后公舍宅为报宁寺，寺今亦废，未复旧，而墩岿然独存。

宣和二年，睦寇方腊起帮源，浙西震恐，士大夫相与奔窜。关注子东在钱塘，避地携家于无锡之梁溪。明年腊就擒，离散之家，悉还桑梓。子东以贫甚未能归，乃侨寓于毗陵郡崇安寺古柏院中。一日，忽梦临水有轩，主人延客，可年五十，仪观甚伟，玄衣而美须髯。揖坐，使两女子以铜杯酌酒，谓子东曰：“自来歌曲新声，先奏天曹，然后散落人间。他日东南休兵，有乐府曰《太平乐》，汝先听其声。”遂使两女子舞，主人抵掌而为之节。已而恍然而觉，犹能记其五拍。子东因诗记云：“玄衣仙子从双鬟，缓节长歌一解颜。满引铜杯效鲸吸，低回红袖作弓弯。舞留月殿春风冷，乐奏钧天晓梦还。行听新声太平乐，先传五拍到人间。”后四年，子东始归杭州，而先庐已焚于兵火，因寄家菩提寺。复梦前美髯者，腰一长笛，手披书册，举以示子东。纸白如玉，小朱栏界间行，似谱有其声而无其词。笑谓子东曰：“将有待也。往时在梁溪，曾按《太平乐》，尚能记其声否乎？”子东因为之歌，美髯者援腰间笛，复作一弄。亦能记其声，盖是重头小令。已而遂觉。其后，又梦至一处，榜曰“广寒宫”，宫门夹两池，水莹净无波，地无纤草，仰视嵬峨，若洞府然。门钥不启，或有告之者曰：“但曳铃索，呼月姊，则门开矣。”子东从其言

，试曳铃索，果有麈者。乃引入至堂宇，见二仙子，皆眉目疏秀，端庄靓丽，冠青瑶冠，衣彩霞衣，似锦非锦，似绣非绣。因问引者曰：“此谓谁？”曰：“月姊也。”乃引子东升堂，皆再拜。月姊因问往时梁溪曾令双鬟歌舞，传《太平乐》，尚能记否？又遣紫髯翁吹新声，亦能记否？子东曰：“悉记之。”因为歌之。月姊喜见颜面，复出一纸，书以示子东曰：“亦新词也。”姊歌之，其声宛转似乐府《昆明池》。子东因欲强记之，姊有难色，顾视手中纸，化为碧字，皆灭迹矣。因揖而退，乃觉，时已夜阑矣。独记其一句云：“深诚杳隔无疑。”亦不知为何等语也。前后三梦，后多忘其声，惟紫髯翁笛声尚在。乃倚其声而为之词，名曰《桂华明》云：“缥缈神清开洞府，遇广寒宫女。问我双鬟梁溪舞，还记得当时否。碧玉词章，教仙女为按歌宫羽。皓月满窗人何处，声永断，瑶台路。”子东尝自为予言之。

王禹玉为翰苑，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，召对蕊珠殿。时赐紫花墩令坐，逾数刻方罢。明年，英庙上仙，珪作挽词有云：“曾陪蕊珠殿，独赐紫花墩。”盖谓是也。

“金钗双捧玉纤纤，星宿光芒动满奩。解笑诗人夸博物，只知红果味酸甜。”曾子固《荔枝诗》也。白乐天《荔枝诗》曰：“津液甘酸如醴酪。”杜子美诗云：“红颗甜酸只自知。”故前诗讥二公也。政和初，闽中贡连株者，移植禁中，次年结实，不减土出。道君御制诗云：“玉液乍凝仙掌露，绛纱初脱水晶丸。”盖体物之工矣。时群臣皆应制焉。

高邮禅居寺大殿佛髻珠，一日为盗窃去，往来夜中不得出。僧怪之曰：“汝往来何求？”曰：“欲求门以出。”僧指曰：“此门也。”又复他之，竟不见也。僧诘问，具以窃珠为对，即引盗纳珠，令投哀引咎，乃识涂而去。僧因扞拭佛供，见座下有败经，腐烂狼籍。鼠巢其中，小鼠数枚，尚未能走，或少足，或眇目欠尾者，无耳者，迨无一全形，殊可怪也。

王将明后房曰田令人者，颜貌殊伦，真国色也。靖康改元正月，将明死，田自都携一婢窜至亳州，居逆旅中。郡知之，为拘管数月。其家遣人迎归。蔡元长后房曰武恭人，亦妙丽不凡。元长谪岭表，武在京师，为一使臣姓孙人所蓄，乃携孙窜至南京，亦为郡所拘。七月，开封差人擒之，送入京师。时予适在二郡，皆见之。

钱塘僧净晖子照旷，学琴于僧则完全仲，遂造精妙，得古人之意。宣和间，久居中都，出入贵人之门，尝得一旧琴修治之。磨去旧漆三数重，隐隐若有字痕，重加磨礲，得古篆“霜鏞”二字，黄金填之，字画劲妙有法。中官陈彦和以七百千得之，别以马价珠为徽，白玉为轸。修成弹之，清越声压数琴，非雷氏未易臻此也。靖康丁未，辛道宗将赵万叛。九月二十八日，陷镇江府。时

彦和在京口，挺身而走，琴遂不携。又宗室士立之，时知南外大宗正，亦在郡，所服犀带，乃道君解赐渊圣，渊圣解赐士者，正透盘龙，亦亡焉。龙屈若飞翔之状，予尝见之。

郭熙，河阳温县人，以画得名。其子思后登科，熙喜甚，乃于县庠宣圣殿内图山水窠石四壁，雄伟清润，妙绝一时。自云平生所得，极意于此笔矣。熙能为远景，意趣益新，略不相杂，亦名手也。贵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，挂高堂上，森然若在林壑间，未易得也。思后为待制，乃重资以收父画，欲晦其迹也。

杜子美微意深远，考之可见，如《丹青引赠曹霸诗》也有云：“至尊含笑催赐金，圉人太仆皆惆怅。”说者谓帝喜霸之能写真画马也，故催金赐之，而圉人太仆，自叹其无技以蒙恩赉耳。如此说则意短无工，殊不知此画深讥肃宗也。考是诗始云：“先帝天马玉花骢，画工如山貌不同。是日牵来赤墀下，迴立闾阖生长风。”帝既见先帝之马，当轸羹墙之念，反含笑而赐金，曾不若圉人太仆见马能惆怅而怀先帝也。又《寄刘峡州伯华使君》长篇尾句云：“江湖多白鸟，天地亦青蝇。”人多指白鸟为鹭，非也。按《月令》，仲秋之月，群鸟养羞。注引《夏小正》曰：九月丹鸟。盖白鸟，说者谓蚊蚋也。又《金楼子》云：齐桓公卧于柏寝，白鸟营饥而求饱，公开翠纱之厨而进焉。有知礼者，不食而退；有知足者，隳肉而退；有不知足者，长嘘短吸而食。及其饱者，腹为之溃。盖戒夫贪也。又诗人以青蝇刺谗，然则公诗盖言天下多贪谗之人耳。

泰陵时，蔡元长为学士。故事：供贴子，皇太后、皇帝、皇后阁各有词，诸妃阁同用，四首而已。时昭怀刘太后充贵妃，元长特撰四首以供之，有“三十六宫人第一，玉楼深处梦熊罴。”

荆公退居钟山，常独游山寺。有人拥数卒，按膝据床而坐，骄气满容，谩骂左右，为之辟易。公问为谁，僧云：“押纲张殿侍也。”公即索笔题一诗于扉云：“口衔天宪手持钩，已是龙墀第一人。回首三千大千界，此身犹是一微尘。”

王洙原叔内翰常云：作书册，粘叶为上，久脱烂，苟不逸去，寻其次第，足可抄录，屡得逸书，以此获全。若缝绩岁久断绝，即难次序。初得董氏《繁露》数册，错乱颠倒，伏读岁余，寻绎缀次，方稍完复，乃缝绩之弊也。尝与宋宣献谈之，宋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。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，皆作粘叶，上下栏界出于纸叶。后在高邮借孙莘老家书，亦如此法。又见钱穆父所畜亦如此，多只用白纸作标，硬黄纸作狭签子。盖前辈多用此法。予性喜传书，他日得奇书，不复作缝绩也。

陕州大河南岸有物如铁石状，谓之铁牛，旧有祠宇，唐末封号“顺正庙

”。大中祥符四年，真宗祀汾阴，幸其庙，作《铁牛诗》。

泗州普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灾，秀州华亭普照寺亦以是日焚。其塔亦甚雄盛，可亚于泗上也。

西京进花自李迪相国始。

杜子美祭房相国，九月用“荼藕莼鲫之奠”。莼生于春，至秋则不可食，不知何谓。而晋张翰亦以秋风动而思菰菜、莼羹、鲈鲙，鲈固秋物，而莼不可晓也。

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，尝作七审，于四威仪中，尝自考校，以代曾子三省之义。道力浅深，自审方知：一、一切妄念能息否，二、一切外缘稍简省否，三、一切触境能不动否，四、一切语言能慎密否，五、一切黑白减分别否，六、梦想之间不颠倒否，七、方寸之间得恬愉否。予读公所作内典诸书，得此若有所省，当书诸座右，以警昏愤。

张芸叟作《凤翔吴生画记》，秦少游作《五百罗汉图记》，皆法韩退之《画记》俱无愧也。

元丰五年，状元黄裳榜，神庙御集英殿。唱名至第三甲，有暨陶者，主师误呼为暨，去声。三呼之无应者。苏丞相颂时为吏部侍郎，侍立，上顾颂，颂曰：“当呼为居衣切。”果应而出。上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出何书？”颂曰：“臣观三国时，吴有暨艳造营府之论，恐其后也。”问陶乡里，乃建州人，上喜曰：“果吴人。”褒谕再三。大观三年，状元贾安宅榜，徽庙御集英殿。唱名至第五甲，有甄彻者，中书侍郎林摅彦振唱名，呼甄为诸延切。彻自言姓甄，之人切。摅犹强辨之，近侍皆笑。继而御史有言，摅罢而出。

神庙朝御马有曰玉逍遥者，盖赭白也，尝幸金明池，归乘之。

胡世将成公为中书舍人，兼权给事中，与张焘子公同在后省。一日，胡将上马，忽内逼，乃解衣登厕。张戏之曰：“解衣脱冕而行，舍人给事。”取“急”同音。欲寻属对，无有其事。后李弥大似矩当尚书，知平江府，似矩常为宣抚使，赵九龄次张忽云：“子公之句，吾有对矣。可对‘弃甲曳兵而走，宣抚尚书’。”取常输字同音。闻者莫不大笑，且以为的对。盖为帅臣常为贼所窘也。

范文正公长子监簿纯佑，自幼警悟，明敏过人。文正公所料事，必先知之，善能出神。公在西边，凡敌情几事，皆预遥知。盖出神之边廷得之。故公每制胜，料敌如神者，监簿之力也。因出神为人所惊，自此神观不足，未几而亡，时甚少也。公之族子闾彦之云。

邦基外祖父吴豪字特起，世家临川，其兄仕于唐州而亡，因家江上。治田于黄玉二坡，遂以多资闻，倜傥尚义，潜德不耀。荆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。荆公更新法，心不喜之。将授之官，力辞不愿。自外祖死，伯舅元顺图持门户。顺图萧散风度，雅意翰墨，蓄法书名画甚富，烹茶焚香，吟诗弹琴，而陇亩漫不省也，坐是东皋废弛，岁不暇给，乃委仲舅兑悦图治其隳败。悦图孝友修愿，矜贫乐施，有父风。未几，多稼复如曩时，岁收数万斛。公心持己，无丝发之私，输载长兄房，以听出纳。悦图奉太夫人尽子道，待兄弟得怡怡之义。四方亲旧以贫促者，存恤无厌，臧获咸无怨言，乡曲皆得其欢心。宣和辛丑秋得病，至冬不起，视笥中衣无两袭，未尝有一物私蓄也，人始服其廉谨。其京师调发科敷，动以万计，适丁连岁旱歉，悦图忧家勤瘁，郁郁感病。其死数日，侄芾梦悦图云：“吾有诗，尔其志之。”及觉，忆其二句云：“春风陌上一杯酒，回首家园事若何。”盖悦图虽死犹不忘家也，悲夫。

僧如璧，本抚州士人，姓饶，初名节。少年尝投书于曾子宣，论新法非是，不合，乃祝发更名。尤长于诗，尝住数刹，士大夫多与之游，后改字德操。咏梅花一联云：“遂教天下无双色，来作人间第一春。”风味亦不浅。又答吕居仁寄诗云：“长忆吟时对短檠，诗成重改又鸡鸣。如今老矣无心力，口诵君诗绕竹行。”居仁甚称之。

《玉台新咏》梁沈约休文有《六忆诗》，盖艳词也。其后少有效其体者。王全玉乃作《宫体十忆诗》，李元膺重见之，爱其词意宛转，且曰：“读之动人，老狂不能已，聊复效尤。”亦作十绝，谓《忆行》、《忆坐》、《忆饮》、《忆歌》、《忆书》、《忆博》、《忆颦》、《忆笑》、《忆眠》、《忆妆》也。其一曰：“屏帐腰支出洞房，花枝窈窕领巾长。裙边遮定双鸳小，只有金莲步步香。”其二云：“椅上藤花鬩面平，绣裙斜绰茜罗轻。踏青姊妹频来唤，鸳履贪弓不意行。”其三云：“绿蚁频催未厌多，帕罗香软衬金荷。从教弄酒春衫浣，别有风流上眼波。”其四云：“一串红牙碎玉敲，碧云无力驻晴霄。也知唱到关情处，缓按余声眼色招。”其五云：“纤玉参差象管轻，蜀笺小研一作研。碧窗明。袖纱密掩嗔郎看，学写鸳鸯字未成。”其六云：“小阁争筹画烛低，锦茵围坐玉相欹。娇羞惯被诸郎戏，袖映春葱出注迟。”其七曰：“漫注横波无语处，轻拢小板欲歌时。千愁万恨关心曲，却使眉尖学别离。”其八云：“从来题目值千金，无事羞多始见心。乍向客前犹掩敛，不知己觉钿窝深。”其九云：“泥娇成困日初长，暂卸轻裙玉簟凉。漠漠帐烟笼玉枕，粉肌生汗白莲香。”其十云：“宫样梳儿金缕犀，钗梁水玉刻蛟螭。眉间要点双心事，不管萧郎只画眉。”其情致殊妍丽，自非风流才思者不能作也。

藏书之富，如宋宣献、毕文简、王原叔、钱穆父、王仲至家及荆南田氏、

历阳沈氏，各有书。因谯郡祁氏多书，号“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”，后皆散亡。田、沈二家，不肖子尽鬻之。京都盛时，贵人及贤宗室往往聚书，多者至万卷，兵火之后，焚毁殆尽，间有一二流落人间，亦书史一时之厄也。吴中曾故彦和、贺铸方回二家书，其子献之朝廷，各命以官，皆经彦和、方回手自讎校，非如田、沈家贪多务得，舛谬讹错也。

平江自朱勔用事，花木之奇异者，尽移供禁御，下至墟墓间珍木，亦遭发凿。山林所余，惟合抱成围，或拥肿樗散者，乃保天年。建炎己酉冬泊庚戌春，宣抚使周望留姑苏。诸将之兵，斧斤日往，樵斫俱尽，栋梁之材，折而为薪，莫敢谁何，诸山皆童矣，亦草木一时之厄耶。

吴中鱼市以斗计，一斗为二斤半。《松陵唱和》皮日休《钓侣诗》云：“一斗霜鳞换浊醪。”注云：“吴中买鱼论斗，酒即称斤。”其来远矣。然酒今已用升，至市交及蔬反论斤，土风不可革也。

僧谓酒为般若汤，鲜有知其说者。予偶读《释氏会典》，乃得其说。云有一客僧，长庆中届一寺，呼净人沽酒。寺僧见之，怒其粗暴，夺瓶击柏树，其瓶百碎，其酒凝滞，着树如绿玉，摇之不散。僧曰：“某常持《般若经》，须倾此物一杯。”即讽咏浏亮。乃将瓶就树盛之，其酒尽落器中，略无子遗，奄然流啜，斯须器音庾。酣畅矣。酒之度辞，其起此乎。

乐全先生张安道薨，东坡时守颍州，于僧寺举挂，参酌古今，用唐人服座主纒麻三月，又别为文往祭其柩。盖感其知遇也。

王文公安石为相日，奏事殿中。忽觉偏头痛不可忍，遽奏上请归治疾，裕陵令且在中书偃卧。已而小黄门持一小金杯药少许，赐之云：“左痛即灌右鼻，右即反之，左右俱痛并灌之。”即时痛愈。明日入谢，上曰：“禁中自太祖时有此数十方，不传人间，此其一也。”因并赐此方。苏轼自黄州归，过金陵，安石传其方，用之如神，但目赤，少时头痛即愈。法用新萝卜，取自然汁，入生龙脑少许调匀，昂头使人滴入鼻窍。

舒信道《败荷诗》云：“忍看夜影分残月，别送秋声入晚风。”前辈云：“一郡之政观于酒，一家之政观于童。”盖二物若善，则其他可知矣。

处州缙云县簿厅为武尉司，顷有一妇人常现形与人接，妍丽闲婉，有殊色。其来也，异香芬馥，非世间之香，自称曰英华，或曰绿华。前后官此者，多为所惑。建炎中，一武尉与之配合如伉俪，同僚皆预其宴集，慧辨可喜，与尉料理家事。自言我非妖也，不害于人。尉以郡檄部兵至扬州，时车驾驻蹕淮南，英华亦随而行，至扬州南门不肯入，谓尉曰：“天子之所，门有守御之神，我不可入，我从此而逝矣。然君之行，若复差往泗上，祸即至矣。”遂惨别而去。尉至御营，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，尉乃行，未几而北兵至，遂不知存

亡。独小史得脱而归，英华已先至邑久俟矣。其后有蒋辉远，永嘉人，为邑簿，英华出如平时。其家母妻不安之而归，辉远独在官所，英华时复出现。其来也，香先袭人，辉远不少动心。一日，谓辉远曰：“君索居于此，妾欲侍巾栉，可乎？而君介然不蒙顾盼，亦木心石腹之人也。”辉远曰：“汝宜亟反，毋相接也。”因斋戒具章奏，欲诉于天。是日复至曰：“君毋庸诉我，某无所舍，得一茆身之地，不复出矣。”辉远曰：“汝果尔，吾为汝立祠以祀，如何？”华感激而去，自是不复至，辉远越数日亦忘之。时家有素丝数束，一旦其丝悉穿系于窗牖，连绵不可解，辉远因悟曰：“吾许汝立祠而渝约矣，即为汝谋之。”乃于厅事之偏室塑像，以祠香火。明日，其丝悉已成束，若不经手者，其怪遂绝。予旧闻斯事，后见处州士人，所说悉同，意其为草木之妖也。

庞寅孙待制，一女有容色，适毗陵胡道修，甚雍睦。数年后，道修每夜即有一妇人来同寝，庞或闻其语言，数诘问之，道修笑而不答。一夜，道修先就枕，庞牵幔欲入，其人自帐中出，姿容妍丽，自顾已不若也。庞亦不惧。道修曰：“子见之否？不必怒也，我与尔同往访之。”恍惚与道修同至一处，如王侯第，帘幕华焕，廊庑间悬琉璃灯，光彩夺目。道修与庞方携手而行，上堂有一人自屏后来，乃向帐中所出之人也。道修、庞走从之，相挽而去，已而对饮堂上。庞愤之，亟欲走归，顾门宇悉闭。仓皇至一处，见有断垣，乃大呼，逾之而出，恍然而寤，盖梦也。明日，道修曰：“昨宵尔胡不少留，乃怒而遁耶？”自尔无可奈何。时寅孙任发运使，乃具舟楫迎其女并婿至真州就医，召一道士，能使物治病，俾令治之。道士以一木版一钉付庞，戒令伺道修咳嗽，即以钉钉其版。如其言钉之，道修大叫曰：“是甚道理！”亟来夺之。庞惧为所得，掷版于河中。时寅孙有馆客在后舟见之，即以手招之，其版遂流至船边。馆客取之，拔去其钉，道修大笑，道士怅惋而去，卒不可疗。乃复归毗陵，不复为怪也。一日，道修谓庞曰：“来日有人携一女子来求售，可为我得之，慎勿靳其直而失之也。”明日，果有一老媪携一村女来，寝陋可骇。道修见之喜曰：“是矣。”乃以数千得之。道修自是嬖惑此婢甚欢，而向之人不复至矣。盖是怪依附此婢之体，而道修见之乃向之人耳。庞竟离归。道修与此婢生男女数人，亦无他怪。待制之犹子温孺润甫言，后问之胡氏，信然。

宣和间，朱勔应奉进为节度使，子汝贤庆阳军承宣使，汝功静江军承宣使，汝文阁门宣赞舍人，弟绩阁门宣赞舍人，汝翼朝奉大夫直龙图阁，汝舟明州观察使，汝楫华州观察使，汝明荥州刺史，孙絺、绎、约、绚、纬、绶并阁门宣赞舍人，绰、绅并阁门祇候。一时轩裳之盛，未之有也。靖康之初，籍其家并追夺，悉窜岭外。

蔡君谟作福守日，有一书生投诗来谒，云：“远入青青叠叠峰，峰前真宰

读书宫。半岩冷落高宗雨，一枕凄凉吉甫风。烟锁豹眠闲雾露，井凋凤宿旧梧桐。九龙山下英雄气，尽属君家世胄中。”君谔异之，寻令人伺其所归。至一山下忽不见，四顾无人，唯一社屋尔，意其社神也。

王荆公女适吴丞相之子封长安县君者，能诗。尝见亲族妇女有服者，带白罗系头子者，因戏为诗云：“香罗如雪缕新裁，惹住乌云不放开。还似远山秋水际，夜来吹散一枝梅。”其姑丞相鱼轩李氏侍从徐宥之女也，亦能文，有诗云：“絮如柳陌三春雨，花落梨园一笛风。百尺玉楼帘半卷，夜深人在水晶宫。”皆妇人有才思者，可喜也。

邦基从伯康孙字曼老，时彦榜高科。宰溧阳日，晨有道士来谒，授以药二粒，且以橡栗四十枚付之，戒曰：“此去千日，当有大厄，宜封识如法，勿令妾妇见之，庶缓急可为备。”后至扬州，遇母舅钱勰穆父携二侍姬来，偶探药囊而未及取。寻而得疾，取药无有矣。计其时正三年，竟不起云。

宣和戊戌冬，予道由颍昌之汝坟驿，壁间得廖正一明略手题三诗，其一云：“阿怜二十颇有余，秀眉丰颊冰琼肤。无端欲作商人妇，更枉方寻海畔夫。”其二云：“阿梅笄岁得同欢，懊恼情深解梦兰。莺语轻清花里话，柳条弱嫩掌中看。”其三云：“淮源距襄阳，亭候逾十舍。征鞍背绣帟，云雨阙四夜。双艳尽倾城，一姝偏擅价。独怒蕙心轻，误许商人嫁。”初不晓其意。是年至唐州外氏家，因举是诗，邦人任喻义可云：顷年明略与郡之二营妓往来，情好甚笃，其一小字怜怜，其一名梅。时怜怜将为大贾所纳，明略既去，道过汝坟作诗，盖有所感也。怜怜竟随贾去。“方寻海畔夫”，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讥之也。

禁中旧有鸭脚子四本，俗谓之银杏，大皆合抱。其三在翠芳亭之北，岁收实至数斛，而所托阴隘，无可临赏之所；其一在太清楼之东，得地显敞，可以就赏而未尝著花也。裕陵尝临观而兴叹，以为事有不能适人意者如此。越明年，一枝遂花，而结实至十余，莹大可爱。裕陵大悦，命宴太清楼赏之，分赐禁从有差。迨次年，则不复花矣。中官带御器械石璘者，老于禁掖供奉，常为何正臣去非言之。正臣尝记是事，且谓：凡草木之华实，盖有常性。人主者为起一念，乃能感格穹壤，使阴阳造化之功，为之巧顺曲从，以适其一时之所欲。岂为天子者，凡一言动致穹高之鉴听若影响之速耶？由是观之，为人上者，使有宋景公之言，时发于诚心，则召应岂俟终日哉！正臣所论如此。邦基尝以正臣之子蘧子楚见其手书，因复记之。

翟三丈公巽，少年侍龙图，出守会稽时，尝赋《猩猩毛笔诗》，甚奇妙。何去非次韵和之云：“貌妍足巧语，躯恶招歔歔。赋形具人兽，宁脱荆榛居。肉尝登俎鼎，饷馈传甘腴。失计堕醉乡，颠蹶无与扶。柔毫传束缚，航海归仙

癯。浴质逸少池，摘藻知章湖。杀身固有用，赋芋从众狙。坐令宣城工，无复夸栗须。宣城出栗鼠须也。文房甲四宝，万兔惭蒙肤。数管友十年，闭门赋《三都》。之子信豪迈，嗜学每致劬。未冠游胶庠，已推经行儒。蓬山天禄阁，峥嵘凌碧虚。期予早登蹑，同舍校鲁鱼。”公巽之诗恨未见，有《绿毛龟诗》，皆少年所作也。

予在四明时，舶局日同官司户王璪粹昭，郡檄往昌国县宝陀山观音洞祷雨，归为予言宝陀山去昌国两潮，山不甚高峻，山下居民百许家，以鱼盐为业，亦有耕稼。有一寺，僧五六十人。佛殿上有频伽鸟二枚，营巢梁栋间，大如鸭颊。毛羽紺翠，其声清越如击玉。每岁生子必引去，不知所之。山有洞，其深罔测，莫得而入。洞中水声如考数百面鼓鞞，语不相闻。其上复有洞穴，日光所射，可见数十步外，菩萨每现像于其中。粹昭既致州郡之命，因密祷愿有所睹。须臾见栏楯数尺，皆碧玉也，有刻镂之文，为阙路如世问宫殿所造者；已而复现纹如珊瑚者亦数尺，去人不远，极昭然也。久之，于深远处见菩萨像，但见下身如腰，而上即晦矣，白衣璎珞，了了可数，但不见其首。寺僧云：顷有见其面者，乃作红赤色，今于山上作塑像，正作此色，乃当时所现者。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，海舶至此，必有祈祷。寺有钟磬铜物，皆鸡林商贾所施者，多刻彼国之年号，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采者。僧云：祷于洞者，所视之相多不同，有见净瓶者、缨络者、善财者、桥梁者，亦有无所睹者。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莹，谓之菩萨石。粹昭平生倔强，至是颇信向云。

唐人诗行役异乡怀归感叹而意相同者，如贾岛云：“客舍并州已十霜，归心日夜忆咸阳。无端更渡桑乾水，却望并州是故乡。”窦巩云：“风雨荆州二月天，问人初雇峡中船。西南一望云和水，犹道黔南有四千。”柳宗元云：“林邑山联瘴海秋，牂牁水向郡前流。劳君更问龙池地，正北三千到锦州。”李商隐云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时共翦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皆佳作也。

段承务者，医术甚精，贵人奏以不理选受恩泽，居宜兴，非有势力者不能屈致。翟公巽参政居常熟，欲见之，托平江守梁仲谟尚书邀之始来。乃日平江一富人病，求段医。段曰：“此病不过汤剂数服可愈，然非五百千钱为酬不可。”其家始许其半，段拂衣而去，竟从其请。复以五十星为药资，段复求益，增至百星始肯出药。果如其说而差。段载其所获而归，中涂夜梦一朱衣曰：“上帝以尔为医而厚取贿赂，殊无济物之心，命杖脊二十。”敕左右牵而鞭之。既寤，犹觉脊痛。令人视之，有捶痕，归家未几而死。

东坡性喜饮，而饮亦不多。在黄州尝以蜜为酿，又作《蜜酒歌》，人罕传其法。每蜜用四斤炼熟，入熟汤相搅，成一斗，入好面曲二两，南方白酒饼子

米曲一两半，捣细，生绢袋盛，都置一器中，密封之，大暑中冷下，稍凉温下，天冷即热下，一二日即沸，又数日沸定，酒即清可饮。初全带蜜味，澄之半月，浑是佳酎。方沸时，又炼蜜半斤，冷投之尤妙。予尝试为之，味甜如醇醪，善饮之人，恐非其好也。

苏子由在政府，子瞻为翰苑。有一故人与子由兄弟有旧者，来干子由，求差遣，久而未遂。一日，来见子瞻，且云：“某有望内翰，以一言为助。”公徐曰：“旧闻有人贫甚，无以为生，乃谋伐冢，遂破一墓，见一人裸而坐曰：‘尔不闻汉世杨王孙乎？裸葬以矫世，无物以济汝也。’复凿一冢，用力弥艰。既入，见一王者曰：‘我汉文帝也，遗制：圻中无纳金玉，器皆陶瓦，何以济汝？’复见有二冢相连，乃穿其在左者，久之方透。见一人曰：‘我伯夷也，瘠羸面有饥色，饿于首阳之下，无以应汝之求。’其人叹曰：‘用力之勤，无所获，不若更穿西冢，或冀有得也。’瘠羸者谓曰：‘劝汝别谋于他所。汝视我形骸如此，舍弟叔齐岂能为人也？’”故人大笑而去。

梅挚公仪龙图，景祐初以段中丞知昭州，昭号二广烟瘴水土恶弱处。公常为说，其略云：仕亦有瘴，急催暴敛，剥下奉上，此租赋之瘴也；深文以逞，良恶不白，此刑狱之瘴也；侵牟民利，以实私储，此货财之瘴也；盛拣姬妾，以娱声色，此帷簿之瘴也。有一于此，民怨神怒，安者必疾，疾者必殒，虽在鞬下，亦不可免，何但远方而已。仕者或不自知，乃归咎于土瘴，不亦谬乎？予读此方，慨然有感，莅仕者当书于座右，亦可为训也。

世谓子瞻诗多用小说中事，而介甫诗则无有也。予谓介甫诗时为之用，比子瞻差少耳。如《酬王贤良松诗》云：“世传寿可三松倒，此语难为常人道。”寿倒三松，见裴铏《传奇》。《春日晚行》云：“兴尽无人楫迎我，却随倦鸦归薄暮。”楫迎汝见古乐府王献之《桃叶歌》。《金陵西斋诗》云：“黄奴三倒频璠树，小研红绫斗诗句。”小研红绫见《大业拾遗》。《舒州》云：“巫祝方说茶不救，只疑天赐雨工闲。”雨工见《洞庭灵怪传》。

徽庙见研石有纹如眉者，谓之眉子石，东坡尝作《眉子石研歌》，极有连蜷弯环可爱者。东海宫声应中有一砚，尉氏孙宗鉴少魏舍人为作铭：“襄城愁，京兆妩，北窗散黛，东家翠羽。棱棱笔锋，与此等伍，胡不类子，英气妙语。”又曰：“夕锋既去，碧落方暮。澹疏星之微明，横青霞之数缕。想像沉寥，夷犹毫楮。俾子之文，万丈轩翥。”梁冀妻孙寿封襄城君，作《愁眉啼妆诗》云：“北窗朝向镜，锦帐复斜萦。娇羞不肯出，犹言妆未成。散黛随眉广，胭脂遂脸生。试将持出众，定得可怜名。”宋玉《好色赋》：“东家之子，眉如翠羽。”用斯事也。

杜子美有《忆郑南玘诗》云：“郑南伏毒守，潇洒到江心。”殊不晓伏毒

守之义。守当作寺，按《华州图经》有伏毒寺，刘禹锡外集有“贞元中侍郎舅氏牧华州时，予再忝科第，前后由华觐谒陪登伏毒岩”，今世行本皆作守，误也。

## 卷六

本朝能书，世推蔡君谟，然得古人玄妙者，当逊米元章，米亦自负如此。尝有《论书》一篇，及《杂书》十篇，皆中翰墨之病。用鸡林纸书赠张太亨嘉甫，盖米老得意书也。今附于此。

《论书》云：历观前贤论书，征引迂远，比况奇巧，如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阙，是何等语？或遣辞求工，去法愈远，无益学者。故吾所论，要在人人，不为溢辞。吾书小字行书，有如大字，惟家藏真迹跋尾，间或为之，不以与求书者。心既注之，随意落笔，皆得自然，备其古雅。壮岁未能成家，人谓吾书为集古字，盖取诸家长处，总而成之。既老始自成家，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。江南吴、登州王子韶，大隶题榜有古意，吾小儿尹仁大隶题榜与之等。又幼儿尹知代吾名书碑，及手书大字，更无辨。门下许侍郎尤爱其小楷，云每小简可使令嗣书之，谓尹知也。老杜作《薛稷惠普寺诗》云：“郁郁三大字，蛟龙岌相缠。”今有石本，得而视之，乃是勾勒倒收，笔锋画画如蒸饼，普字如人握两拳，伸臂而立，丑怪难状。以是论之，古无真大字明矣。葛洪天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，古今第一。欧阳询道林之寺，寒俭无精神。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，费尽筋骨。裴休率意写碑，乃有真趣，不陷丑怪。真字甚易，惟有体势难为，不如画算匀而势活也。字之八面，惟尚真楷见之，大小各自有分。智永有八面，已少钟法，丁道护、欧、虞始匀，古法亡矣。柳公权师欧，不及远甚，而为丑怪恶札之祖。自柳世始有俗书。唐官告在世，为褚、陆、徐峤之体，殊有不俗者。开元以来，缘明皇字体肥俗，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。经生字亦自此肥。开元以前古气，无复有矣。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，甚失当。徐浩大小一伦，是犹吏楷也。僧虔、萧子云传钟法，与子敬无异，大小各有分，不一伦。徐浩为真卿辟客，书韵自张颠血脉来，教颜大字促令小，小字展令大，非古也。石刻不可学，但自书使人刻之，已非己书也，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。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，故会主人意，修改波撇，致大失真。惟吉州庐山题名，题讫而去，后人刻之，故皆得其真，无做作凡俗差佳，乃知颜出于褚也。又真迹皆无蚕头燕尾之笔，与《郭知运争坐位》帖，有篆籀气，颜杰思也。柳出欧阳，为丑怪恶札之祖，自此世人始有为俗书，盖缘时君所好。其弟公绰乃不俗于其兄。筋骨之说出于柳。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，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。凡

大字要如小字，小字要如大字，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，其后经生祖述，间有造妙者。大字如小字，未之见也。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，字愈无筋骨神气，作圆笔头如蒸饼，大可鄙笑。要须如小字，锋势备全，都无刻意做作乃佳。自古及今，余不敏实得之。榜字固已满世，自有识者知之。石曼卿作佛号，都无回互转摺之势，小字展令大，大字促令小，是张颠教颜真卿谬论。盖字自有大小相称。且如写太一之殿，作四窠分，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，以对殿字乎？盖自有相称大小，不当展促也。予尝书天庆之观，天之二字皆四笔，庆观多画在下，各随其相称写之，挂起气势自带过，皆如大小一般，虽真有飞动之势也。书至隶与大篆，古法大坏矣。篆籀各随字形大小，故百物之状，活动圆健，各各自足。隶乃始有展促之势，而三代法亡矣。

其《杂书》十篇云：欧、虞、褚、柳、颜，皆一笔书也，安排费工，岂能垂世？李邕脱子敬体，乏纤浓。徐浩晚年用力过，更无气骨，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。董孝子不空，皆晚年恶札，全无妍媚。此自有识者知之。沈传师变格，自有超世真轨，徐不及也。御史萧诚书太原题名，唐人无出其右，为司马系南岳真君观碑，极有钟王轨辙，余皆不及矣。智永临集书《千文》，秀润圆劲，八面具备，有真迹自颠沛字起，在唐林夫处，他人收不及也。

半山庄台上故多文公书，今不知存否。文公学杨凝式书，人鲜知之。予语其故，公大赏其见鉴。

金陵幕山楼台榜乃关蔚宗二十年前书，想六朝宫殿榜皆如是。智永砚心成白，乃能到右军；若穿透，始到钟繇也，可不勉之！

一日不书便觉思涩，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。因思苏之才《桓公至洛帖》，字字用意相钩连，非复便一笔至到底也。若旋安排，即亏活势耳。

字要骨格，肉须裹筋，筋须藏肉帖，乃秀润。在布置稳不俗，险不怪，老不枯，润不肥，变态贵形不贵苦，苦生怒，怒生怪，贵形不贵作，作入画，画入俗，皆字病也。

颜鲁公行字可教，真便入俗品万等。古人书不如此学。吾家多小儿，作草字，大段有意思。

“少存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”，兹古语也。吾梦古衣冠人授以摺纸，书法自此差进，写与他人却不晓。蔡元度见而惊曰：“法何太遽异耶？”此公亦具眼人。章子厚以真自名，独称吾行草，欲吾书如排算子，然真草须有体制，乃佳耳。

薛稷书慧普寺，老杜以谓“蛟龙岌相缠”。今见其本，乃如奈重儿抬蒸饼势，信老杜不能书也。学书须得趣，他好俱忘乃入妙；别为一好萦之，便不工也。

海岳以书学士召对，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，海岳各以其人对曰：“蔡京不得笔，蔡卞得笔而少逸韵，蔡襄勒字，沈辽排字，黄庭坚描字，苏轼画字。”上复问：“卿书如何？”对曰：“臣书刷字。”

予尝谓米公人物英迈，鉴裁精高，翰墨场中，当推独步。平生所书，遍于天下，石刻中如《青州南阳石桥记》、《鄆县京观记》、《无为军天王记》、《涟水军》数碑，皆远追钟、王，宁独今人所难，唐人亦鲜及也。蔡天启为公墓志云：举止颀颀，不能与世俯仰，故仕数困蹶。冠服用唐人规制，所至人聚观之。性好洁，置水其旁，数颍而不说，未尝与人同器。视其眉宇轩然，进趋檐如，音吐鸿畅，虽不识者亦谓其米元章也。云云。此迨实录云。

《松陵唱和》皮日休《新秋即事》云：“酒坊吏到常先见，鹤俸符来每探支。”注云：“吴都有鹤料案。”殊未详鹤俸之说。曾文彦和，博学之士也，知滁州，有《次韵赵仲美表弟西斋自遣诗》云：“谪守凄凉卧郡斋，夫君失意偶同来。海边故国渺何许，城上新楼空几回。宁羨一囊供鹤料，会看千里跃龙媒。清吟未免萦机虑，只恐飞鸥便见猜。”注云：“唐幕府官俸谓之鹤料，今岁敕头所得止此。仲美省试下，故云。”彦和用事必有所据，当更考之。又宋宣献有《送黄秘丞倅苏台》云：“鹤料署文移，黉场收赋算。”此宣献用皮日休所云吴郡事也。

蔡仍子因之妻，九院王家女也。忽患瘵疾，沉绵数年，既死，已就小敛。时上皇宫中闻之，曰：“惜其不早以陷冰丹赐之，今虽已死，试令救之。”因命中使驰赐一粒。时息气已绝，乃强灌之，须臾遂活，数日后而安，但齿皆焦落，后十五年方死。

宋景文公诗曰：“蟹美持螯日，鲂甘抑鲈天。”用杨渊《五湖赋》云：“连瓶抑鲈。”

蔡丞相确持正，常有治命遗训云：“吾没之后，敛以平日闲居之服，棺但足以周衣衾，作圻不得过楚公，葬时制。棺前设一坐，陈瓦器，以衣衾巾履数事及笔砚置左右。自初敛至于祖载襄葬，悉从简质，称吾平生。毋烦公家，毋干恩典，毋受賻遗，毋求人作埋铭神道碑二处，但刻石云‘宋清源蔡某墓’，而纪葬之岁月于其旁可矣。夫达人君子，安于性命之际而不忧，穷乎死生之变而不惑，超然自得，与道消息，生以形骸为寓，死奚丘垄之念哉！吾虽鄙薄，亦粗闻大道之方矣，欲效杨王孙与沐德信，则必伤汝曹之意，又干矫俗之称，故命送终聊为中制，将使子孙近者视吾藏足以无憾；远尚及见吾墓道之石，足以伸敬，如是而已。汝曹其遵吾言，慎勿易也。”其字画清劲，高如六朝人书，其言可法也。又有《杂书》一篇云：楚公时少年读书于石梯山精舍，布衣蔬食，志趣超然。其仕虽不达，以清名直气闻士大夫间。陈恭公孙威敏公皆

嗟叹公所为，每为公言。颍川陈氏，公惭卿，卿惭长，以德不以位也。在建阳八年，去日不赍一串茶。邑人思公，至今不衰。致仕居贫，以席蔽户，诵咏犹不倦。其清白淳亮，甘贫乐道，汝曹能使人谓真楚公之子孙，则善矣。楚公名黄裳，故任太子右赞善大夫致仕，忠怀公之父也。

文潞公为相日，赴秘书省曝书宴，令堂吏视阁下芸草，乃公往守蜀日，以此草寄植馆中也。因问蠹出何书，一坐默然。苏子容对以鱼豢《典略》，公喜甚，即借以归。

主帅取青唐时，大军始集下寨，治作壕堑，凿土遇一圻，得一琉璃瓶，莹彻如新，瓶中有大髑髅，其长盈尺，瓶口仅数寸许，不知从何而入。主帅命复瘞之，斯亦异矣。

近世墨工多名手，自潘谷、陈贍、张谷名振一时之后，又有常山张顺、九华朱觐、嘉禾沈珪、金华潘衡之徒，皆不愧旧人。宣政间，如关珪、关瑱、梅鼎、张滋、田守元、曾知唯，亦有佳者。唐州桐柏山张浩，制作精致，妙法甚奇。舅氏吴顺图，每岁造至百斤，遂压京都之作矣。前日数工所制，好墨者往往韬藏，至今存者尚多。予旧有此癖，收古今数百笏，种种有之。渡江时为人疑篋之重，以为金玉，窃取之，殊可惜也。今尚余一巨挺，极厚重，印曰“河东解子诚”；又一圭印曰“韩伟升”，胶力皆不乏精采，与新制敌，可与李氏父子甲乙也。士大夫留意词翰者，往往多喜收蓄，唯李格非文叔独不喜之。尝著《破墨癖说》云：客有出墨一函，其制为璧为丸为手握，凡十余种，一一以锦囊之。诧曰：昔李廷珪为江南李国主父子作墨，绝世后二十年，乃有李承晏，又二十年有张遇，自是墨无继者矣。自吾大父始得两丸于徐常侍铉，其后吾父为天子作文章书碑铭，法当赐黄金，或天子宠异，则以此易之。余于是以两手当心，捧砚惟谨，不敢议真贋。然余怪用薛安潘谷墨三十余年，皆如吾意，不觉少有不足，不知所谓廷珪墨者，用之当何如也。他日客又出墨，余又请其说甚辩，余曰：嘘，余可以不爱墨矣。且子之言曰：吾墨坚可以割。然余割当以刀，不以墨也。曰：吾墨可以置水中，再宿不腐。然吾贮水当以盆罍，不用墨也。客复曰：余说未尽，凡世之墨不过二十年，胶败辄不可用，今吾墨皆百余年不败。余曰：此尤不足贵，余墨当用二三年者，何苦用百年墨哉？客辞穷，曰：吾墨得多色，凡用墨一圭，他墨两圭不迨。余曰：余用墨每一二岁不能尽一圭，往往失去乃易墨，何尝苦少墨也！唯是说刷碑印文书人，乃常常少墨耳。客心欲取胜，曰：吾墨黑。余曰：天下固未有白墨。虽然，使其诚异他墨，犹足尚；乃使取研屏人杂错以他墨书之，使客自辨，客亦不能辨也。因恚曰：天下奇物，要当自有识者。余曰：此正吾之所以难也。夫砮砮之所以不可以为玉，鱼目之所以不可以为珠者，以其用之才异也。今墨之用在书，苟有用

于书，与凡墨无异，则亦凡墨而已焉，乌在所宝者？嗟乎，非徒墨也，世之人不考其实用，而眩于虚名者多矣，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兆也，吾安可以不辨于墨。文叔词翰之好，乃不喜于墨，此不可晓，故并载之。

近时士大夫学佛者，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，皆是谈慈悲而行若蜂虿，乃望无上菩提，吾之未信。梁武帝之奉佛，可谓笃矣，至舍身为寺奴，宗庙供面牲；乃筑浮山堰，灌寿春，欲取中原，一夕而杀数万人，其心岂佛也哉！

扬州吕吉甫观文宅，乃晋镇西将军谢仁祖宅也。在唐为法云寺，有双桧存焉，犹当时物也。刘禹锡有诗云：“双桧苍然古貌奇，含烟吐雾郁参差。晚依禅客当金殿，初对将军映画旗。龙象界中成宝盖，鸳鸯瓦上出高枝。长明灯是前朝焰，曾照青青年少时。”吉甫家居时，桧尚依然。李之仪端叔用梦得诗韵云：“故迹悲凉古木奇，相公庭下蔚相差。霜根半露出林虎，画影全舒破贼旗。宝界曾回铺地色，节旄远映插云枝。刘郎风韵知谁敌，儒帅端能表异时。”建炎兵火，树遂亡矣。予后到乡里，访其遗迹，不可得矣。

李端叔云：《乐毅论》，高绅为湖北转运使，道中闻砧声清远，因视之，乃《乐毅论》石刻覆于下也，而已断裂矣。遂载归，完理缉缀，棣以木箱，所可辨者如此。故世之传布，皆止于海字，则其碎而不可缉者，良可惜也。端叔之说如是。予又尝见一本，在章申公家，闻今尚存，是唐人临本，不知即高绅所得者否，或别本也。

白乐天作《长恨歌》，元微之作《连昌宫词》，皆纪明皇时事也。予以为微之之作，过白乐天之歌。白止于荒淫之语，终篇无所规正。元之词乃微而显，其荒纵之意皆可考；卒章乃不忘箴讽，为优也。其词有云：“上皇正在望仙楼，太真同凭栏杆立。楼上楼前尽珠翠，炫转荧煌照天地。”又云：“初过寒食一百六，店舍无烟宫树绿。夜半月高弦索鸣，贺老琵琶定场屋。力士传呼觅念奴，念奴潜伴诸郎宿。须臾觅得又连催，特敕街中许然烛。”又云：“飞上九天歌一声，二十五郎吹管逐。逡巡大遍梁州彻，色色龟兹轰录续。李謩摩笛傍宫墙，偷得新翻数般曲。”又云：“平明大驾发行宫，万人鼓舞途路中。百官队仗避岐薛，杨氏诸姨车斗风。明年十月东都破，御路犹存禄山过。”云云。禄山以天宝十四载反于渔阳，陷东京，则幸连昌时，乃十三载也。巡幸而诸弟诸姨悉扈从，百司供顿亦扰矣。念奴，名妓也。帝岁幸华清，时巡东洛，有司潜遣随行，以备宣唤。而每为诸王所邀致，方寒食火禁，而中夜宫中张乐不已，声闻于外。遣中官传呼，追觅念奴，特呼然烛于街衢，呼叫于静，皆不可以训。既终夕喧乐，黎明，六飞又复西去，王者慎动，当如是乎？此书深讥其荒淫无度也。是岁帝年七十一，而太真年三十六矣。然考之本纪，十三载乃无幸洛之事，岂史逸耶？微之去天宝不远，必不凿空而云也。李謩摩笛字，《玉

篇》云：摩，乌协切，指按于笛而云摩，此字之妙也。

世俗以“阿阿”“则则”为叹息之声，李端叔云：楚令尹子西将死，家老则立子玉为之后，子玉直则则，于是遂定。昭奚恤过宋，人有馈彘肩者，昭奚恤阿阿以谢。尔后“阿阿”“则则”更为叹息声，常疑其自得于此。

李文叔常有《杂书》论左、马、班、范、韩之才云：司马迁之视左丘明，如丽倡黠妇，长歌缓舞，间以谐笑，倾盖立至，亦可喜矣。然而不如绝代之女，方且却铅黛，曳缟纈，施帷幄，徘徊微吟于高堂之上，使淫夫穴隙而见之，虽失气疾归，不食以死，而终不敢意其一启齿而笑也。班固之视马迁，如韩魏之壮马，短鬣大腹，服千钧之重，以策随之，日夜不休，则亦无所不至矣。而曾不如騷褭之马，方且脱骧逸驾，骄嘶顾影，俄而纵辔一骋，千里即至也。范曄之视班固，如勤师劳政，手胝簿版，口倦呼叱，毫举缕诘，自以为工，不可复加，而仅足为治。曾不如武健之吏，不动声色，提一二纲目，群吏为之趋走，而境内晏然也。韩愈之视班固，如千室之邑，百家之聚，有儒生崛起于蓬荜之下，诗书传记，锵锵常欲鸣于齿颊间，忽遇夫奕世公卿，不学无术之子弟，乘高车，从虎士而至，虽顾其左右，偃蹇侮笑，无少敬其主之容，虽鄙恶而体已下之矣。又文叔尝《杂书》论文章之横云：余尝与宋遐叔言《孟子》之言道，如项羽之用兵，直行曲施，逆见错出，皆当大败，而举世莫能当者，何其横也！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。自汉后千年，唯韩退之之于文，李太白之于诗，亦皆横者。近得眉山《笱笱谷记》、《经藏记》，又今世横文章也。夫其横乃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，故众人不得不疑，则人之行道文章，政恐人不疑耳。

七言绝句，唐人之作，往往皆妙。顷时王荆公多喜为之，极为清婉，无以加焉。近人亦多佳句，其可喜者不可概举。予每爱俞紫芝秀老《岁杪山中》云：“石乱云深客到稀，鹤和残雪在高枝。小轩日午贪浓睡，门外春风过不知。”舒亶信道《村居》云：“水绕陂田竹绕篱，榆钱落尽槿花稀。夕阳牛背无人卧，带得寒鸦两两归。”崔鶖德符《秋日即事》云：“秋草门前已没鞞，更无人过野人家。离离疏竹时闻雨，淡淡轻烟不隔花。”又《黄州道中》云：“莫愁微雨落轻云，十里长亭未垫巾。流水小桥山下路，马头无处不逢春。”刘次庄中叟《桃花》云：“桃花雨过碎红飞，半逐溪流半染泥。何处飞来双燕子，一时衔在画梁西。”僧如璧德操《偶成》云：“松下柴门昼不开，只有蝴蝶双飞来。蜜蜂两脾大如玺，应是山前花又开。”吴可思道《病酒》云：“无聊病酒对残春，帘幕重重更掩门。恶雨斜风花落尽，小楼人下欲黄昏。”又《春霁》云：“南国春光一半归，杏花零落淡胭脂。新晴院宇寒犹在，晓絮欺风不肯飞。”赵士掞才孺《登天清阁》云：“夕阳低尽已西红，百尺楼高万里风。

白发年年何处得，只应多在倚栏中。”李恂去言《春晚》云：“花瘦烟羸可奈何，不关渠事鸟声和。无人扫地惊分付，阙二字。轻红上碧莎。”赵篴之子雍《春日》云：“拂床欹枕昼初长，好梦惊回燕语忙。深竹有花人不见，直应风转得幽香。”曾纁公衮《江樾轩书事》云：“卧听滩声流，冷风凄雨似深秋。江边石上乌桕树，一夜水长到梢头。”胡直孺少汲《春日》云：“风云吹絮柳飞花，睡起钩帘日半斜。四海随人双燕子，相逢处处作生涯。”曾绎仲成《还家涂中》云：“疏林残岭起昏鸦，腊尽行人喜近家。江北江南春信早，傍篱穿竹见梅花。”刘无极希颜《漾花池》云：“一池春水绿如苔，水上新红取次开。闲倚东风看鱼乐，动摇花片却惊猜。”王铨性之《山村》云：“家依溪口破残村，身伴渡头零落云。更向空山拾黄叶，姓名那有世人闻。”陈与义去非《秋夜》云：“中庭淡月照三更，白露洗空河汉明。莫遣西风吹叶落，只愁无处着秋声。”如此之类甚多，不愧前人。

东坡作《梅花词》云：“高情已逐晓云空，不与梨花同梦。”注云：“唐王建有《梦看梨花云诗》。”予求王建诗，行世甚少，唯印行本一卷，乃无此篇。后得之于晏元献《类要》中，后又得建全集七卷，乃得全篇。题云《梦看梨花云歌》：“薄薄落落雾不分，梦中唤作梨花云。瑶池水光蓬莱雪，青叶白花相次发。不从地上生枝柯，合在天头绕宫阙。天风微微吹不破，白艳却愁春浣露。玉房彩女齐看来，错认仙山鹤飞过。落英散粉飘满空，梨花颜色同不同。眼穿臂短取不得，取得亦如从梦中。无人为我解此梦，梨花一曲心珍重。”或误传为王昌龄，非也。

《瘞鹤铭》，润州扬子江焦山之足石岩下，惟冬序水退，始可模打。世传以为王逸少书，然其语不类晋人，是可疑也。欧阳永叔以为华阳真逸乃顾况之道号，或是况所作，然亦未敢以为然也。予尝以穷冬至山中，观铭之侧，近复有唐王瓚刻诗一篇，字画差小于《鹤铭》，而笔势八法，乃与《瘞鹤》极相类，意其是瓚所书也。因摸一本以归，以示知书者，亦以为然。其题云《冬日与群公泛舟此山》：“江水初不冻，今年寒复迟。众芳且未歇，近腊仍袂衣。载酒适我情，兴来趣渐微。方舟大川上，环酌对落晖。两片青石棱，波际无因依。三山安可到，欲到风引归。沧溟壮观多，心目豁暂时。况得穷日夕，乘槎何所之。谪丹阳功曹掾王瓚。”今此刻亦渐漫漶，尚可读也。有好事者，当试求之，以验予言之或是也。

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“周泽为太常斋，有疾，其妻怜其年老，窥内问之。泽大怒，以为干斋，遂收送诏狱自劾。论者讥其诡激，时谚云：生世不谐为太常妻，一岁三百六十日，三百五十九日斋，一日不斋醉如泥。”予观稗官小说，乃得其说云：南海有虫无骨，名曰泥，在水则活，失水则醉，如一堆泥然。

后又读《五国故事》云：伪闽王王延庆为长夜之饮，因醉屡杀大臣，以银叶作杯，柔弱为东的瓜片，名曰醉如泥。酒既盈，不可置杯，唯尽乃已。盖取此义也。

韩维持国诗格甚奇，如《寄范德儒》云：“睥睨峰高回过雁，琵琶宵寂语流莺。”《和兄康公罢相》云：“移病早休丞相笔，坐阙。犹着侍臣冠。”《和曾存之》云：“自愧效陶无好语，敢烦凌杜发新章。”皆佳句也，恨世少传者。

曾诚存之，元符间任馆职，尝与同舍诸公饮王诜都尉家。有侍儿辈侍香求诗求字者，以烟浓近侍香为韵。存之得浓字，赋诗云：“俯仰佳人看墨踪，和研亲炷宝熏浓。诗情过笔当千里，妙思凝香欲万重。山盎泄云倾白酒，越罗沾露邑黄封。从来粉黛宜灯烛，妙手凭谁写醉容。”又有《七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听琵琶诗》云：“宝槛凌云结绮高，小奁争巧暮分曹。春葱细捻龙香拨，秀颈偏明逻迳槽。牛既写形呈粒粒，马军驰酒送蒲萄。泪珠散作人间露，最觉更阑润锦绦。”道山学士尚与贵戚驸车过从宴饮，真太平盛事也，其后禁之。诜元丰中坐与子瞻交结，尝窜均州矣。后复与诸名士游，盖风流好事，不忘于情，宁获谴戾，是可尚也。故事：西京每岁贡牡丹花，例以一百枝，及南库酒赐馆职，韩子苍去国后尝有诗云：“忆将南库官供酒，共赏西京敕赐花。白发思春醒复醉，岂知流落到天涯。”

衢州厅事下旧有土势隆起，筱本丛生，相传云古冢也。旧有碑，其文云：“五百年刺史，为吾守墓。”以此前后相承，皆畏而不敢慢。绍圣元年，齐安孙贲公素为守，问之，左右以是对。公命毁去之，官吏大恐，阖府叩头以谏。公曰：“藉令土中有贤者骨，当以礼法迁之。”乃为文自祭而除之，斲深丈余，了无他异。但有二石峰，长五六尺，坚瘦泔润。又有大木之根，蟠踞其下，群疑遂定。石上有刻云：“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于此。押衙徐讽龙山起此石处得二石，刺史季阙。题。”又刻云：“开宝七年，重叠峨嵋山于厅事前，于郡斋文会阁移季公之石安置于此。刺史慎知礼题。”时公方修州治南韶光园，重建清泠台，堂成，乃移二石于堂下，名曰双石。嗟乎，慎公移石，去季公之得石凡九十七年；公素之破疑冢出石，去慎公又一百二十一年。物之显晦，抑自有数，第不知峨嵋之废乃冒冢之名自何时也。公素一旦戏笑为之，遂释千百年之惑。张芸叟有诗云：“芝兰虽好忌当门，何况庭前恶土墩。畚鍤才兴双剑出，狐狸尽去老松蹲。百年守冢真堪笑，一日开轩亦可尊。安得掷从天外去，成都石笋至今存。”公素可谓刚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。

## 卷七

西施，美人也，三尺童子皆知其为越献于吴以亡吴也。《吴越春秋》云：越王使相者得苕萝山鬻薪之女，曰西施、郑旦，饰以罗縠，教以容步，而献于吴。《庄子》曰：西施病心而曠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，归亦捧心而曠。《孟子》云：西子蒙不洁，则人皆掩鼻而过之。注云：西子，古之好女西施也。毛嫱，亦美人也。《庄子》云：毛嫱，丽姬，人之所美也，鱼见之而深入，鸟见之而高飞。《释音》注司马彪云：毛嫱，古美女，一云越王美姬也。丽姬，晋献公嬖之以为夫人。崔撰本作西施。又《慎子》云：毛嫱、西施，天下之至姣者也。按《左氏传》：越之灭吴。在鲁哀公之二十二年，孟子尝见梁惠王、齐宣王，自鲁哀公之二十二年，至魏惠王之元年，一百四年，至齐宣王之元年，一百三十二年，乃魏惠王之二十九年也。《史记·庄子传》云：名周，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。则庄子与孟盖一时。慎子，名到，与淳于髡、驺、奭之徒，皆战国时人，亦庄、孟一时也。又《史记·表》：晋献公五年伐骊戎，得骊姬。是岁己酉也，至魏惠王之元年三百七年。若以毛嫱为越王美姬，又与骊姬非同时。而崔撰以骊姬为西施，故以为近。故说者谓庄、孟、慎子所言西施，皆越之献吴者。然予读《管子·小称篇》有云：毛嫱、西施，天下之美人也，盛怒起于面，不能以为可好。《史记·表》：齐桓公小白之元年，丙申也。鲁欲与齐公子纠入，后小白，齐距鲁，生致管仲。是岁至越灭吴，计二百一十三年。而管仲之书，已言毛嫱、西施，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。岂越之西施，冒古之美人以为名耶？是有两西施矣。而毛嫱亦非越王之美姬明甚。司马彪之注，乃臆说也，当更质于博洽者。

政和间，朝廷求询三代鼎彝器。程唐为陕西提点茶马，李朝孺为陕西转运，遣人于凤翔府破商比干墓，得铜盘，径二尺余，中有款识一十六字。又得玉片四十三枚，其长三寸许，上圆而锐，下阔而方，厚半指，玉色明莹。以盘献之于朝，玉乃留秦州军资库。道君皇帝曰：“前代忠贤之墓，安得发掘？”乃罢朝孺，退出其盘。圣德高明有如此者。不然丘冢之厄，不止此矣。其玉久在秦帑，近年王庶知秦州日，取之而去。祁宽居之尝见之，为予言之。然予又见刘袤延仲言比干墓在卫州西山，去城数十里，有汉唐以来碑刻甚多。墓周回数里，生异木，樛结不可入。而居之言墓在关中，未知何也。真州六合县界有山，四面平直，曰方山。山之左右多古冢墓，予从甥魏惇绍兴十二三年间任天长县尉日，有一监司属官过邑，馆于尉司，出一襍物，云昨过方山得之，出以示惇，皆美玉也。其长三二寸，阔一指许，厚三四分，光润方正。上有小窍，约百余枚，不知为何物也。惇欲乞其一二枚，属官靳而不与，且云：“方山民因耕穿一墓获此。”疑其为玉策。以予考之，此乃两汉以前贵近之墓，所谓珠襦

玉匣者，古以敛尸，惟王公则有之耳，盖与比干墓所获正同尔。

川峡间有一种恶草，罗生于野，虽人家庭砌亦有之，如此间之蒿蓬也，土人呼为音。麻。其枝叶拂人肌肉，即成疮疱，浸淫溃烂，久不能愈。杜子美《除草诗》所谓“草有害于人，曾何生阻修。其毒甚蜂蛰，其多弥道周。”盖谓此也。刘袞延仲至蜀尝见之。

宣和间，蔡宝臣致君收南唐后主书数轴来京师，以献蔡絛约之。其一乃王师攻金陵城垂破时，仓皇中作一疏祷于释氏，愿兵退之后，许造佛像若干身，菩萨若干身，斋僧若干万员，建殿宇若干所。其数皆甚多，字画潦草，然皆遒劲可爱，盖危窘急中所书也。又有看经发愿文，自称莲峰居士李煜。又有长短句《临江仙》云：“樱桃结子春光归，尽蝶翻金粉双飞。子规啼月小楼西，钩罗幕，惆怅卷金泥。门巷寂寥人去后，望残烟草低迷。”而无尾句。刘延仲为补之云：“何时重听玉骢嘶，扑帘飞絮，依约梦回时。”

东坡《四时冬词》云：“真态生香谁画得，玉奴纤手嗅梅花。”每疑玉奴字殊无意味，若以为潘淑妃小字，则当为玉儿，亦非故实。刘延仲尝见东坡手书本，乃作“玉如纤手”，方知上下之意相贯，愈觉此联之妙也。

闽广多异花，悉清芬郁烈，而末利花为众花之冠。岭外人或云抹丽，谓能掩众花也，至暮则尤香。今闽人以陶盎种之，转海而来，浙中人家以为嘉玩。然性不耐寒，极难爱护，经霜雪则多死，亦土地之异宜也。颜博文持约谪官岭表，爱而赋诗云：“竹稍脱青锦，榕叶随黄云。岭头暑正烦，见此萼绿君。欲言娇不吐，藏意久未分。最怜月初上，浓香梦中闻。萧然六曲屏，西施带微醺。丛深珊瑚帐，枝转翡翠裙。譬如追风骑，一抹万马群。铜瓶汲清泚，聊复为子勤。愿言少须臾，对此髯参军。”观此诗则花之清淑柔婉风味，不言可知矣。

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旧有二大铁镬，梁天监中铸。东坡游寺诗云“萧翁古铁镬，相对空团圆。坡陀受百斛，积雨生微澜”是也。予往来数见之，然未尝稽考何物，本为何用也。近复游于寺，因熟观之，盖有文可读，云：“天监十八年太岁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日乙卯，皇帝亲造铁镬于解脱伽古佛字。殿前，漫漫灭一字。甘泉，种以荷蕖，供养十方一切诸伽。以伽神力，遍至十方，尽虚空界，穷未来际。令地狱苦镬，变为七珍宝池，地狱沸汤，化为八功德水。一切四生，解脱众苦，如莲花在泥，清静无染，同得安乐，到涅槃城。斯镬之用，本在烹鲜，八珍兴染，五味生缠。我皇净照，慈被无边，法喜禅悦，何取又漫一字。檀。爰造斯器，回成胜缘，如含碧水，又漫一字。发经莲，道场供养，永永无边。”其后又云：“帅吴虎子近禁道真概怀于佐陈僧圆丞宋又漫一字。令宣令郑休之。”义不可晓，疑当时干造之人耳。又一行云：“五十石镬

，然形制不能容今之五十石。”盖古之斗斛小也。始知二镬乃当时植莲供养佛之器耳。

李端叔有赠人二小诗，一云：“通中玉冷梦偏长，花影笼阶月浸凉。挽断罗巾留不住，觉来犹有去时香。”一云：“情随榆荚不胜飘，心似杨花暖欲消。拟借琼林大盈库，约君孤注赌妖娆。”盖有所为也。或云是与当涂杨珠者，博者以胜彩累注数者，至乘败者，唯有畸零不累注数，谓之孤注，故端叔戏云。

韩退之诗云：“前计顿乖张，居然见真贗。”《广韵》及《字书》云：贗，五晏切。注：伪物也。东坡《岭外诗》云：“茯苓无人采，千岁化虎魄。我岂无长鑿，真贗苦难识。”《韩非子》曰：“齐伐鲁，索鑿鼎，鲁以其贗往。齐曰：雁也。鲁曰：真也。古乃以雁为贗，亦借用也。今人若作真雁，人必笑也。

东坡在黄州，陈慥季常在岐亭，时相往来。季常喜谈养生，自谓吐纳有所得。后季常因病，公以书戏之云：公养生之效有成绩，今又示病弥月，虽使皋陶听之，未易平反。公之养生，正如小子之圆觉，可谓害脚法师鸚鵡禅、五通气球黄门妾也。前辈相与，可谓善谑也。

崇宁二年三月一日，卫州获嘉县民职氏杀猪祭神，而民刘氏猎犬得其弃首骨衔之，狺四日不食。民使其子析之，其左牡齿臼中得肉如拇，谛视之，如来像也。髻有珠如粟，瞑目跏趺，瞳子隐然，庄严毕具，观者万人。晁载之伯宇尝记其事，晁无咎又作赞以称叹之。政和丁酉，予侍亲在真州，时慈受禅师怀深住持资福寺。一日，深老谓先君曰：“近赴村落富人家斋，见群犬争衔啣一牛胫骨，甚狂噬，相嗾不已。村人持挺驱逐，亦竟不去。众顿异，因夺而破之，其中骨髓已坚凝如玉，自成一菩萨形，衣纹璎络，相好奇特，虽雕琢有所不及。其家乃取去藏之。此与职氏齿事极相类。佛之慈悲化身，无乎不在，以警于好杀者，俾生信心，哀愍有情。故视希有之异，阐提者得不少悛乎？”

翟三丈公巽，宣和末，蔡絛约之用事，外召从官七人。公巽再以琐闼召，力辞之，未至阙，有旨落职宫祠，继而复还待制。公作谢表有云：“弹贡禹之冠，诚非本志；夺伯氏之邑，其又何言。”又云：“惟一与一夺之命，无有二三；而三仕三已之心，敢怀愠喜。”人多称之。

翟公巽《谢对衣金带鞍马表》云：“顾臣非缙衣之宜，敝予又改；以臣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。”叶少蕴《谢赐历日表》云：“岂特千岁之日，可坐而致；将使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。”汪彦章《贺进筑隆兑二州及城寨表》云：“我陵我阿，不以山溪之险；有民有社，在吾邦域之中。”皆用经史全语而工者。

优词乐语，前辈以为文章余事，然鲜能得体。王安中履道，政和六年天宁节集英殿宴，作教坊致语，其诵圣德云：“盖五帝其臣莫及，自致太平；凡三代受命之符，毕彰殊应。”又云：“歌太平既醉之诗，赖一人之有庆；得久视长生之道，参万岁以成纯。”可谓妙语也。至《放小儿队词》云：“戢戢两髦，已对襄城之问；翩翩群舞，却从沂水之归。”《放女童词》云：“奏闾闾之云谣，已瞻天而献祝；曳广寒之霓袖，将偶月以言归。”益更工丽而切当矣。履道之掌内制，可谓称职。凡乐语不必典雅，惟语时近俳乃妙。王履道《天宁节宴小儿致语》云：“五百里采，五百里卫，外并有截之区；八千岁春，八千岁秋，共上无疆之寿。”又《正旦宴小儿致语》云：“君子有酒多且旨，得尽群心；化国之日舒以长，对扬万寿。”孙近叔《诣宣和春宴女童致语》云：“黛耜载耕于帝籍，广十千维耦之疆；青圭往祓于高禘，兆则百斯男之庆。”皆为得体。然未若东坡元祐秋宴，教坊致语云：“南极呈祥，候秋分而老人见；西夷慕义，涉流沙而天马来。”又《春宴致语》云：“稍宽中昃之忧，一均湛露之泽。方将曲蘖群贤而恶旨酒，鼓吹六艺而放郑声。虽白雪阳春，莫致天颜之一笑；而献芹负日，各尽野人之寸心。”则又不可跂及矣。乐语中有俳谐之言一两联，则伶人于进趋诵咏之间，尤觉可观而警绝。如石懋敏若《外州天宁节锡宴》云：“飞碧篆之炉烟，薰为和气；动红鳞之酒面，起作风波。”何安州得之《外州上元》云：“五云缥缈，出危岫于灵鼉；九陌荧煌，下繁星于陆海。暗尘随马，素月流天。如熙熙登春台，举欣欣有喜色。”孙仲益《和州送交代》云：“渭城朝雨，寄别恨于垂杨；南浦春波，眇愁心于碧草。”皆为人所脍炙也。

翟公巽知密州，侯蒙元功自中书侍郎罢政归乡，公有启云：“得请真祠，归荣故里。虽老成去国之易，而明哲保身之全。多士叹嗟，钱韩侯之出祖；邦人慰喜，咏季子之来归。”又云：“乘安车而过诸子，未慕昔贤；挥赐金以娱故人，用偿夙志。”公平时四六，多聱牙高古，而此启特平易，诚大手笔也。后元功于里第筑台曰“高蓝光”，既落成，公就台张具为宴，自作致语有云：“公槐避宠，衣绣归家。从方外之赤松，寄高怀于绿野。珍禽碎羽，借鸡树之遗栖；曲沼回塘，分凤池之余润。”《晋世语》云：刘放为中书监，孙资为中书令，共领枢要。侯献、曹肇心内不平，殿中有鸡栖树，二人相谓曰：“此亦久矣，其能复几指放资也。”又《晋书》荀勖守中书监，毗赞朝政，及迁尚书令，勖久在中书，专掌机事，失之甚愠。人有贺者，怒曰：“夺我凤凰池，何贺焉！”故公用“鸡树”、“凤池”，皆中书事，考之方见其切。

李昭玘成季，自京西路提刑移东路置司，在兖东路，置司在青州，谢上表有云：“去长安之日，虽遥千里之违；望岱宗之云，犹均二州之润。”

杜子美《佳人词》云：“合昏尚知时，鸳鸯不独宿。”《本草》：合欢，或曰合昏。陈藏器云：叶至暮即合，故曰合昏，今夜合花是也。又《往在诗》云：“当宁陷玉座，白间剥画虫。”《文选·景福殿赋》云：“皎皎白间，微微列钱。”注：白间，窗也。又《大食刀歌》云：“得君乱丝与君理。”《北史》：齐文宣帝高洋神武第三子，神武尝令诸子各理乱丝，帝独抽刀斩之曰：“乱者须斩。”神武以为然。

范忠宣公薨，朝廷赐墓碑之额曰“世济忠直”。时唐彦猷君益知颍昌，为表其居曰“忠直坊”。范公之子正平、正思谓君益曰：“荷公之意，但上之所赐，刻于螭首，揭于墓隧，假宠于公，若施于康庄，以为往来之观，非朝廷之意也。”君益曰：“此州郡之事，于君家无与也。”二公曰：“先祖先人功名闻于远迹，何待此而显。且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流俗所尚，识者所耻，异时不独吾家为人嗤诮，公亦宁逃于指议？故不得不力请也。”时李端叔官于许下，乃见唐公，且言曰：“顷胡文恭宿知苏州时，蒋堂希鲁将致政归。文恭昔为诸生，尝受学于蒋公，乃即其里第表之为‘难老坊’。蒋公见之，不乐曰：‘此俚俗歆焰，内不足而假之人以为夸者，非所望于故人也，愿即撤去。’文恭谢之。欲如其请，则营缮已毕，乃咨其尝获芝草之瑞，更为灵芝。文恭退而语人曰：‘识必因德而后达，蒋之德盖所畏，而其识如此，非吾所及也。’”君益闻端叔之言，遂撤去之。范氏二公闻之，乃谢端叔曰：“非公之语，莫遂于心也。”因复笑曰：“凡以伎能物货自营，图倍于人，则名曰元本某家；至于假供御供使州土为名，殆与此一类。颜子居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饮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，故与禹稷同道。当时未闻表其巷何坊也。”端叔亦笑之。后复陈此语于君益，君益大笑之。

李资政邦直有《与韩魏公书》云：“前书戏问玉梳金篦者侍白发翁，几欲淡死矣。然常山颇多老伶人，吹弹甚熟，日使教此五六人，近者稍便串，异时愿传饮期一觥觞也。”玉梳金篦，盖邦直之侍姬也。人或问命名之意，邦直笑曰：“此俗所谓和尚置梳篦也。”又有《与魏公书》云：“旧日梳篦固无恙，亦尝增添三两人，更似和尚撮头带子尔。”

元祐中，哲宗旬日一召辅臣于迓英阁，听讲读。时曾肇子开、苏辙子由，自左右史并除中书舍人，入侍讲筵。子由作诗呈同省诸公，悉和之。迓英、延羲，皆祖宗所建。讲读之所记注官，赐坐饮茶，将罢赐汤，仍皆免拜，无复外廷之礼。故子开诗云：“二阁从容访古今，诸儒葵藿但倾心。君臣相对疑宾主，谁识昭陵用意深。”迓英阁前槐后竹，双槐极高，而柯叶拂地，状如龙蛇，或谓之凤尾槐。子开诗云：“凤尾扶疏槐影寒，龙吟萧瑟竹声干。汉皇恭默尊儒学，不似公孙见不冠。”子由诗云：“铜瓶洒遍不胜寒，雨点匀圆冻未干

。回首瞳眈朝上日，槐龙对舞覆衣冠。”并谓此也。

宣和中，予客唐州外氏吴家。时兖阳府光化县村人耕穴一冢，得一器，类鼎而有盖。盖及鼎腹皆雷纹，中有虬形，两耳为饕餮，足为蚩尤，制作甚精。一足微蚀损，尚可立也。表勇唐愬端仲数金得之，以与舅氏顺图好古博雅，乃以归之，而强名曰“虬鼎”，且作歌以记之，予得熟观焉。予以为古之鼎鼎皆无盖，而足皆圆直，无作兽形者，此乃敦耳。端仲以其腹高如鼎，而敦乃形匾，故名之为鼎耳。其饕餮、蚩尤，与李伯时古器图所画小敦耳足正同，但小敦耳之两兽间，口有饰玉处，古之玉敦多如此也。而此器乃无饰玉之状，状复无款识耳。有按《吕氏春秋》云：周鼎饕餮有首无身，食人未咽，害及其身。此盖周器也。古器多为饕餮、蚩尤者，深戒于贪暴也。两舅皆以予言为然，乃只名曰“虬敦”，极宝惜之。时京西漕时道陈闻有此器，讽太守王牲来取之。舅氏秘而不出，后欲自携往京师，并关中侯金印献之上方。未几而倣扰，外氏避地湘潭，平时玩好书画宝玉，悉为贼有，不知此器存亡何所。惜哉！敦，酒器。

天下之事，每患于无公论，徇于一己之好恶，则说必偏；虽以曲词夸语以胜于人，然则不若公论之使人必信也。砚之美者，无出于端溪之石，而唐询彦猷作《砚录》，乃以青州黑山红丝石为冠；米芾元章则以唐州方城山葛仙公岩石为冠。彦猷则为红丝石，理黄者其丝红，理红者其丝黄。文之美者，则有旋转其丝凡十余重，次第不乱。资质润美发墨，久为水所浸渍，即有膏液出焉。此石之至灵者，非他石可与较议，故列之于首。元章则谓方城岩石，石理白者，视之如玉，莹如鉴光，而着墨如澄泥，不滑，稍磨之则已下，而不热生泡。发墨生光，如漆如油，岁久不退，常如新成，有君子一德之操，色紫可爱，声平而有韵。此石近出，始见十余枚矣。二公皆于翰墨留意者。然此说恐未为公也。予伯父毅老提学尝官青社，得红丝石砚，虽文采诚如彦猷之说，但石理粗慢，殊不发墨，特堪为几案之奇玩耳。予外氏居唐州，而方城下邑也。予往来必过仙公山下，地名“新寨”。居民多以石为工，所货之砚，紫、青、白三种石也。亦作鼎斛盂之类。其砚如吴郡村石之易得，一枚不过百钱。惟有一种曰“太阳坑石”，乃元章所谓近出者。坑在山顶，其石色如端溪，坚重缜密，作砚极剉墨，不数磨而已盈砚，殊可爱也。盖元章性急，每用磨墨，发艳甚易，故以适意为快也。然多损笔墨，故士人谓之笔墨刽子，可与端州后历石相抗焉，得居上岩下岩二石之上也。予在京西时，择求数年，得一巨璞，琢为玉斗样，不知者以为端溪也。予舅吴兖显图为予铭其背云：“琢云根，陪玄颖，赞斯文，贻久永。无磷缁，坚以璟，之子操，同其炳。”渡江以来之后亡之矣。二公之论当否，究心于文房者必能订评之。

黄鲁直有《乞猫诗》云：“秋来鼠辈欺猫死，窥瓮翻盆搅夜眠。闻道狸奴将数子，买鱼穿柳聘街蝉。”蔡天启乞猫于孙元忠，亦有诗云：“厨廩空虚鼠亦饥，终霄咬啮近秋帷。腐儒生计惟黄卷，乞取街蝉与护持。”予友李璜德邵以二猫送予，仍以二诗。一云：“家家入雪白于霜，更有欹鞍似闹装。便请炉边叉手坐，从他鼠子自跳梁。”二云：“街蝉毛色白胜酥，搦絮堆绵亦不如。老病毗邪须减口，从今休叹食无鱼。”

## 卷八

宗室令穰大年善丹青，清润有奇趣。少年读书，以唐王维、李思训、毕宏、韦偃，皆以画得名，乃刻意学之，下笔便有自得。一时贤士大夫喜与之游，皆求其笔，亦颇厌其诛求，慨然叹曰：“怀素有云：无学书，终为人所使。”欲绝笔不为，但名已著，终不得已。又善作小草书，小字如蝇蚊，笔遁而法具，谛观之，目力茫然，皆合羲、献之体，是又所难也。米元章谓大年作画清丽，雪景类王维，汀渚水鸟有江湖意。予在京师时，尝偶得大年所作横卷《归田园》，竹篱茅舍，烟林蔽亏，遥岑远水，咫尺千里，葭芜鸥鹭，宛若江乡。盖大年得意画也。表舅唐端仲题诗云：“闻君新得小山川，画手从来郃雍贤。不学农夫焉用稼，若为王子岂知田。我真垄上躬耕客，亲见人间小隐天。始识何年京样熟，菊篱宁似景龙边。”菊篱景门下景也。后为吴舅顺图取此轴去，今亡于兵火。又有士雷亦妙绘事，尝于钱德舆次权少卿家见所作《寒溪小雪》横卷，翎毛竹木，种种皆奇，可亚大年云。

章友直伯益，以篆得名，召至京师。翰林院篆字待诏数人闻其名，然心未之服，俟其至，俱来见之云：“闻先生之艺久矣，愿见笔法，以为模式。”伯益命粘纸各数张，作二图，即令洗墨濡毫。其一纵横各作十九画，成一棋局，其一作十圆圈，成一射帖。其笔之粗细间架疏密，无毫发之失。诸人见之，大惊叹服，再拜而去。

熙宁五年，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旁，裴之嫡子戏，误堕井而死。其妻诉于州，必以谓沉香挤之而堕也。州委录参杜子方、司户陈珪、司理戚秉道，三易狱皆同，沉香从杖一百断放。时陈睦任本路提刑，举驳不当，劾三掾皆罢。州委秀州倅张济鞫勘，许其狱具即以才荐，竟论沉香死。故东坡《送三掾诗》云：“杀人无验终不快，此恨终身恐难了。”其后睦还京师，久之未有所授。闻庙师邢生颇从仙人游，能知休咎，乃往见之，叩以求事，邢拒之弗答。而语所亲曰：“其如沉香何？”睦闻之，悚惧汗下，废食者累日。释氏所云冤愆终不免，可不戒哉！

绍圣初元，东坡帅中山，得黑石白脉，如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，尽水之变；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，激水其上，名其室曰“雪浪斋”。公自铭有云：“玉井芙蓉丈八盆，伏流飞空激其根。”时四月二十日也。闰四月三日，乃有英州之命。其后谪惠州，又徙海外，故中山后政以公迁谪，雪浪之名废而不问。元符庚辰五月，公始被北归之命，明年夏，方至吴中。时张芸叟守中山，方葺治雪浪斋，重安盆石，方欲作诗寄公，九月，闻公之薨，乃作哀词，有云：“我守中山，乃公旧国。雪浪萧斋，于焉食宿。俯察履綦，仰看梁木。思贤阅古，皆经贬逐。玉井芙蓉，一切牵复。”云云。其词曰：“石与人俱贬，人亡石尚存。却怜坚重质，不减浪花痕。满酌山中酒，重添丈八盆。公兮不归北，万里一招魂。”“思贤”、“阅古”，皆中山后圃堂名也。

镇江府兵火之余，有石一株在瓦砾中，势如掀舞，色绀而泽，奇物也。上有刻字云：“有唐上元甲子岁，颍川陈良参叨尹延陵获此石，置西斋之前。铭曰：嵯峨峨峨，苍翠其多。是禀混元，非因琢磨。置于庭隅，公退常过。疑乎乃身，居高之阿。后期来者，见兹若何。”其后又有令人刻字云：“皇宋治平丙午岁仲夏晦日，邑令掌文纪于坏垣得之，立于此。”后为都统王候胜所得，移置于所居园中。有一士大夫见而爱之，给曰：“此本吾家旧物也。先君平昔宝惜之，不意尚存于兹，愿复归我。”王欲许之，有一将校闻之，谓主帅曰：“不可与之，此石上有上元甲子及皇宋治平之语，恐朝廷闻之来取之，当以此意拒之。”王用其说遂止。今按唐之上元甲子，德宗之兴元元年也，距今绍兴上元甲子三百六十年矣。坚顽阅世如是之久，信乎金石之寿也。

妇人之缠足，起于近世，前世书传皆无所自。《南史》：齐东昏侯为潘贵妃凿金为莲花以帖地，令妃行其上，曰“此步步生莲华”，然亦不言其弓小也。如古乐府、《玉台新咏》，皆六朝词人纤艳之言，类多体状美人容色之殊丽，又言妆饰之华，眉目、唇口、腰肢、手指之类，无一言称缠足者。如唐之杜牧、李白、李商隐之徒，作诗多言闺帏之事，亦无及之者。惟韩偓《香奁集》有《咏屣子诗》云：“六寸肤围光致致。”唐尺短，以今校之，亦自小也，而不言其弓。

饮席刻木为人，而锐其下，置之盘中，左右欹侧，傲傲然如舞状；久之力尽乃倒，视其传筹所至，酬之以杯，谓之劝酒。胡程俱致道尝作诗云：“簿领青州掾，风流曲秀才。长烦拍浮手，持赠合欢杯。屡舞回风急，传筹向羽催。深惭偃师氏，端为破愁来。”或有不作传筹，但倒而指者当饮。

木犀花，江浙多有之，清芬馥郁，余花所不及也。一种色黄深而花大者，香尤烈；一种色白浅而花小者，香短。清晓朔风，香来鼻观，真天芬仙馥也。湖南呼“九里香”，江东曰“岩桂”，浙人曰“木犀”，以木纹理如犀也。

然古人殊无题咏，不知旧何名，故张芸叟诗云：“伫马欲寻无路入，问僧曾折不知名。”盖谓是也。王以宁周士《道中闻九里香花诗》云：“不见江梅三百日，声断紫箫愁梦长。何许绿裙红帔客，御风来献返魂香。”近人采花蕊以薰蒸诸香，殊有典刑。山僧以花半开香正浓时，就枝头采撷取之，以女贞子俗呼冬青者，捣裂其汁，微用拌其花，入有釉磁瓶中，以厚纸幂之；至无花时，于密室中取置盘中，其香裊裊中人如秋开时，后入器藏，可留久也。树之干大者，可以旋为盂合茶托种种器用，以淡金漆饰之，殊可佳也。

晁无咎和李秬双头牡丹有云：“二乔新获吴宫怯，双隗初临晋帐羞。月地故应相伴语，风前各是一般愁。”

政和间，汴都平康之盛，而李师师、崔念月二妓，名著一时。晁冲之叔用每会饮，多召侑席。其后十许年，再来京师，二人尚在，而声名溢于中国。李生者门第尤峻。叔用追往昔，成二诗以示江子之，其一云：“少年使酒来京华，纵步曾游小小家。看舞《霓裳羽衣曲》，听歌《玉树后庭花》。门侵杨柳垂珠箔，窗对樱桃卷碧纱。坐客半惊随逝水，吾人星散落天涯。”其二云：“春风踏月过章华，青鸟双邀阿母家。系马柳低当户叶，迎人桃出隔墙花。鬓深钗暖云侵脸，臂薄衫寒玉照纱。莫作一生惆怅事，邻州不在海西涯。”靖康中，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球吹笛袁陶、武震辈例籍其家，李生流落来浙中，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。

韩退之《木居士诗》：“偶然题作木居士，便有无穷祈福人。”盖当时以枯木类人形，因以乞灵也。在今衡州之耒阳县北沿流三十里鳌口寺，至今人祀之。元丰初年旱暵，县令祷之不应，为令析而焚之。主僧道符乃更刻木为形而事之，张芸叟南迁郴州过而见之，题诗于壁云：“波穿火透本无奇，初见潮州刺史诗。当日老翁终不免，后来居士欲奚为。山中雷雨谁宜主，水底蛟龙睡不知。若使天年俱自遂，如今已复长孙枝。”予每愤南方淫祠之多，所至有之，陆龟蒙所谓“有雄而毅黝而硕者，则曰将军；有温而愿哲而少者，则曰某郎；有媪而尊严者，则曰姥；有妇而容者，则曰姑”，而三吴尤甚。所主之神不一，或曰太尉，或曰相公，或曰夫人，或曰娘子，村民家有疾病，不服药剂，惟神是恃。事必先祷之，谓之问神。苟许其请，虽冒险以触宪纲必为之；倘不诺其请，卒不敢违也。凡祷必许以牲牢祀谢封物命，所费不资。祷而不验，病者已殂，犹偿所许之祭，曰弗偿其祸必甚。无知之俗，以神之御灾捍患为可，惴惴然不敢少解也。岂独若是乎？近时士大夫家亦渐习此风。士大夫稍有识者，心知其非，而见女子之易惑，故牵于闺帏之爱，亦遂徇俗，殊可骇叹。且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，岂有以酒食是嗜？而窃福以饕餮于愚鲁之民，岂所谓聪明正直者耶？至于岳也、渎也，古先贤德有功于人，载在祀典，血食一方者

，吾敢不钦奉之乎？所谓郎者、姑者，安能祸福于忠信之士，吾所未信也，世岂无一狄公为一革之？木居士既为令之所焚矣，彼庸髡者复假托以惑众，此尤可笑云。

东坡在黄州，而王文甫家东湖，公每乘兴必访之。一日逼岁除，至其家，见方治桃符，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：“门大要容千骑入，堂深不觉百男欢。”

欧阳文忠公，本朝第一等人也，其前言往行见于国史墓碑及文集诸书中详矣，予复得四事于公之曾孙当世望之云。尝载于《泷冈阡表》。泷冈阡，盖欧阳氏松楸塋名也，今不传于世，惜其遗没，因识于此。

一云：公于为政仁恕，多活人性命，曰：“此吾先公之志也。”尝曰：汉法惟杀人者死，后世死刑多矣，故凡于死，非已杀人者多活之。其为河北转运使，所活二千余人。先是，保州屯兵闭城叛，命田况、李昭毫等讨之不克，卒招降之。既开城，况等推究反者二千余人，投于八井。又其次二千余人不杀，分隶河北诸州。事已完，而富相出为宣抚使，惧其复为患，谋欲密委诸州守将同日悉诛之。计议已定，方作文书，会公奉朝旨权知镇府，与富公相遇于内黄，夜半屏人，以其事告公。公大以为不可，曰：“祸莫大于杀降，昨保州叛卒，朝廷已降敕榜，许以不死而招之。八井之戮，已不胜其冤，此二千人者，本以胁从，故得不死，奈何一旦无辜就戮？”争之不能止，因曰：“今无朝旨，而公以便宜处置。若诸郡有不达事几者，以公擅杀，不肯从命者，事既参差，则必生事，是欲除害于未萌，而反趣其为乱也。且某至镇，必不从命。”富公不得已遂止。是时小人谮言已入，富、范势力难安。既而富公大阅河北之兵，将卒有所升黜；谮者献言富某擅命专权，自作威福，已收却河北军情，北兵不复知有朝廷矣。于是京师禁军亟因大阅，多所升擢，而富公归至国门，不得入；遂罢枢密，知郢州。向若擅杀二千人，其祸何可测也。然则公之一言，不独活二千人命，亦免富公于大祸也。

二云：公于修《唐书》，最后至局，专修纪、志而已，列传则宋尚书祁所修也。朝廷以一书出于两手，体不能一，遂诏公看详列传，令删修为一体。公虽受命，退而叹曰：“宋公于我为前辈，且人所见多不同，岂可悉如己意。”于是一无所易。及书成奏，御史局旧例修书，只列书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，云某等奉敕撰，而公官高当书。公曰：“宋公于列传亦功深者，为日且久，岂可掩其名而夺其功乎？”于是纪、志书公姓名，列传书宋姓名，此例皆前未有，自公为始也。宋公闻而喜曰：“自古文人不相让，而好相陵掩，此事前所未闻也。”

三云：范公自言学道三十年，所得者平生无怨恶尔。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

于吕相，坐党人远贬三峡，流落累年。比吕公罢相，公始被进擢。及后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，吕公擢用希文，盛称二人之贤能，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。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，刻石时辄削去此一节，云：“我父至死未尝解仇。”公亦叹曰：“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，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。吾尝闻范公自言平生无怨恶于一人，兼其与吕公解仇书见在范集中，岂有父自言无怨恶于一人，而其子不使解仇于地下，父子之性相远如此？”公知颍州时，吕公著为通判，为人有贤行，而深自晦默，时人未甚知。公后还朝力荐之，由是渐见进用。

四云：陈恭公执中素不喜公，其知陈州时，公自颖移南京，过陈，拒而不见。后公还朝作学士，陈为首相，公遂不造其门。已而陈出知亳州，寻罢使相，换观文，公当草制，自谓必不得好词。及制出，词甚美，至云：“杜门却扫，善避权势而免嫌；处事执心，不为毁誉而更守。”陈大惊，喜曰：“使与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，此得我之实也。”手录一本寄门下客李师中曰：“吾恨不早识此人。”

文忠公又有《杂书》一卷，不载于集中，凡九事，今亦附于此。云：秋霖不止，文书颇稀，丛竹萧萧，似听愁滴。顾见案上故纸数幅，信手学书枢密院东厅。

一云：谢希深尝诵《哭僧诗》云：“烧痕碑入集，海角寺留真。”谓此人作诗不必好句，只求好意。余以谓意好句必好矣。贾岛有哭僧诗云：“写留行道影，焚却坐禅身。”唐人谓烧却活和尚，此句之大病也。近时凡僧诗极有好句，然今人家多不传，如“马放降来地，雕盘战后云”，“春生桂岭外，人在海门西”。今之文士，未必有如此句也。学书勿浪书，事有可记者，他时便为故事。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，不独诗尔，其余文字尽然。

二云：汉之文士，善以文言道时事，质而不俚，兹所以为难。往时作四六者，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，主炫博而不思，述事不畅。近时文章变体，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，委曲精尽，不减古人。自学者变于为文，殆今三十年，始得斯人，不惟迟久而后获实，恐此后未有能继者耳。自古异人间出，前后参差不相待。余老矣，乃及见之，岂不为幸哉！

三云：“空梁落燕泥”，未知警绝，而杨广不与薛道衡解仇于泉下，岂荒场所趣，止于此耶？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，信是英雄之语也。若“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”，终非己有，又何必区区于攘窃哉！

四云：作字要熟，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，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，然患少暇，岂若以乐处当不足耶？书十年不倦当得名，虚名已得而真气耗矣，万事莫不皆然。有以寓其意，不知身之为劳也；有以乐其心，不知物之为累也。然则自古无不累心之物，而有为物所乐之心。

五云：自苏子美死后，遂觉笔法中绝。近年君谟独步当世，然谦让不肯主盟。往年余尝戏谓君谟学书如溯急流，用尽气力，不离故处。君谟颇笑，以谓能取譬。今思此语已十余年，竟何如哉？

六云：学书费纸，犹胜饮酒费钱。曩时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：“吾平生不以全幅纸作封皮。”文康太原人，世以晋人喜嗇而资谈笑，信有是哉！吾年向老，亦不欲多耗用物，诚未足以有益于入。然衰年志思不壮，于事少能快然，亦其理耳。

七云：萧条澹泊，此难画之意，画者得之，览者未必识也。故飞走迟速，意近之物易见而；闲和严静，趣远之心难形。若乃高下向背，远近往复，此画工之艺尔，非精鉴之事也。不知此论为是否。余非知画者，强为之说，但恐未必然也。然自谓好画者，必不能知此也。

八云：介甫尝言夏月昼睡，方枕为佳。问其何理，云：“睡久气蒸枕热，则转一方冷处。”然则真知睡者耶？余谓夜弹琴惟石徽为佳，盖金蚌、瑟瑟之类，皆有光色，灯烛照之则炫耀，非老翁夜视所宜，白石照之无光，于目昏者为便。介甫知睡，真懒者。余知徽，直以老而目暗耳。余家石徽琴得之二十年，昨因患病，手中指拘挛，医者言惟数运动，以导其气之滞，谓惟弹琴为可，亦寻理得十余年已忘诸曲。物理损益相因，固不能穷，至于如此。老庄之徒，多寓物以尽人情，信有以也哉。

九云：唐之诗人类多穷士，孟郊、贾岛之徒，尤能刻琢穷苦之言以自喜。或问二子其穷孰甚，曰：阆仙甚也。何以知之？曰：以其诗见之。郊曰：“种稻耕白水，负薪斫青山。”岛云：“市中有樵山，我舍朝无烟。井底有甘泉，釜中乃空然。”盖孟氏薪水自足，而岛家柴水俱无，诚可笑。然二子名称高于当世。其余林翁处士，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，若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则羁孤行旅流离辛苦之态，见于数字之中。至于“野塘春水漫，花坞夕阳迟”，则春物融怡之情和畅，又有言不能尽之意，兹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？往在洛时，尝见谢希深诵曰：“县古槐根出，官清马骨高。”希深曰：清苦之意在言外，而见于言中。又见晏丞相常爱“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”。晏公曰：世传寇莱公云：“老觉腰金重，慵便枕玉凉。”以为富贵，此特穷相者耳。能道富贵之盛，则莫如前句，亦与希深所评者类耳。以二公皆有情味而喜为篇咏者，其论如此。

右永叔所书九事，顷在京师贵人家见之。书之字画清劲，多柳诚悬笔法，爱而录之。然其间称“马放降来地”及“春生桂岭外”之句，并论严维“柳塘春水漫”、温庭筠“鸡声茅店月”之工，与夫贾岛哭僧之诮，皆已载于《诗话》中。及晏元献评富贵之句，亦见于《归田录》，但其言或不同，故不敢删

削，并录之云。

何蘧子楚作《春渚纪闻》云：《关子明易传》、《李卫公对问》，皆阮逸著撰。予考之《唐·艺文志》及本朝《崇文总目》，皆无之，子楚之言或然也。又云：《龙城记》乃王铎性之作，《树萱录》刘焘无言作。予谓性之之伪作《龙城记》果不诬，而《树萱录》《唐书·艺文志》小说类自有此名，岂无言所作也？此书所载诸事近于寓言，而诸篇诗句皆佳绝，盖唐人之善诗者为之。如“江声兼小雨，暝色入啼猿”，“藕隐玲珑玉，花藏缥缈容”，“红树醉秋色，碧溪弹夜弦”，“网断蛛犹织，梁空燕不归”，皆警绝非近人所能也。

## 卷九

李淳风论辩真玉云：其色温润，如肥物所染，敲之其声清引，若金磬之余响，绝而复起，残声远沉，徐徐方尽，此真玉也。予顷在唐州，见任布参政之孙谕字义可收一璧，凝滑如脂，无有蚁缺，惟有两粟大赤黝，盖尸沁也；以绵绳挂之，击之其清越之声，余韵悠扬，正如淳风之说，与世所见水苍玉不可同日而语。后闻为一中都一贵人取去，自是不复再见也。

政和丁酉岁，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，买肉归者，往往于割割之际，铮铮有声。视之，于肉脉中皆有舍利也，大小不一，光莹如玉，询之数家皆有之。自尔一村之民，不复食牛。

东坡作长短句《洞仙歌》所谓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”者，公自叙云：“予幼时见一老人，年九十余，能言孟蜀主时事，云：蜀主尝与花蕊夫人夜起，纳凉于摩诃池上，作《洞仙歌令》。老人能歌之。予今但记其首两句，乃为足之。”近见李公彦季成《诗话》乃云：杨元素作本事记《洞仙歌》：“冰肌玉骨，自清凉无汗。”钱唐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，后人为足其意，以填此词。其说不同。予友陈兴祖德昭云：“顷见一诗话，亦题云李季成作，乃全载孟蜀主一诗：‘冰肌玉骨清无汗，水殿风来暗香满。帘间明月独窥人，欹枕钗横云鬓乱。三更庭院悄无声，时见疏星度河汉。屈指西风几时来，只恐流年暗中换。’云东坡少年遇美人，喜《洞仙歌》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，故隐括稍协律以赠之也。予以谓此说近之。”据此乃诗耳，而东坡自叙乃云是《洞仙歌令》，盖公以此叙自晦耳。《洞仙歌》腔出近世，五代及国初，未之有也。

琴、阮，皆乐之雅者也。琴则人多能之，而艺精者亦众，至阮则人罕有造其妙者。中都盛时，有醴泉观道士王庆之颇有此乐，同时有安敏修者，以此艺供奉上前，徽庙顾遇，厚于伦辈。二人者其能相抗，予在京师皆尝听之。庆之

则闲雅多则古曲，优逸不迫；敏修则变移宫徵，抑怨取兴，杂以新声，然皆妙手绝艺也。后庆之不知存亡，敏修被虏北去，未几窜而南归。今习阮者，未有能及此二人也。

刘棻仲忱，诗律殊有风致，常赋《咸阳》二绝云：“父老壶浆迓义旗，亡秦谁复为秦悲。不曾被虐曾蒙德，十二金人合泪垂。”“玉殿珠楼二世中，楚人一炬逐烟空。却缘火是秦人火，只与焚书一样红。”殊类唐人题咏，他诗亦称是。

华亭县有寒穴泉，与无锡惠山泉味相同，并尝之，不觉有异，邑人知者亦少。王荆公尝有诗云：“神泉冽冰霜，高穴雪与平。空山澗千秋，不出呜咽声。山风吹更寒，山月相与清。北客不到此，如何洗烦醒。”

西京牡丹闻于天下，花盛时，太守作万花会，宴集之所，以花为屏帐，至于梁栋柱拱，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，举目皆花也。扬州产芍药，其妙者不减于姚黄、魏紫，蔡元长知淮扬日，亦效洛阳，亦作万花会。其后岁岁循习而为，人颇病之。元祐七年，东坡来知扬州，正遇花时，吏白旧例，公判罢之，人皆鼓舞欣悦。作书报王定国云：“花会检旧案，用花千万朵，吏缘为奸，乃扬州大害，已罢之矣。虽杀风景，免造业也。”公为政之惠利于民，率皆类此，民到于今称之。

《穆天子传》，古书也。杜子美多用其事语，如“天子之马走千里”，“王命官属休”，“曾祝沉豪牛”，“歆玉大宛儿”，凡此四皆出此书也。曾舛彦和，博学之士，予先君有此书，彦和借往雒校，乃题其后云：晋中书监令荀公曾知嶠所上篆文《穆天子传》六卷，即太康二年汲冢人准盗发魏襄王墓所传竹书也。按《束皙传》：竹策书凡七十五篇，内《穆天子传》五篇，言周穆王游行四海，见帝台西王母。杂书十九篇，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，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。然则《穆天子传》本五篇，公曾等所上乃有六卷者。今观第六卷多记盛姬事，盖并入杂书中，此一篇也。书虽残缺，不可尽读，而其所载事物，多故志之所无者。如《世民》之吟、《黄泽》之谣、《黄竹》之诗，其辞皆雅驯可喜。又如“虎牢”、“五鹿”之所以名，亦可以博异闻矣。尝考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京北有西郑，河南有新郑，汉中有南郑。京兆之郑，先儒谓之郑，班固曰：周宣王弟桓公邑。应劭亦曰：宣王母弟友所封也。其子与平王东迁，更称新郑。臣瓚曰：周穆王以下都于新郑，不得以威封。初，桓公为司徒，王室作乱，故谋于史伯，而寄帑与贿于虢会之间。幽王既败，二年而灭会，四年而灭虢，居于郑父之丘，是以为郑桓公，无封京兆之文也。颜师古曰：穆王以下无西郑之事，瓚说非也。今按此书，自第四卷而下，卷末皆书天子之入于南郑，盖瓚所谓穆王之所都者是也。第五卷有祭父自圃郑来谒，盖瓚之

所谓郑父之丘者是也。理即校书郎中传瓚，乃公曾嶠所部校《穆天子传》官属也，故因取此传以注《汉书》。然传称南郑，瓚西郑，所未详其所以异，岂近世传写之误也。汉中之郑为南郑，不应京兆之郑复称南郑。其称西郑，乃以圃郑为东耳。西郑穆王出游，反必入焉，岂非以其所都故耶？设非王都，亦圻内近地也。邦家在疆地畿内，诸侯当在邦都，其内为县，又其内为都，则西郑之于镐京，殆可为公邑而已，亦不足以为国也。且是时已有圃郑矣，则不必因桓公之子从周东迁乃得郑名，然谓之新郑，又果何耶？虽然，如瓚之说，亦岂全非哉？亦汲冢中竹书，唯此书及《师春》行于世，余如《纪年》、瓚语之类，复已亡逸。

今人家闺房，遇春秋社日，不作组紃，谓之忌作，故周美成《秋蕊香》词：“乳鸭池塘水暖，风紧柳花迎面。午妆粉指印窗眼，曲理长眉翠浅。闻知社日停针线，采新燕。宝钗落枕梦春远，帘影参差满院。”予见张籍《吴楚词》云：“庭前春鸟啄林声，红夹罗襦缝未成。今朝社日停针线，起向朱樱树下行。”乃知唐时已有此忌，循习至今也。

李博，宣和间仕大府卿，因职事陞对，徽宗问曰：“知卿年弥高而色不衰，中外称卿有内丹之术，可具术以进。”博曰：“陛下盛德广渊，睿智日新，学有缉熙于光明。臣虽不学，敢以诚对，谨领圣训，容臣具术以闻。”明日乃进曰：“臣闻内观所以存其心也，外观所以养其气也。存其心，养其气，则真火炉鼎日炎，神水华池日盛矣。长生久视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天道运而不积，圣人知而行之。大道甚易知，其易行，以简，以简易，而天下之理得也。人之所恃以生者，气也，气住则神住，神住则形住，形住则长生久视，自此始矣。盖日月运转，寒暑往来，天地所以长久，吹嘘呼吸，吐故纳新，真人所以住世。故丹元子曰：形以神住，神以气集。气，体之充也；形，神之舍也。气实则成，气虚则斂，气住则生，气耗则灭。此广成子所以保气，而烟萝子所以炼气也。然则一言而尽保炼之妙者，其惟咽纳乎。故曰：一咽二咽，云蒸雨至；三咽四咽，内景充实；七咽九咽，心火下降，肾水上升，水火既济，则内丹成，可以已疾，可以保生，可以延年，可以超升。臣谨删其繁紊，撮其枢要，直书其妙，以著于篇。”上篇曰“进火候”，每日子后午前，若于五更初阳盛时尤佳。就坐榻上，面东或南，握固盘足，合目主腰而坐。澄心静虑，内藏五藏，仰面合口，鼻中引出清气，气极则生，要而咽之，每一咽缩穀道一缩，再引则再如之，至再至三。若气极不能任，则低头微开口以吹宁出之，勿令耳闻出气之声，如此凡三次，是为进火一周天，俟气调匀，然后行水。下篇曰“行水候”，行水，鼻中取鼻涕，口中取液，聚为一处，多多益办。俟甘而热，即闭口仰面亚腰，左顾一咽，正中一咽，分三咽而下。内想一直下丹田，每

一咽亦缩穀道一缩，如此一遍，是为行水一周天。每进火行水毕，然后下榻，行履自如。“后叙”曰：五行水火为初，人生水火为急。此是极易之要法，上夺天地造化。学道修真之士，初行须觉脐下如火，饮食添进，四肢轻快，是其验也。行而久之，则发白再黑，齿落重生，精神全具，复归婴儿，寒暑不能侵，鬼神不能寇，千二百岁，寿比彭老，渐为真人矣。徽宗见而嘉纳之。梁师成录其说以示人，乃简易之道，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。或云虞谟君明修养有得，亦只行此法也。

翰苑岁供禁中立春、端午贴子，前后多矣，率多拟效旧语，故少新意，惟能道宫禁一时之事者为妙。王履道皇帝阁云：“彤霞蒨雾绕觚棱，楼雪融银滴半层。别绕拟开延福宴，夹城先试景龙灯。”妃嫔阁云：“玉燕翩翩入鬓云，花风初掠缕金裙。神霄宫里骖鸾侣，来侍长生大帝君。”政和七年所进也。有皇后阁云：“蕊笈琅函受秘文，清虚道合玉晨君。瑶台夜静朝真久，金屋春寒阅策勤。”妃嫔阁云：“瞳眈晓日上金铺，的皪春冰泮玉壶。绣户绿窗尘不到，凝酥点就辋川图。”重和二年所进也。不惟才思清丽，皆纪当时事也。

徐适子，闽人，博学尚气，累举不捷，久困场屋。崇宁二年为特奏名魁，时已老矣，赴闻喜，赐宴于瑤林苑。归骑过平康狭邪之所，同年所簪花多为群倡所求，惟适至所寓，花乃独存，因戏题一绝云：“白马青衫老得官，瑤林宴罢酒肠宽。平康过尽无人问，留得宫花醒后看。”后仕至朝官，知广德军，谢事而归。

予四明同僚严明致养正，靖康丙午岁，仕广德军建平尉，任满入城批书，馆于郡之开化寺。一夕，梦一妇丽容服来诉曰：“妾四明人也，久寓于此，未有所归，惟君子哀之，为我谋所舍。”意若求葬也。既寤，询诸寺僧，有云政和间池阳人彭汝云为郡从事，其子妇张氏死，乃殡于城西明教院。其后改院神霄宫，徙其徒入此寺，并移其柩于此。僧辈常有见之者，不以为怪。严颇疑之。未几考课事竟，将返马，时赴郡官会。暨归，夜参半矣，方就枕，复见其人立于帐前，泣诉曰：“知君戒行有日，前息何如？”又云：“欲竭奴心，誓殫素志。”严恍惚惊寤，悚悸而起，不能悉记其语。翌日，复询彭氏，则亦托者同也。

熙宁十年，京师春旱，上心焦劳，于后苑瑶津亭建道场祈祷，上精诚甚切。一夕，梦一僧，形容甚异，于空中吐云雾以兴雨。及觉，雨遂大注。上大悦，求其像于佛阁中，乃罗汉中第十尊者也。元绛厚之时为参政，作《喜雨诗》，王禹玉和其韵云：“紫殿宵称感圣忧，玉毫曾降梵王州。慈深三界云常聚，法遍诸天雨自流。作弼为霖孤宿望，神僧吐雾应精求。”云云。人多称之。

崔伯易，熙宁二年为国子监直讲，尝著《熙宁稽古一法百利论》五卷，逾

万言，概以久任为要；上之，召对延和称旨，自此遂擢用，遍历清要矣。予尝求是书于其家，今已亡矣，惜乎不见于世。以此知古人著述，亡逸不传者多矣。同时又有临川吴孝宗子经尝著三书，一曰《法语》，二曰《先志》，三曰《巷议》，旧尝传于其侄道宗梦协，亦亡于兵火。子经，予母之从叔也，今闻其从孙家尚有本，当复传之。

唐庚子西谪惠州时，自酿酒二种，其醇和者名“养生主”，其稍冽者名“齐物论”。子西诗多新意，不沿袭前人语，如《湖上》云：“佳月明作哲，好风圣之清。”《独游》云：“乌攫春祠敏，鸢窥野烧痴。”《醉眠》云：“山静似太古，日长如小年。”又《芙蓉溪歌》云：“人间八月秋风严，芙蓉溪上春酣酣。二南变后鲁叟笔，七国战处邹轲谈。”“人间二月春光好，溪上芙蓉迹如扫。周家盛处伯夷枯，汉室隆时贾生老。”“小儿造化谁能穷，几回枯槁还芳丛。只因人老不复少，有酒且发衰颜红。”此兴殊新奇也。

臣昔与希真游衡山朱陵洞天，过古兰若基，野客留宿庵下，有闻类狗吠，希真谓此非人境，安得有是。客笑曰：“岩腹枸杞，生而酷似，此其音也。”臣忆旧说，黎明拉客欲识其处，未至百步，皆曰彼婆婆出众荣者是，臣与希真将前，客急止曰：“此神物也，侧常有蛇虎守护，必待有道之士以归，若等无得辄近。”自是每念之。或入他山中，遇樵苏又访问焉，云往往有见，但苦在深绝不可到之地。元丰己未三月，陛下亲策进士集英殿。三馆故事：臣得寓直殿廊。入在银台门少四十步许，御沟之上，有若洞天所望，熟视则枸杞也。其本围尺有咫，左纽而连理。臣亟询卫士高者，对曰：“闻天圣前尤盛，此荐出苗耳。”臣益悚然，窃语同舍，或曰：是虽可近而甚秘也。曾减仙山神医岩乎？既而叹曰：下诚有物耶？孕天地阴阳之至和，隐端然不可辄至之神，今乃自幸托宫槐禁柳之列，备一时洒扫之观，是岂浪出而徒然耶？偶臣属昧方士采制饵服之节度，未得相与抃舞欢呼，随万年之觞，一供吾君，亦臣子心愿目想而深可愧恨慊然者。因感而成诗，姑有待焉。云云。予因是知一物生得其地，乃尔悠久，彼南岳之丛，与银台之本，虽远近之有殊，其为深根固蒂，无芟翦之患则所。云云。予方居山小隐，当蒔百本以供撷笔，虽未能拟西河女子之寿，亦足礼天随子之七帙也。

王直方立之，父名械，家多侍儿，而小鬟素儿尤妍丽。王尝以蜡梅花送晁无咎，无咎以诗五绝谢之，有云：“芳菲意浅姿容浅，忆得素儿如此梅。”

李廌方叔，尝饮襄阳沈氏家，醉中题侍儿小莹裙带云：“旋剪香罗列地垂，娇红嫩绿写珠玑。花前欲作重重结，系定春光不放归。”后小莹归郭汲使君家，更名艳琼，尚存也。他日访之，乃襄阳士族家，遂嫁之。

洛阳牡丹之品，见于《花谱》，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。园户植花如种黍

粟，动以顷计。政和壬辰春，予侍亲在郡，时园户牛氏家忽开一枝，色如鹅雏而淡，其面一尺三四寸，高尺许，柔葩重叠，约千百叶。其本姚黄也，而于葩英之端，有金粉一晕缕之；其心紫蕊，亦金粉缕之。牛氏乃以“缕金黄”名之，以籐篾作棚屋围幃，复张青帘护之。于门首遣人约止游人，人输千钱乃得入观，十日间其家数百千，予亦获见之。郡守闻之，欲剪以进于内府，众园户皆言不可，曰：“此花之变易者，不可为常，他时复来索此品，何应之？”又欲移其根，亦以此为辞乃已。明年，花开果如旧品矣，此亦草木之妖也。

予妹夫王从一太初著《东郊语录》，有云：唐人诗云：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此张继《枫桥夜泊》之作也。说者谓美则美矣，但三更非撞钟时。按《南史·裴皇后传》载：齐永明中，上数游幸诸苑囿，载宫人从车置内，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。置钟于景阳楼上，应五更三鼓，宫人闻钟声，早起妆饰。由是言之，夜半之钟，有自来矣。予以为不然，非用景阳故事也，此盖吴郡之实耳。今平江城中从旧承天寺鸣钟，乃半夜后也，余寺闻承天钟罢，乃相继而鸣，迨今如，是以此知自唐而然。枫桥去城数里，距诸山皆不远，书其实也。承天今更名能仁云。

沈辽睿达以书得名，楷隶皆妙。尝自湖南泛江北归，舟过富池，值大风，波涛骇怒，舟师失措，几溺者屡矣。富池有吴将甘宁庙，往来者必祭焉。睿达遥望其祠，以诚祷之，风果小息，乃得维岸。乃述宁仕吴之奇谋忠节，作赞以扬灵威而答神之休，自作楷法大轴，以留庙中而去。其后乃为过客好事者取之。是夜神梦于郡守使还之，明日守使人讯其事，果得之，复畀庙令掌之。近闻今亦不存矣。

靖康初，韩子苍知黄州，颇访东坡遗迹，常登赤壁，而赋所谓“栖鹞之危巢”者，不复存矣，悼怅作诗而归。又何颉斯举者犹及识东坡，因次韵献子苍云：“儿时宗伯寄吴州，讽诵遗文至白头。二赋人间真吐凤，五年江上不惊鸥。蟹常见水人犹恶，鹞有危栖孰肯留。珍重使君寻往事，西风怅望古城楼。”然黄之赤壁，土人云本赤鼻矶也，故东坡长短句：“故垒西边，人道是、三国周郎赤壁。”则亦是传疑而云也。今岳阳之下，嘉鱼之上，有乌林赤壁，盖公瑾自武昌列舰，风帆便顺，溯流而上，遇战于赤壁之间也。牡牧有《寄岳州李使君诗》云：“乌林芳草远，赤壁健帆开。”则此真败魏军之地也。

酴醾花或作荼蘼，一名木香，有二品：一种花大而棘长条，而紫心者为酴醾；一品花小而繁，小枝而檀心者为木香。题咏者多。常记周无外云：“暖风吹麝入铅华，不肯随春到谢家。半夜粉寒香泣露，也应和月怨梨花。”韩维持国云：“平生为爱此香浓，仰面常迎落架风。每恐春归有遗恨，典刑元在酒杯中。”未若张文潜云：“紫皇宝辂张珠幃，玉女熏笼覆绣衾。万紫千红休巧笑

，人间春色在檀心。”又未若黄鲁直云：“汉宫娇额半涂黄，入骨浓薰贾女香。日色渐迟风力细，倚栏偷舞白霓裳。”

## 卷十

崔伯易尝有《金华神记》，旧编入《圣宋文选》后集中，今亡此集。近读《曲辕集》复见之，因载之以广所闻云：汴人有吴生者，世为富人，而生以娶宗女得官于三班。嘉祐中，罢任高邮，乃寓其家于治所，而独与兄子赉金缿数百千，南适钱唐。道出晋陵，舣舟于望亭堰下。是夜月明风高，生乃危坐舷上，颓然殊不有寝意。久之，忽有绯衣被发持刃炬自竹林间出者，后引一女子，冠玉凤冠，曳蛟绡文锦之衣，颜色甚丽，而年十八九耳。生见而惊。俄顷至岸侧，回叱绯衣者曰：“可去矣，无久留也！”于是灭炬泣拜而去。女子即登舟，面生坐，谓生曰：“见向来绯衣者乎？此君之夙仇也，而索君且数十年矣。乃今方得之，第以我故得免，不然，今夕君当死其手。”生闻益惊骇不自安。女子笑曰：“君怯耶？”即以金缕衣置肩上，生稍安，乃问曰：“若神欤？其鬼耶？”女子曰：“我非人亦非鬼，盖金华神也。过去生中尝与君为姻好，窃知将有所不济，故相救尔。今事已，我亦当去君矣。”遂去，不复返顾。生以目送，至于林中不见。将掩关，忽睹女子坐其后，生大惊，女子笑曰：“知君怯，故相戏，安有数十年睽索，一得邂逅而遽往者耶？”遂相与入舟中，取酒共饮。其言谐谑，悉如常人，然生诫曰：“毋高声，恐兄子之知。”女子曰：“我声特君可闻，他人虽厉声，亦不能闻也。”生益疑，窃自惧曰：“此果神也，固无所惮，倘鬼则必有所畏矣。因出剑镜二物示之，女子曰：“此剑镜耳，精与鬼则畏。夫剑阳物而有威者也，鬼阴物而无形者也，以无形而遇有威，是故销铄其妖而不能胜，故鬼畏剑也。镜亦阳明而至明者也，精亦阴物而伪变者也，以伪而当至明，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，故精畏镜也。昔《抱朴子》尝言其略，而我知之且久矣，乃欲以相畏乎？”生惧，起谢曰：“诚无他意。”至明，起谓生曰：“舟楫已有晓色，势不能久留，当与君子诀矣。君后十年游华山日，多置朱粉于路隅梧桐下扬之。虽然，君今不可终此行，恐复不济也。”因索笔题诗一章曰：“罗袜香消九九秋，泪痕空对月明流。尘埃不见金华路，满日西风总是愁。”书已辄复流涕，歔歔而去。明日，思其言，遂回棹不复南去。复以其事语人，人或诘其兄子，果亦不知也。

曲辕先生又尝作传，记陈明远再生事云：明远，陈氏字也，名公辟，兴化军人，尝举进士。皇祐三年春，过泗州，游普照王寺。时群僧会斋于南院，明远绕浮图，自西厢趋大殿，两庑人甚哗。独老僧敞衣庭下，倚树读青纸书，其文光彩射百许步。明远遽往揖之，僧小举手，就视其书，则金字《金刚经》

，系以梁朝傅大士之颂者。僧细讽自若，明远从后听之。既久，僧回顾笑谓明远曰：“子亦乐此耶？”明远对之稍恭。僧读竟，遂以经授明远曰：“江南李氏所施，观子之貌，且当持此。”明远喜，受之归。明旦取映日，则无复光彩，一读之，经藏书笼中。明年，从父官海陵，忽得疾，不可治。已死三日，家人将大敛，觉其体复温，移刻稍苏，又食顷乃能言，其族反惊。明远自言方疾革时，见四卒深目虎喙，持文书，有大印，字莫可辨，共执明远，桎两手，驱西北行，其势甚暴。所经依约皆广野，尘埃射人，不可辄视。渐逼大河，府署严密，门外坐卒数十，悉持挺，内有考掠声。三卒先入，一守明远于大门外，如俟命者。须臾，坐卒尽起擎跪，明远回视，一僧乘虚而行，过门见明远，植杖而立，意若哀悯。明远不觉手桎尽解，熟视其状，即泗州尝遇授经者也，因拜祈之。僧顾卒取文书略视，徐曰：“府君知耶？”才欲入门，而闻府中呼应甚遽。有二人服紫服朱趋出迎之，其侍卫之盛，若世之达官。二人礼僧极恭，僧为语，二人俞喜，旁睨明远，若夙有罪者。僧呼明远前，使自忏悔。俄二人诏吏听还，二人亦谢僧去。后有吏驰出呼明远，则明远季父鉞，鉞太学进士有闻，亡已三年矣。既见，访明远家事，云：“我当录冤簿三年，才二年尔，非佳职也。尔归持尊胜七俱阙。咒，祈以免我，又有故服藏某处，幸焚之遗我。”寄声亲戚如平生。复告明远，言：“世之人冤慎勿复，复之势如索縋焉，若有迨百千生不能解者，故吾此局置吏甚多，而簿书期会，常若不及，神君圣灵，尤深厌此。”言未竟，若有呼之者，因疾驰去。僧引明远游旁两大庑下，见系囚不啻数百，亦有禽兽诸虫，悉能人言，与囚对辨。群吏见僧悉拜。有械囚系以大铁锁，左右文书没其首，口尝啜嚙出血，卒守之若使自献，轻重不当又鞭之，其余几坏。明远窃视之，乃其表舅郑生。生为闽吏，喜以法自名，死且十年余。见明远泣下，频以手拱僧，且目明远。僧笑，少以杖指之，锁械俱堕，然莫敢起，而口啜嚙出血未已也。又见坐沙门五六人，前列败坏饮食数十瓮，气色殊恶。僧曰：“此尝弃世中供养，且重使食耳。”僧亦不甚念，复引明远出前大河，上虹桥蜿蜒，望彼岸城府楼观，烟雾出其上，明远请往观焉。僧不许，曰：“子过此无复归矣。”亟随僧趋东南来，井闾人物，差类人世，但天气乖惨，似欲雨时，而涂中所遇，往往皆昔尝所见。危冠大马，出处前后，吏卒替更而迭趋，人指以为名势挟侈决意不屈之士，皆趑趄狼狈，状若为物所迫。甚者咨嗟涕泪，悔怏自掷，意求有以亡匿而不可得。俄及前所过广野，遇溪水涨甚，思始来时则无有也。明远忧不能渡，僧乃执杖端，以末授明远而导之。始涉亦甚浅，中流明远失据将溺，因惊呼而苏。明远之复生也，桎缚之迹，隐然在臂，家人持荤饮饷之，虽数十年辄掩鼻急遣去。瞻视间，僧已在室中，香气异常，亲族斋戒祈见者必暂睹裙衲杖屨而已。僧自是日以

先授经义教明远，对其情品说一切世间所有之法，即心是佛，烦恼尘劳，究竟虚妄。其音靛圆若霜钟，在庭户外之人，一历耳欢然自信，终身不能忘其声。每谓明远曰：“吾即诣某寺斋。”既去，食顷后还，又某氏斋私饮某僧酒，独不斋耳，他时为之，未免有罪。时多疑以僧伽大师者，明远请焉，僧曰：“僧伽，吾师也。”几一月，明远躯体复壮，僧告去曰：“后十四年，吾待子于祖山。”明远问祖山，曰：“庐阜。”遂去。陈氏后求钹故衣，果得于其处，缙徒咒而火之。明远母素好释氏，悉疏其斋，虽远数百里必使人验之，明远并告以类状，具言有是尔。饮僧家闻之，终身不饮酒。然明远向所忏之罪，今反不复能记，岂昔偶萌之于心，不自引悔，而神道已录以为非耶？抑他生所为，不复自省，而幽冥记人功过，诛赏有时，而宴安人之苟为，得以自阙，则跬步之间，不可以为恐惧耶？至和三年八月，明远归莆田，以故人访予，且出所授经，具道其事，欲予记之。予固以怪其人爽辨谦畏，不类向时，其志真若有所得，然未暇从其请也。今年其兄公辅调官京师，特过予，复以为言。予与公辅游十五年矣，今示称其弟所为，如予尝所怪者。则明远由是而有闻，傥求之益勤，修之益明，守其话言，不为富贵贫贱毁誉之所迁，则其所至也，岂易量哉！因起奋笔，直载始末。明远所述盖多，其间有与佛经外史若世人已传之事略相同者，不复更录。明远父名铸，今为尚书都官郎中，通判广州。曲辕子记。予观崔公所记，抑亦异矣。彼郑生者，以法自名而获罪若是。吁，可畏哉！三尺者轻重不可逾，而法家流鲜恩寡恕，多论刻。苟容于心，已不逃于阴谴矣；若能平反明慎，天必以善应之。临政者于淑问详谏，宁可忽诸？

襄阳天仙寺，在汉江之东津，去城十里许，正殿大壁画大悲千手眼菩萨像。世传唐武德初，寺尼作殿，求良工图绘。有夫妇携一女子应命，期尼以扃殿门，七日乃开。至第六日，尼颇疑之，乃辟户，阒其无人。有二白鸽翻然飞去，视壁间圣像已成，相好奇者，非世工所能。独其下有二长臂结印手未足，乃二鸽飞去之应也。郡有画工武生者，独能摹传其本。大观初，有梁宽大夫寓居寺中，心无信向，颇轻慢之。武生云：“菩萨之面正长一尺。”宽以为诞，必欲自度之。乃升梯，欲以足加菩萨面，忽梁间有声如雷，宽震悸而坠，损其左手。僧教宽悔过自忏，后岁余方如旧。兹御侮于像法事者，怒其慢渎耳。

章丞相申公子厚以能书自负，性喜挥翰，虽在政府，暇时日书数幅。予尝见杂书一卷，凡九事，乃抄之，今因载于此。

一云：东汉魏晋皆以八分题宫殿榜，蔡邕作飞白，是八分字耳。是以古云飞白，是八分之轻者。卫恒作散隶，是用飞白笔作隶字也，故又云散隶终飞白。金石刻东汉魏晋皆用八分，唯小小铅刻之阴，或刻隶字也。许昌群臣劝进与受禅坛碑，皆八分之妙者。近世有荒唐士人妄谓为隶书，而不知隶书乃今正书

耳。世俗亦往往从而谓之隶书，且相尚学焉，不知彼将以何等为古八分，又将以今正书为何等耶？呜呼！目前浅近之事，略涉古者，便自可知，何至昏蒙妄惑不可指示之如此耶！顾欲与其论书学之本，与用笔作字之微妙，旨远而意深者，安可得哉？盖不翅于钟鼓乐鸚，周公之服被猿狙也，事之类此者多矣。

二云：书云六艺之一，古人列之于学，以相传授，则学者始习之已久，详知其规矩法度，与所以为书之意矣，精而熟之，不妙且神何待耶？战国秦汉以来，其学犹未绝也，故学者尚有前世之风烈。至于名家，乃多父子祖孙，岂不由师授传习之有素乎？崔、张、钟、杜、卫、索、王、庾诸人是也。会之于繇，真父子也；逸少、子敬，殆将雁行矣。

三云：吾顷见苏浩然兄弟，言其曾祖参政所收古书画，尽付幼子掌之。既薨，诸兄弟以其素所爱不复取，悉以畀之，所与共者十一二而已。其后参政之幼子官洪州，卒于官，因不归，其子幼弱，已而遂绝，书画皆散失不复存。今诸房所共有者，是十一二之粗者尔，然足以多甲士族也，使其在者不知其当如何也！必有魏晋名迹矣，惜哉！

四云：宣州笔有名耳，未必佳也。凡笔择毫净，卷心圆，便是工夫。锋之长短尖齐，在临时耳。处处皆能，要自指教，令精意而已，无他奇也。

五云：张侍禁笔甚佳，一管小字笔，写二十万字，尚写得如此，是少比也。卢管使十倍不及，是其手生也。凡习熟之与生疏，岂不相远哉！学者须先晓规矩法度，然后加以精勤，自入能品。能之至极，心悟妙理，心手相应，出乎规矩法度之外，无所适而非妙者，妙之极也。由妙入神，无复踪迹，直如造化之生成，神之至也。然先晓规矩法度，加以精勤，乃至于能，能之不己，至于心悟而自得，乃造于妙；由妙之极，遂至于神，要之不可无师授与精勤耳。凡用笔日益习熟，日有所悟，悟之益深，心手日益神妙矣。力在手中而不在手中，必须用力而不得用力，应须在意而不得在意，此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传也。学佛者悟吾此语，可以撒手到家矣。妙哉妙哉，真至理也。

六云：吾每论学书当作意，使前无古人，凌厉钟、王，直出其上始可，即自立少分；若直尔低头，就其规矩之内，不免为之奴矣。纵复脱洒至妙，犹当在子孙之列耳，不能雁行也，况于抗衡乎？此非苟作大言，乃至妙之理也。禅家有云：见过于师，方堪传授；见与师齐，减师半德。悟此语者，乃能晓吾言矣。夫于师法不传，字学废绝数百年之后，欲兴起之，以继古人之迹，非至强神悟，不能至也。

七云：学书须先极取骨力，骨力充盈有羨，乃渐变化收藏；至于潜伏不露，始为精妙。若直尔暴露，便是柳公权之比张筋努骨，如用纸武夫，不足道也。

八云：杨小漕言其兄官江夏，有道人自称吕亢圭，时时延之学院中。二侄幼小，颇勤待之。或言事，往往有验。一日，忽再三言云：“恶人将至矣，须急避之。”时众人亦不甚留之。暂尔，径渡江表，人但讶其所谓恶人者何也？是夜，忽提刑喻君涉至州，州郡都不知之，乃是乘便风，一日行六七程，径至岸下耳。喻到，则遣人访求吕，不见踪迹，喻乃亲自密问。得与一人往还至熟，呼之至，即岑文秀也。诘其所得，云无有。喻作声色，且将笞之。岑终言无。喻不信，遣熟事吏往搜其家，乃于神堂壁中得所与岑长歌一首，是言内事。岑乃云：“吕实付此诗，云：汝今未晓，异日当为子详说之。”喻乃云：“吕即吕先生也，其名亢圭，是解拆先生二字耳，亦不知其定如何也。”众乃悟所谓“恶人”者，指喻耳，是恐其迫逼求之也。

九云：吾今日取君谟墨迹观之，益见其学之精勤，但未得微意尔；亦少骨力，所以格弱而笔嫩也。使其心自得者，何谢唐人？李建中学书宗王法，亦非不精熟，然其俗气特甚，盖其初出于学张从申而已。君谟少年时乃师周越，中始知其非而变之，所以恨弱，然已不谓其能变之至此也。吾若少年时便学书，至今必有所至，所以不学者，常立意若未见钟王妙迹，终不妄学，故不学耳。比见之，则已迟晚，故悟学皆迟，今但恐手中少力耳。若手中不乏力，不甚衰疲，更二十年，决至熟妙处。此须常精勤乃可，若不极精勤，亦不能至也。凡学者可以不自勉乎？元祐六年十一月五日，西斋东窗大涤翁书，时卜至后一日也。

重和戊戌岁，平江有盘门外大和宫相近耕夫数人穴一缝，初入隧道甚深，其中极宽，如厦屋然，复有数门，扃鐍不可开。耕者得古器物及雁足镫之类，以为铜也，欲贷之，熟视之乃金，因分争至官。时应安道逢原为都守，尽令追索元物到官，乃遣郡官数人往闭其穴，观者如堵。其中四壁皆绘画嫔御之属，丹青如新。画手殊奇妙，有一秘色香炉，其中灰炭尚存焉。诸卒争取破之。缝之顶皆画天文玄象，此特初入之室，未见棺柩，意其在重室内也。又得数器而出，乃掩之。后考《图经》云：吴孙破虏坚之墓也。然考之吴志，坚薨葬曲阿，未详此果何人也。

宋次道《春明录退朝录》云：王侍郎子融言，天圣中归其乡里青州。时滕给事涉为守，盛冬浓霜，屋瓦皆成百花之状，以纸摹之，其家尚余数幅。政和丙申岁，先君为真州教官，时朝廷颁雅乐，下方州，仪真学中建大学库屋，积新瓦于地。一夕霜后皆成花纹，极有奇巧者，折枝桃梨，牡丹海棠，寒芦水藻，种种可玩，如善画者所作。詹度安世为太守，讽学中图绘，以瑞为言，欲谏于朝。先君不从，乃已。

俞紫芝秀老，荆公客也，能诗，公极善之。尝有《咏草》一篇云：“满目

芊芊野渡头，不知若个解忘忧。细随绿水侵离馆，远带斜阳过别洲。金谷园中荒映月，石头城下碧连秋。行人怅望王孙去，买断金钗十二愁。”为人所称赏。

世画骨观作美人而头颅白骨者，僧德操题其上云：“白骨纤纤巧画眉，髑髅楚楚被罗衣。手持纨扇空相对，笑杀傍观自不知。”

元祐以后，宗室以词章知名者如士曛、士字、叔益、令时、簏之，皆有篇释闻于时。然近属环卫中能翰墨尤多，如嗣濮王仲御喜作长短句，尝见十许篇于王之孙阙二字。皆可俚作者，不能尽载，如上元扈跸作《瑶台第一层》云：“嶰管声催，人报道、嫦娥步月来。凤灯鸾炬，寒轻帘箔，光泛楼台。万里正春未老，更旁乡日月蓬莱。从仙仗，看星河银界，锦绣天街。欢陪。千官万骑，九霄人在五云堆。赭袍光里，星球宛转，花影徘徊。未央宫漏永，散异香、龙阙崔嵬。翠舆回，奏仙韶歌吹，宝殿樽罍。”每使人歌此曲，则太平熙熙之象，恍然在梦寐间也。

杨纬字文叔，济州任城人，以明经中第，累任州县，皆有能称。后为广州观察推官。元祐二年正月，以疾卒于官，道远丧未还乡。其侄珣，一日晡时，恍然如醉梦中，见其叔骑从甚都，来其家。珣亟拜之，既坐，言语如平时。珣问：“叔今代满耶？”曰：“我今为忠孝节义司判官矣。所主人间忠臣孝子、义夫节妇事也。其职甚高而闲逸，故来别汝也。”人但见珣若与人言语时且拜也。至夜，珣乃省，久而方言曰：“适广州叔来，其言如是。”众方悲骇，知纬死矣。珣曰：“叔临去有紫衣吏曰：府君好范山下石台，可即台立祠以祀之。”后呼工为像，一塑遂肖其容状。州县以纬别无功绩，不敢闻于朝，而乡人岁时但即其墓而祭之。

宋宣献公绶《宫梅诗》云：“阆苑春多非世境，层城花早出宫栏。”用梁简文帝《梅花赋》曰：“层城之宫，灵苑之中，梅花特早，偏能识春”之语也。

山谷在荆州时，邻居一女子闲静妍美，绰有态度，年方笄也。山谷殊叹惜之，其家盖閭阎细民也。未几嫁同里，而夫亦庸俗贫下，非其偶也。山谷因和荆南太守马城玉《水仙花诗》，有云：“淤泥解作白莲藕，粪壤能开黄玉花。可惜国香天不管，随缘流落小民家。”盖有感而作。后数年，此女生二子，其夫鬻于郡人田氏家，憔悴顿挫，无复故态，然犹有余妍，乃以国香名之。

济州士人邓御夫，字从义，隐居不仕，尝作《农历》一百二十卷，言耕织、刍牧、种蒔、耘获、养生、备荒之事，较之《齐民要术》尤为详备。济守王子韶尝上其书于朝，今未见传于世，尝访于藏书之家，或有见者。

王禹偁元之，久为从官，而未尝知举，有诗云：“三入承明不知举，看人

门下放门生。”王岐公珪在翰苑，凡十七八年，三为主文，常在试闈戏书考簿后云：“黄州才藻旧词臣，几叹门生未有人。自笑晚游金马客，曾来三锁贡闈春。”

龙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画美人琴阮图，殊有宫禁富贵气，旁有竹马小儿欲折槛前柳者。亮工官长沙时，黄鲁直谪宜州，过而见之，叹爱弥日，大书一诗于黄素上云：“周昉富贵女，衣饰新旧兼。髻重发根急，薄妆无意添。琴阮相与娱，听弦不停手。敷腴竹马郎，跨马要折柳。”其画后归禁中，而诗不见于集也。

江彦章四六之工，自少年即妙。崇宁三年，霍端友榜琼林苑宴谢颁冰，彦章作谢表有云：“使嗽润而吮清，得除烦而涤秽。顺时致养，俯同幽雅之春开；受命知荣，固异卫人之夕饮。”又云：“深防履薄之危，不昧至坚之渐。子孙传诵，记御林金碗之香；生死不忘，动宫井玉壶之洁。”

韩子苍与曾公衮、吴思道戏作冷语，子苍云：“石崖蔽天雪塞空，万仞阴壑号悲风。纤纟不御当玄冬，霜寒坠落冰溪中。斫冰直侵河伯宫，未若冷语清心胸。”公衮云：“万山云雪阴霾空，千林雾松水摇风。冻河彻底连三冬，嘉平晓猎崑函中。十二律吕相与宫。安得此候疏烦胸。”思道云：“阙十八字。思如冬，露下紫微花影中。长哦白雪明光宫，众泉涌此万卷胸。”此格起于晋人之危语也。

汤泉有处甚多，大热而气烈，乃硫黄汤也。唯利州褒禅山相近，地名平痾镇，汤泉温温可探而不作火气，云是朱砂汤也。人传昔有两美人来浴，既去，异香郁郁，累日不散。李端叔过浴池上作诗云：“华清赐浴记当年，偶托荒山结胜缘。未必兴衰异今昔，曾经天女卸金钿。”

晁说之以道作《感事诗》云：“干戈难作墙东客，疾病犹存砚北身。”用避世墙东王君公事，而砚北身乃《汉上题襟集》段成式书云：“杯宴之余，常居砚北。”又云：“长疏砚北，天机素少。”又云：“笔下词文，砚北诸生。”盖言几案面南，人坐砚之北也。

予少年在湘阳，曾弦伯容云：“唐人能造奇语者，无若刘梦得作《连州厅壁记》云：环峰密林，激清储阴，海风毳温，交战不胜，触石转柯，化为深凉。颺城压冈，踞高负阳，土伯嘘湿，抵坚而散，袭山逼谷，化为鲜云。”盖前人未道者。不独此尔，其他刻峭清丽者，不可概举。学为文者不可不成诵也。